

本宋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禮記
八

附釋音注疏禮記卷第三十五

少儀第十七 陸曰少詩照反少猶小也鄭云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疏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少儀者以其

於別錄屬制度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

君子卿大夫若有異德者固如故也將猶奉也即君子之門而云願以名

聞於奉命者謙遠之也重則云固奉命傳辭出入。始見賢遍反下文注除注二相見並同聞名如字徐音問注皆同謙音謙本又作謙遠于萬反重直用反傳文專反下傳辭同。疏 始

至命者。正義曰此一經論見君子之法但此一篇雜明細小威儀不復局以科段各隨文解之。聞始見君子者謂作記之人心自謙退不敢自專制其儀而傳聞舊說故云聞始見君子者謂

始欲見君子貴勝之人。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辭客之辭也其客名也再辭曰固固如故也聞名謂名得通達也將命謂傳辭出入通客主之言語者也客云願以己名使通聞於將命

之人也然客實願見君子而云願聞名於將命者不敢必斥見於君子但願將命者聞之而已不云初辭而云固者欲明主人不即見已已乃再辭故云固也若初辭則不云固當惟云某願聞名

於將命者耳。不得階主 階上進者言賓之辭不得。疏 正義曰解上經文云聞名之義也階進也指斥主人。上時掌反。主謂主人也客宜早退故其辭不得斥進

主人也。注階上進者。正義曰階是等故人升階必適者曰某固願見 敵當也願見願上進故以階為上進應義云階可升上故云上進也。適者曰某固願見 敵當也願見願

也。疏 正義曰此明敵體始相見言敵體不謙故云願見也雖云願見亦應云願見於將命者因上已有故此畧之又云固者義亦如前。罕見曰聞名 也希

相見雖於敵者相為尊主之。疏 正義曰前二條明始相見此明已經相見而疏者罕少也若少辭如於君子。罕見賢遍反。見尊者辭云願聞名於將命者若少見敵者亦云願聞名於將

命者然敵者始來曰願見重來而疏亦曰聞名者亦獎之使不疏也或云始來禮隆故尊卑宜異重來禮殺故宜同也。注罕希至君子。正義曰案爾雅釋詁文罕希也是罕得為希云希相見

雖於敵者猶為尊主之辭如於君子者尊而希者故宜同。亟見曰朝夕 亟數也於君子則曰於始來相見敵而希者其辭重於始來故鄭偏解之也。亟見曰朝夕 某願朝夕聞名於將

命者於敵者則曰某願朝夕見於將命目辭不稱見。誓曰聞名誓無目也以無。疏此謂數相見者也。正義曰

也若數見尊者則其辭云某願朝夕聞名於將命者若數見敵者則云某願朝夕見於將命者。注亟數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誓曰聞名者誓無目也其來不問見貴賤則並通云願聞名

於將命者其目無。適有喪者曰比適之也曰某願比於將。疏以下明凶事相見者也。適

往也此謂往適者喪家也。比比方也喪不主相見凡往者皆是助事故云比謂比方其年力以給喪事也君五十從反哭四十持盈次皆是比方其事故鄭云比謂比方俱給事故辭云願比於將

命者童子曰聽事曰某願聽事於將命者童子。疏以成人爲比方但來聽主人以事見使

故云願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喪憂戚無實主之禮皆爲執事來也。疏

於將命者也。直云聽役於將命而云於司徒者司徒主國之事故國有大喪謂公卿之喪則司徒皆率其屬掌

之故司徒職云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鄭云衆庶所致役也。君將適他

又檀弓云孟獻子喪司徒旅歸四布是也隱義云公卿亦有司徒官以掌喪事也。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贈從者適他行朝會也

也。適它音他從。疏君將至從者。正義曰此一經論臣致物於君及適者之辭前明吉凶相

才用反朝直遙反。見之禮此以下明吉凶相送遺之禮也此明送吉也君謂已君也適它謂

朝會出往它國也。臣如置金玉貨貝於君者如若也君欲往它國而臣若奉獻財物以充君路

之資者也金玉貨貝畧舉其梗槩耳。則曰致馬資於有司者臣雖以物贈君君體尊備物不有

乏少故臣不敢言將物與君但恐君行有車馬路中或須資給故云此物以充馬資物不可付馬

故云致馬資於有司有司謂主典君物者也。敵者曰贈從者若物送敵者亦不云贈送敵者當

言贈於左右

從行者也

○臣致綖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綖言廢衣不敢必用斂也

賈人知物善惡也周禮

玉府掌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有賈入人

疏臣致至曰綖。正義曰

綖音遂賈音嫁徐音估注同效力艷反織音志鄭注周禮云凶纁之屬

疏此因前送言此明送凶

綖者以衣送死人之稱禮以衣送敵者死曰綖綖者遂彼生時之意也若臣以衣送君死不得曰綖

但云致廢衣廢衣者不敢言必充君斂但充以廢致不用之例故云致廢衣也賈人者識物賈貴賤

賤

賤

賤

賤

賤

亦晚也。凡尊卑相授乃以跪為敬也。受立謂尊者立以物與卑者卑者受此尊者之物授立謂尊者立已以物授尊者之立此二者皆不坐以尊者立故也。若坐則尊者屈而低身類尊者故也。性之直者則有之矣。者性謂天性言尊者天性直自如此短小尊者雖立若授受尊者始入而辭曰

辭矣即席曰可矣可猶止也謂擯者為賓主之節也排闥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

矣雖衆敵猶有所尊者。排闥皆反闔初獵。反又音合說吐活反本又作脫下注同。有尊長在則否在在內也後來之衆皆說屨於戶外。長丁丈反下文注

尊長皆同疏始入至則否。正義曰此一節明賓主之入擯者告之辭讓之節及說屨之儀。始入而辭者謂始入門主人辭謝賓之節曰辭矣者當此之時擯者告主人曰辭謝賓矣謂

階矣。即席曰可矣者謂賓主升堂各自就席而立擯者恐賓主辭謝即席故擯者告之曰可矣

可猶止也言既即席之時止此辭讓不須辭矣。排闥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者謂賓主登席其衆須入戶內者雖尊卑相敵猶推一人為尊闔謂門扇謂排推門扇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言止許一人不得並皆如此也。有尊長在則否者謂先

有尊長已在於堂或室衆人後入不得一人說屨於戶內也。○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

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不斥人謙也道三德三行也疏問品至某

曰此一經明賓主相問飲食及道藝之事也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者謂客來賓主相問禮也

品味者殺饌也亟數也凡問人若欲問彼人已嘗食某殺饌與否者則不可斥問嘗食否但當問其數食其食乎如言彼已嘗經數食也然彼若不嘗食則自當依事而答之也。問道藝者亦謂

賓主先已明知所習道藝及其問之亦不敢指斥故云子習於某道乎子善於某藝乎道難故稱習藝易故稱善也。注不斥至六藝。正義曰不斥人謙也者雖先知其所食所習所善及其問之猶疑而稱乎乎者謙退之辭是以不正指斥人所能此人兼賓主也南本云不斥主人非也云

道三德三行也者案師氏教國子三德三行者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三行者一曰孝行二曰友行三曰順行也皆國子所習故知道是三德三行也云藝六藝者案保氏教六藝禮樂射

馭於書數也。不疑在躬躬身也不服行所不度民械械兵器也不計度民家之器物使已亦不

願於大家大謂富之廣也不訾重器訾思也重猶寶疏不疑至重器。正義曰此一節承上賓主人

所有之物。不疑在躬者既問主人之道藝則已亦當習學明了不得使疑事在其躬財為賓為主皆然也。不度民械者謂為客至主人之家不得計度民家所有器械使已亦有也。不願於大家者大家謂富貴廣大之家謂大夫之家也謂士往於卿大夫之家見彼富大不可願毀之也非分而願必有亂心也不管重器者皆思也重器寶珍之物言謂客至主人之家見有重器重器不可思玩之若思玩之則僧疾已貧賤生淫亂濫惡也。 **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搗** 謂

帶也帶恒帶地不潔清也膺親也搗舌也持箕將去糞者以舌自鄉。汜埽上芳劔反下悉報反拚弗運反又作撲鬣力陳反膺於陵反膺前也搗以涉反舌也徐音葉清徐才反又如字去起呂反下擢去同。 **疏** 汜埽至膺搗。正義曰此一經明主人與賓酒埽之事汜埽者汜廣也若遠路鄉許亮反。 **疏** 大賓來主人宜廣埽之謂外內俱埽謂之埽。埽席前曰拚者若近路小賓來則止埽席前不得名埽則曰拚也所以然者拚是除穢埽是滌蕩。拚席不以鬣者鬣謂掃地帶也若帶席上不得用埽地帶也。執箕膺搗者膺人之膺前搗箕之舌也箕是去物之具賤者執之不可持嚮尊者當持箕舌自嚮尊前。 **○不貳問** 當正己之心以問吉凶於著龜不得

義則可問志則否 大卜問來卜筮者也義正事也志私意也。與音餘下同大音泰。 **疏** 不貳至則否。正義曰此一節明當正己心志而來問於著龜則得吉兆不得二心不正若二心不正必凶則卜筮權時妄告。問卜筮曰義與志與者謂大卜問來卜筮者為是道理正義與為是私意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者若卜筮者是公義則可為卜筮若所問是私心志意則不為之卜筮。 **○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 踰等父兄黨也問不全。孫音遜。 **燕見不將命** 自不用賓主之正來則若子弟然。見賢遍反下請見同。 **遇於道見則面** 可以隱則隱本亦作遜同。 **喪俟事不植弔** 亦不敢故煩動也事朝夕哭時。特本亦作植音特。 **侍坐弗使不執** 尊長所之或卑。 **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翏也** 端慤所以為敬也尊長或使彈琴瑟則為之可。畫胡麥反翏本亦作妻所角反盧云扇也慤苦角反。 **寢**

則坐而將命 命有所傳辭也。 **侍射則約矢** 不敢與之拾取也。射食夜。 **侍投則擁矢** 命有所傳辭也。 **勝則洗而以請** 洗爵請行觴不敢直飲之。飲音蔭。 **客亦如之** 容射若投壺不勝主人亦洗而請之。勝詩證反。

不敢釋於地也投 投壺也投壺坐。 **勝則洗而以請** 洗爵請行觴不敢直飲之。飲音蔭。 **客亦如之** 容射若投壺不勝主人亦洗而請之。勝詩證反。

十二經注疏 禮記三十五 少儀

三

不角

角謂觥罰爵也於尊長與客如獻酬之爵。觥古橫反。

不擢馬

擢去也謂微也已微馬嫌勝故薄之。擢直角反。

疏

尊長至擢馬。正義曰此一節論卑

幼奉命於尊長諸雜之義。燕見不將命者謂卑幼私燕而見不使擯者將傳其命無賓主之禮。○遇於道見則面者若於道路遇逢尊者尊者若見已則面見若尊者不見已則隱也。○不請所之者雖面自見而不得問尊者何處往也。○喪俟事不植弔者謂弔於尊長喪法也俟事謂侍主人朝夕哭時也不植弔謂不非時而獨弔也。○侍坐弗使不執琴瑟者卑侍尊者之法也侍坐於尊者者若不使已則不得執琴瑟而鼓之若使已則得執之也。○不畫地者盧云不敢無故畫地也。○手無容者盧云不弄手也。○不髮也者盧云髮扇也雖熱亦不敢搖扇也此皆端慤所以為敬。○寢則坐而將命者寢卧也坐跪也若尊者眠卧而侍者若傳辭當跪前不可以立恐臨尊者。○侍射則約矢者矢箭也凡射必計耦先設楅在中庭楅者兩頭為龍頭中央共二身而倚箭於幅身上上耦前取一矢下耦又進取一如是更進各得四箭而升堂插三於要而手執一隻若卑者侍射則不敢更拾進取但一時并取四矢故云則約矢也。○侍投則擁矢者投投壺也擁抱也矢謂投壺箭也若柘若棘為之投壺禮亦賓主各四矢從委於身前坐一一取之若卑者侍投則不敢釋置於地但手并抱投之也故鄭云不敢釋於地庾云擁抱己所當投矢也隱義云尊者委四矢於地一一取以投卑者不敢委於地悉執之也。○勝則洗而以請者若敵射及投壺竟司射命酌而勝者當應曰諾而勝者弟子酌酒南面以置豐上豐在西階上兩楹之西而不勝者下堂揖讓升堂就西階上立北面就豐上取爵將飲之而跪之曰賜灌灌猶飲也而勝者立於不勝者東亦北面跪而曰敬養若卑者得勝則不敢直酌當前洗爵而請行觴然後乃行也。○客亦如之者客若不勝則主人亦洗而請如卑侍之法所以優賓也。○不角者角謂行罰爵用角酌之也詩云酌彼兕觥是也今飲尊者及客則不敢用角但如常獻酬之爵也。○不擢馬者擢去也微也投壺立籌為馬馬有威武射者所尚也凡投壺每一勝輒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但頻勝馬三難得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於是二馬之朋微取一馬者足以為三馬以成定勝也今若卑者朋雖得二馬亦不敢微尊者馬足成已勝也。○執君之乘車則坐

者朋雖得二馬亦不敢微尊者馬足成已勝也。○執君之乘車則坐

執執警謂守之也君不在中坐示

不行也。乘繩證反響冰媚反。僕者右帶

力丁反以散緩升執響然後步

步行也。散悉旦反。

疏

執君至後步。正義曰此一節明為君

響也謂不在車而僕執響守君車時也凡御則立今守空車則坐示君不在車車不行也。僕者右帶劍者謂初御法也僕即御者也右帶劍者帶之於腰右邊也帶劍之法在左以右手抽之便

也今御者劔右帶者御人在中君在左若左帶劔則妨於君故右帶也。負良綬申之面者良善也善綬君綬也君猶後升僕者在車背君面嚮前取君綬由左腋下加左肩上繞背入右腋下申綬之末於面前。施諸臂者施猶擲也亦引也。轡車覆轡也。綬申於面前而掩末於車前轡上也亦云引之可置車轡上也。以散綬升者謂初升時也。散綬副綬也。僕登車既不得執君綬故執副綬而升也。執轡然後步者步猶行也。既升車執策分轡而後行車也。行車五步而立待君君出上則授良綬而升君也。注轡覆轡也。正義曰。冬車前蘭也亦名爲式。故詩傳云。幘覆式與此同。知良綬君綬者以下云散綬既有二種明良。○請見不請退。去止不敢自由。朝廷曰。綬君綬其散綬則本繫於車僕者擊之而登車也。

退 近君爲進。朝直遇反後。燕遊曰歸。禮義主。師役曰罷。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朝廷皆同。近附近之近。請見至曰罷。正義曰。此一節明卑者見尊及朝廷退歸之辭。請見不請退者還音旋下。謂卑者於尊所有請見之理既見去必由於尊者故不敢請退。○朝廷曰退者謂於朝廷之中若欲散還則稱曰退。以近君爲進還私遠君故稱退。論語子退朝又云。冉子退朝。並是對進爲言也。燕遊曰歸者若在燕及遊退還稱曰歸。以燕遊禮義主於歸家。○師役曰罷者謂於師役之中欲散退之時稱曰罷勞。注春秋至曰疲。正義曰。案莊八年夏魯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秋師還。公羊傳曰。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何休云。慰勞其罷病也是鄭用公羊爲注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劔首還。履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以此皆解倦之狀。伸頰伸也。運澤謂玩弄也。金器弄之易以汗澤。欠起劔反伸音申。笏音忽。還音旋。蚤音早。莫音暮。解古賣反。頰本又作頰。音頰。玩五亂反。易以跋反。汗戶且反。一音烏。○疏。侍坐至可也。正義曰。此明侍坐法也。志倦則欠。體疲則伸。爲君子久坐而自爲之音烏。○疏。也。運笏者運動也。謂君子搖動於笏澤。劔首者澤謂光澤。玩弄劔首則生光澤。還履者還轉也。謂君子自轉履也。尊者說履於戶內是履恒在側。故得自還轉之也。問日之蚤莫者尊者忽問日之蚤暮。雖請退可也者雖假令也。前言侍者不得請退。今若見君子有欠伸以下諸事皆是坐久體倦欲起或欲臥息之意。故侍者當此時假令請退則可也。

○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量其事意合成否。量音亮。乞假字又音氣。爲于僞反。遠于萬反。

疏 事君至罪也。正義曰。此一節明臣事君之法。事君者量而后入者。凡臣之事君者欲請爲其事。先商量事意。堪合以否。然后入而請之。不入而后量者。不得先入請見君。然後始商。十三經注疏 禮記三十五 少儀 四

量成否。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亦然者非直事君如此凡乞貸假借於人謂就人乞貸假借爲人從事謂求請事人如此之屬亦須先商量事意成否不可不先商量即當其事故云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者然猶如此事君若能如此下不責上故不窺密嫌伺人之私也。窺密上無怨上不責下故下遠罪然唯解上下不結乞假從事者也可略不窺密隱曲處也。窺苦規反伺音司。不旁狎妄相服習終或爭訟。爭爭鬪之爭。不道舊故言知識之過失損友也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偷他侯反。不

戲色暫變傾顏色爲非常則人不長。疏不窺至戲色。正義曰此一節明在僚類當自矜持之事不窺密者人當正視不得窺規隱密之處鄭

云嫌伺人之私也。不旁狎旁猶妄也。不得妄與人狎習或至忿爭因狎而爭訟也。不道舊故者不道說故舊之罪過。不戲色者不戲弄其顏色。注暫變至敬也。正義曰人當恒自矜持

尊其瞻視若暫傾變顏色爲非常褻慢則人不復長久失他人所敬故云則人不長失敬也。○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

疾亡去也疾惡也。訕所反徐所姦反惡烏路反。頌而無譎諫而無驕頌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驕謂恃知而慢也。譎稔變反。怠則張

而相之怠墮也相助也。相息亮反注同情徒臥反。廢則埽而更之廢政教壞亂不可因也。更音庚。謂之社稷之役

役爲爲人至之役。正義曰此明臣事君之道。有諫而無訕者訕爲道說君之過惡及謗也。疏毀也君若惡臣當諫之不得嚮人道說謗毀故論語云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有亡而

無疾者亡猶去也疾猶憎惡也君若有過三諫不從乃出境而去不得強留而而憎惡君也。頌而無譎者頌美盛德之形容也譎謂橫求見容若君有盛德臣當美而頌之也君苟無德則臣而救

之不得虛妄以惡爲美橫求見容故孝經云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諫而無驕者君若從已諫則已不得藉已言行謀用恃知而生驕慢。怠則張而相之者怠隋也相助也若君政怠隋則臣當爲

張起而助成之也隱義云若怠隋當張設法而助之或張強其志以廣大之也。廢則埽而更之者君政若已廢壞無可復張助者則當掃蕩而更創立爲新政也。謂之社稷之役者役爲謂事

君如上者是可謂爲社稷之臣也故衛君云柳莊者是社稷之臣也。○毋拔來毋報往報讀

疾之赴拔赴皆疾也人來往所之常有宿漸不可卒也。拔濟讀數而不毋瀆神瀆讀數而不毋循枉

前日之不正不可復遵行以自伸。循測意度也。意度如字本毋測未至又作億音抑下大各反。士依於德游

枉上音旬下紆往反邪曲也復扶又反

於藝德三德也一日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藝六藝也一日工依於法游於說法謂規

之數也說謂鴻殺之意所宜也考工記曰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與

衣服成器訾思也成猶善也思此毋身質言語質成也聞疑則傳疑若成之疏毋拔至

正義曰此一節廣明為人之法。毋拔來毋報往者報謂赴也拔赴皆速疾之意凡人所之適必

有宿慚毋得疾來毋得疾往。毋瀆神者謂瀆慢也神明正直敬而遠之不可慢。毋循枉者循

循追述也枉邪曲也人非圓煨不免時或邪曲若前已行之今當改正不得猶追述己之邪事也

。毋測未至者未至之事聖人難之凡人故不可豫欲測量之也若終不然則傷知也。士依於

德者士謂進士有德行當依附於三德游於藝者謂游於六藝。工依於法者謂規矩尺寸

之法或言工巧皆當依附於法式。游於說者說謂論說規矩法式之辭言游息於規矩法式之

文書。毋訾衣服或器者訾思也成善也無得思念衣服善器毋身質言語者凡言語有疑則稱

疑無得以身質成言語之疑者其言既疑若必成之或有所誤也。注德三至九數。正義曰案

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日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彼注云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容

者也敏德仁義順時者也孝德尊祖愛親案大司徒職云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

忠和知此依於德非六德者六德所以教萬民而云三德所以教國子此經云士故知是三德也

云一曰五禮至九數者是周禮保氏職文案彼注云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

法謂規

矩尺寸

毋訾

毋拔至

言語。

毋拔至

言語。

言語。

言語。

言語。

言語。

言語。

言語。

言語。

言語。

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

之美肅肅雍雍匪讀如四牡駢駢齊齊皇皇讀如歸往之往美皆當為儀字之誤也周禮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

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美音儀出注下同齊于禮反。疏言語至雍雍。正義曰此齊齊皇皇齊如字皇音往徐于况反匪讀為駢芳非反牡音母。一節明諸事之宜此美皆

當為儀。言語之美者。謂與賓客言語故鄭注保氏云賓客之容穆穆皇皇者謂言語形狀穆穆皇皇然其天子諸侯行容亦穆穆皇皇故曲禮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鄭云皆行容止之貌穆

穆皇皇威儀則濟濟翔翔齊齊皇皇者皇讀為歸往之往皇氏云謂心所繫往孝子祭祀威儀嚴正

心有繼屬故齊齊皇皇然其言語及威儀皆當如此。匪匪翼翼者匪讀曰駢駢翼翼者皆是車馬之形狀故詩云四牡駢駢下又云四牡翼翼皆是馬之行容貌翼翼駢駢皆是馬之嚴止。

肅肅雍雍者鸞和聲之形狀肅肅然雍雍然肅肅是敬貌雍雍是和貌。注匪讀至之容。正義曰詩小雅云四牡駢駢周道倭遲述文王聘臣之勞云美皆當為儀者以保氏云教國子六儀一

曰祭祀之容容即儀也故知美皆當為儀鄭彼注祭祀之容朝廷之容車馬之容皆引此文其○賓客之容則此言語穆穆皇皇也彼注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諮諮是玉藻文也。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御謂御事長丁丈

反下及注同。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

未能正於樂人。正樂政也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典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樂人音岳興

如字又許證反道音導諷福鳳反卷音權濩戶故反。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

負薪。土祿薄子以農事為業。○執玉執龜筮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於重器於近尊於迫狹無容也步張足曰趨。

筮音策近附近之近狹音合。武車不式介者不拜。兵車不以容禮下人也車中之拜肅拜。下戶嫁反。疏問國君至不拜。正義

大夫士之子長幼之稱。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者謂彼人所問君之子長幼若長則答之云能從君供社稷之事若幼則曰能御御治也謂已能治事若大幼則曰未能治事此治事謂尋常

能從君供社稷之事若幼則曰能御御治也謂已能治事若大幼則曰未能治事此治事謂尋常

細小事也。小於社稷事。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者。正謂政令以樂長則已。能習樂故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者。正謂政令以幼者習樂未成。但聽政令於樂人。受樂人所教。幼則云已能受命令於樂人。若大幼則云未能受政令於樂人。注正樂至大武。正義曰。鄭恐經正是樂正之官。故讀為政令之政。謂年幼受政於樂人也。引大司樂者。證卿大夫之子習樂之事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者。彼注云。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祇敬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云以樂語教國子。與道誦言語者。彼注云。與謂以善物喻善事。導者言古以訓今也。倍文曰。誦以聲節之。曰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語。云教國子舞雲門以下者。故注云。黃帝曰雲門大卷。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如鄭此言如雲之所出。解雲門也。民得以有族類。解大卷也。言有族類而集聚也。彼注大咸。咸池堯樂也。言其德無所不施。大磬舜樂也。言有德能紹堯之道。大夏禹樂也。禹治水。言其德能大中國。大漢湯樂也。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大武武王樂也。言其德能成武功也。曲禮問其父身此問其子者。皇氏云。記人之意異耳。

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

祖姑之尸也。土虞禮曰。男男尸。女女尸。為喪主。不手拜者。為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

餘亦手拜而已。雖或為唯或曰喪為主。則不手拜。肅拜也。低丁兮皮為夫。子為偽反。

疏。婦人至

正義曰。此一節論婦人拜儀。婦人吉禮。不手拜。但肅拜。肅拜如今婦人拜也。吉事及君賜。悉然也。

○為尸坐者。謂虞祭。婦人為祖姑。作尸也。周禮坐尸。嫌婦人或異。故明之也。若平常祭。無婦人之

尸。示主於夫。故設同几而已。則不手拜。肅拜者。手拜。手至地。婦人為尸。或答拜時。但肅拜。而不手

拜也。○為喪主。則不手拜者。婦人若有喪。而不為主。則手拜也。若為夫及長子喪。主則稽顙。不手

拜。○注肅拜。至拜也。正義曰。手拜。手至地者。解手拜之義。言手拜之拜。但以手至地。則周禮空

首案。鄭注。周禮空首。頭拜。至手。此云。手至地。不同者。此手拜之法。先以手至地。而頭來。至手。故兩

於喪之帶有疏葛經而麻帶。正義曰此謂婦人既虞卒哭其經以葛易麻故云除而無變。疏葛經婦人尚質所貴在要帶有除無變終始是麻故云麻帶也。取俎進俎

不坐以其有足亦柄尺。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慎重。疏取俎進俎不坐。正義曰取俎謂就俎上取肉

進俎謂進肉於俎俎既有足立而進取便故不坐。注亦柄尺。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跪燕

則有之祭不跪者主敬也燕則有跪為歡也天子諸侯祭有坐尸於堂之禮祭所尊在室燕所尊在堂將燕降說屨乃升堂。說悉典反為于偽反稅屨本又作脫又作說吐活反。

疏此祭至有之。正義曰此一經論堂上有跪無跪之事。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跪者凡祭謂天子至士悉然也說屨履也下大夫及士陰陽二厭及燕尸皆於室中上大夫陰厭及祭在

室若擯尸則于堂天子諸侯則有室有堂祭禮主敬故凡祭在室中者非唯室中不說屨堂上亦不敢說屨故云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跪燕則有之者有之謂堂上有跪也燕禮主敬故得說屨而

升堂坐也燕禮云賓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注云凡燕坐必說屨屨賤不在堂也禮者尚敬故多則不親燕安坐相親之心。注祭不至升堂。正義曰云祭不跪者主敬也者說謂說屨坐而

相親祭禮主敬不敢私自相親故云祭不跪者主敬也云天子諸侯祭有坐尸於堂之禮者朝事延尸於戶外故坐尸於堂若卿大夫以下祭禮於室無坐尸於堂也云祭所尊在室者以經云凡

祭於室中堂上無跪故辦之也此則貴賤通故卿大夫士正祭饋食並在室中而天子諸侯雖朝事延尸於戶外非禮之盛節初入室灌及饋熟之時事神大禮故云祭所尊在室云燕所尊在堂

者於燕禮文無在室唯在堂行禮初時立而致敬故云燕所尊在堂云將燕降說屨乃升堂者燕禮文也。未嘗不食新嘗謂薦新。疏未嘗不食

日嘗謂薦新物於寢廟也未嘗則人子不忍前食新也。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綬始乘則式君子下行

然後還立還車而立以俟其。疏僕於至還立。正義曰此一經論僕御之禮必授人綬故君子升去。還音旋注同。疏及下僕者皆授綬也。始乘則式者謂是僕者始乘君子未至御

者則式以待君子升也。君子下行然後還立者僕人之禮若君子將升則僕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更還車而立待君子去後乃敢自安或云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故君子將下車則僕

亦下車立於馬前待君子下。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佐車皆副車也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魯莊公敗于乾時公

行乃更還車立以俟君去。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佐車皆副車也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魯莊公敗于乾時公

喪式路傳乘而歸。朝直還反喪息浪反傳乘。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

夫三乘

此蓋殷制也周禮貳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卿大夫各如其命之數

疏

乘貳至則否。正義曰謂僕乘副車法也朝祀副車曰貳戎獵副車曰佐朝祀尚敬乘副

車者式戎獵尚武乘副車者不式也。法貳車至而歸。正義曰云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者以此經佐車貳車相對。車云式主敬故謂朝祀之副曰貳佐車不式主武故云戎獵之副曰佐若戎獵自相對則戎車之副曰倅田車之副曰佐故周禮戎僕馭倅車田僕馭佐車熊氏云此云戎獵之副曰佐者據諸侯禮也故莊九年公及齊師戰于乾時公喪戎路佐車授綬是也。注此蓋至之數。正義曰按周禮大行人云上公貳九乘侯伯七乘又典命云卿六命其大夫四命車服各如其命數並與此經不同故疑為殷制

不齒

尊有爵之物廣敬也服車所乘車也車有新舊

觀君子之衣服服劔乘馬弗賈

平尊者之物非敬也。賈音嫁

疏

有貳至弗

賈。正義曰此一節明廣敬之義。有二。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者有二。車則謂下大夫。二車之乘以下者謂其所乘之馬所服之車不敢齒。次論其年歲評其價數高下車所以不得齒者以車有新舊則年歲有多少價數有貴賤以尊者之物故不敢齒也。觀君子之衣服服劔其以乘壺酒乘馬弗賈者觀視也亦不得輕平尊者物堪直多少之價亦為不敬故觀而不平

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

陳重者執輕者便也

乘壺四壺也酒謂清也糟也不言陳犬或無修者牽犬以致命也於卑者曰賜於尊者曰獻。便婢面反下同槽早勞反

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鼎肉謂牲體已

解可升於鼎。已如字又音異解庚買反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加猶多也犬則執緹守

犬田犬則授攢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紉馬則執勒皆右之緹紉勒皆所以繫制之者守犬田犬

問名畜養者當呼之名謂若韓盧宋鵠之屬右之者執之宜由便也。緹。息列反守手又反又如字注同紉文引反勒丁歷反畜許六反鵠七畧反

孚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橐奉冑

甲鎧也有以前之謂他鞶幣也橐鞞鎧衣也冑兜蓋也袒其衣出兜蓋以致命。稅本又作脫又作說同吐活反袒音但橐音羔甲衣也奉芳勇反冑直又反鎧苦代反鞞吐刀反兜丁侯反蓋亡侯反

器則執蓋

謂有表裏

弓則以左手屈鞫執拊

鞫弓衣也左衣屈衣并於拊執之而右手執簫。鞫音獨拊芳武反并必政反

劔則

啓櫝蓋襲之加夫橈與劔焉

櫝謂劔函也襲卻合之夫橈劔衣也加劔於衣上夫或爲煩皆發聲。櫝音獨夫橈上音扶注同下如逆反函音咸

卻去畧反下文同

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頰杖琴瑟戈有刃者櫝箠箠其執之皆

尙左手

苞苴謂編束菴蒿以裹魚肉也茵著蓐也頰警枕也箠著也箠如笛三孔皆十六物也

迥反編必綿反昔音姦蓐于鬼反裏音果著蓐上音侷下音辱

刀卻刃授頰削授拊卻用時頰鑲也拊謂把。頰役頂反削音笑辟音避把音霸。凡有

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

辟刃不以正鄉人也。刺七智反又七亦反辟匹亦反注同鄉許亮反下鄉國同

疏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

投人則辟刃。正義曰此一節廣明以物獻遣人法各隨文解之。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者四馬曰乘故知四壺酒亦曰乘壺束脩十脰脯也酒脯及犬皆可爲禮也與早者曰賜奉尊

者曰獻隨其所與故云賜人若獻人也。則陳酒執脩以將命者陳列也酒重脯輕故陳列重者於門外而執輕者進以奉命也。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者謂將命之時辭也雖陳酒犬而單執脯致

命而其饋亦猶曰有酒脯犬也若二犬亦當言二也。注酒謂至命也。正義曰案內則酒醴有清有糟沛者曰清不沛者曰糟故知此酒或清或糟云不言陳犬或無脩者牽犬以致命也者鄭釋初

云有酒脯犬而後唯云陳酒執脯不言陳犬故明之也若言陳犬則嫌無脯時亦猶陳之今欲明若無脯者則陳酒牽犬以將命故不言陳犬也犬馬不上於堂牽之當在下耳。其以鼎肉則執以將

命。謂無脯犬而有酒肉者也則亦陳酒而執肉以將命也云鼎肉者謂肉已解剔可升於鼎者解剔則易執也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者謂以禽獸賜也二隻曰雙加於一雙謂或

十或百雙也假令多雙則唯執一雙將命也委其餘者所餘多雙則委陳門外也。犬則至右之禦牽犬繩也若牽犬將命則執繫犬繩也。守犬田犬則受擯者既受乃問犬名者犬有三種一曰守

犬守禦宅舍者也二曰田犬田獵所用也三曰食犬充君子庖廚庶羞用也田犬守大有名食犬無名獻田犬守犬則主人擯者既受之乃問犬名。牛則執紼馬則執勒者紼勒俱牽牛馬之物故執

之。皆右之者謂以右手牽之由左牽之是也。注謂若至之屬。正義曰戰國策云韞子盧者天牽之右手防禦故曲禮云效犬者左牽之是也。注謂若至之屬。正義曰戰國策云韞子盧者天

下之壯犬也桓譚新論云夫畜生賤也然其尤善者皆見記識故犬道韓盧宋狝又魏文帝說諸方物亦云狗於古則韓盧宋鵲則狝鵲音同字異耳故鄭亦爲鵲字。臣則左之者謂征伐所獲民虜

者也左之謂左手操其右袂也以其異於衆物衆物犬馬之屬犬馬不生變異故皆右之民虜或起惡慮故以左手操右袂右手當制之是與衆物異也。車則至奉胃。獻車馬者執策緩故知陳車

祀重故主敬會同主詡者謂謂敏大言語會同之時貴在敏捷勇武自光大。注謂謂至國治。正義曰成二年左傳齊晉戰於鞏齊國佐陳辭以拒晉師是敏而有勇也。軍旅思險

隱情以虞。險阻出奇覆護之處也。隱意也。思也。虞度也。當思念已情之所能以度彼之將然否。阻側呂反覆芳富反謂伏兵也。徐音赴。諉况煩反。諉詐也。或云諉諱處昌慮反度

大各反。疏。軍旅至以虞。正義曰軍旅思險者言軍旅行處思其險阻之地出奇設謀以覆敗前。記者明軍旅之中當須如此。注險阻至然否。正義曰險阻出奇覆護之處也者鄭解經中險字

險是地形險阻諉詐也。地形既險得出奇謀覆詐故云險阻出奇覆護之處者其平地則不得設奇。謀設詐也。虞度也。釋言文云當思念已情之所能以度彼之將然否者。言在軍旅先須思念已國之情所堪能以測度彼軍將欲如此以否。燕侍食於君子則

先飯而後已。所以勸也。飯煩。毋放飯毋流歎小飯而亟之。亟疾也。備噦噎若見問。也。歡昌悅反。亟紀力。反注同噦噎上於。數噍毋為口容。口容弄口。數色角反。噍字。月反下伊結反。又作嚙子笑反又在笑反。客自徹辭焉則止。主人辭

疏。燕侍至則止。正義曰此一節明侍食之法。先飯而後已者先飯先君子之飯若嘗食然君。子食罷而後已若勸食然。小飯而亟之者小飯謂小口而飯亟謂疾速而咽小飯而備噦噎

也。速咽之備見問也。數噍毋為口容者數噍謂數數嚼之無為口容者無得弄口以。為容也。客自徹辭焉則止者謂食訖客欲自徹其俎主人辭其徹俎客則止而不徹。客爵

居左其飲居右。客爵謂主人所酬賓之爵也。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三爵皆飲爵也。介

醉主人也。古文禮僎作遵遵為鄉人為卿大夫來觀禮者醉或為。容爵至居右。正義曰此一

作僎或為騶。介音界注同僎音遵騶責留反本又作駟一音巡。節明客爵所在客爵依鄉飲

酒禮主人酬賓之爵賓受奠饌于薦東是客爵居左也。其飲居右者鄉飲酒禮旅酬之時一人舉

解于賓賓奠饌于薦西至旅酬賓取薦西之饌以酬主人是其飲居右也。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者

介賓副也。酢謂酌還答主人也。僎謂鄉人來觀禮副主人者也。此三人既不被優故爵並居右示

為飲之案鄉飲酒介爵及主人受酢之爵并僎爵皆不明奠置之所故記者於此明之。注客爵至

實耳。正義曰案鄉酒禮主人酬賓奠饌于薦東所以不奠薦西者欲優饒其實且令閑裕故不奠

於薦西實又不盡主人之歡還奠薦東示不敢飲也。注三爵至禮者。正義曰案鄉飲酒禮主人

獻介介飲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飲主人獻僎僎飲是三爵皆飲爵云。遵謂鄉人為卿大夫來觀禮

者案鄉射禮若有遵者則入門左注云此謂鄉之人為大夫者也。謂之為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

其遵法之也。今交遵或為僎云。酢或為作僎。或為馴者。謂他文書本有作此字者。故云。或他皆做此。○羞濡魚者。進尾。乾魚進首。擗之由前。理

易折也。濡音儒。補麥反。下同。鰾。格猛反。易以豉反。下同。析星。歷反。○冬。右腴。氣在下。腴腹下。夏。右鰾。氣在上。鰾脊也。○右祭

膾。膾大。膾謂剖魚腹也。膾讀如啤。膾舊火。吳反。依注音。○疏。羞濡至祭膾。○正義曰。此一節明

也。謂膾羞有溼魚也。進尾者。擗溼魚。從後來。則膾肉易離也。○冬。右腴者。膾謂魚腹。冬時陽氣下在

魚腹。故右腴。○夏。右鰾者。鰾謂魚脊。夏時陽氣上在魚脊。故右鰾。凡陽氣所在之處。肥美。故進魚使

嚮右。以右手取之便也。此濡魚。進尾。乾魚。進首。及右腴。右鰾。之屬。皆謂尋常燕食。所進魚體。非祭祀

及饗食。正禮也。若祭祀魚。在於組。皆縮載。組既橫。設魚。則隨組。而從於人。為橫。無進首。進尾之理。故

少牢魚用鮒。而組縮載。其主人。正鱮亦然。公食大夫。禮魚。七縮。組是也。正祭魚。既縮載。少牢主人。獻

祝。佐食。三魚。一橫。之彼。是正祭。魚橫者。以魚與牲體共。組故特橫之。殊於祭魚也。若天子諸侯。釋祭

及卿大夫。擗尸魚。則橫載之。於組。組在人前。而橫魚。則於人。為從。得有進首尾也。故有司徹云。尸組

五魚。橫載之。脩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彼注云。橫載之者。異於牲體。如鄭此言。正祭之時。牲體橫而

魚縮載。儻尸之時。牲體縮而魚橫載之。故云。橫載之者。異於牲體也。正祭則右首進腴。故少牢魚

右首進腴。變於生人。若生人。右首進鰾。故公食大夫云。寢右注云。右首也。寢右進鰾也。乾魚近腴

多骨。鯁案。特牲少牢。魚皆十有五。鄭云。從陰類。昏禮魚十有四。減一。從偶數。士喪禮大斂。及士虞

禮。及公食禮。魚皆七。其天子諸侯。魚數未聞。祭膾者。膾謂剖魚腹下。為大臠。此處肥美。故食魚

則剝取以祭先也。○凡齊執之以右。居之以左。齊謂食羹醬。飲有齊和者也。居於左手之上。右手

食音嗣。和尸臥反。下。○疏。法。凡齊至於左。正義曰。此一經明齊和之宜。凡齊者。謂以鹽梅齊和之

齊和同。便婢面反。○疏。法。執之以右者。謂執此鹽梅。以右手居之。於左者。謂居處羹食。於左

手之上。以右手所執。鹽梅調和正之。於事便也。○贊幣自左。詔辭自右。自由也。謂為君授幣。為君出命也。○疏。贊

至自右。正義曰。此一經論贊幣。贊辭之異。自由也。贊助也。謂為君授幣之時。由君左。詔辭自右者。詔辭謂為君傳辭也。君辭貴重。若傳與人。時則由君之右也。○酌尸之僕

如君之僕。當其為尸則尊。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兩禮大御。祭

飲軌與軹於車。同謂轉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軹前也。軌媿美反。范音犯。軹音音。衛賦音式。○疏。酌尸之僕。僕者。僕為尸之

也。軌媿美反。范音犯。軹音音。衛賦音式。○疏。酌尸之僕。僕者。僕為尸之

也。軌媿美反。范音犯。軹音音。衛賦音式。○疏。酌尸之僕。僕者。僕為尸之

也。軌媿美反。范音犯。軹音音。衛賦音式。○疏。酌尸之僕。僕者。僕為尸之

也。軌媿美反。范音犯。軹音音。衛賦音式。○疏。酌尸之僕。僕者。僕為尸之

也。軌媿美反。范音犯。軹音音。衛賦音式。○疏。酌尸之僕。僕者。僕為尸之

也。軌媿美反。范音犯。軹音音。衛賦音式。○疏。酌尸之僕。僕者。僕為尸之

也。軌媿美反。范音犯。軹音音。衛賦音式。○疏。酌尸之僕。僕者。僕為尸之

也。軌媿美反。范音犯。軹音音。衛賦音式。○疏。酌尸之僕。僕者。僕為尸之

御車之人將欲祭，酌酒與尸。之僕今為較祭，如似酌酒與君之僕，以其為尸則尊之似君也。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者尸僕受酒法也。其在車謂僕在車中時也。僕既所主尸車，故於車執轡而受爵也。尸位在左，僕立於右，故左執轡，右受爵祭酒也。君僕亦然。祭左右軌，范者軌謂轂末，范謂式前僕受爵，將飲則祭之酒於車左右軌及前范也。所以祭者為其神助，已不使傾危，故也。乃飲者祭，禘乃自飲也。注周禮至前也。正義曰：案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此云祭右右軌，范兩文不同，則左右軌與兩軹是一故云軌與軹於車同，謂轉頭謂車轂小頭也。此云范大御云軌兩事是一聲同字異故云聲同，謂式前之範與此范俱是式前也。但式前之軌車旁著凡，或作範字，雖作範字聲同而字異，即詩邶風濟盈不濡軌，亦車旁凡與此同也。若轂末之軌則車旁著凡，此經左右軌是也。其車轍亦謂之軌，亦車旁著凡。九則考工記經涂九軌是與此字同而事異也。

君子不食國腍 周禮國作參謂大豕之屬食米穀者也。腍有似人穢也。國與參同音，患減本又作穢，紆廢反。一音烏外反。 **小子走而不趨** 舉爵則坐立飲。小子弟子也。卑不得與賓介具備禮容也。 **凡洗必盥** 先盥乃洗爵，先自絜也。盥有先盥也。盥音管，又古亂反。 **牛羊**

之肺離而不提心 提猶絕也。剝離之不絕中央少者，使提絕以祭耳。不提心，丁禮反。注同絕句，挫苦圭反。犁本又作離，同力兮反。又力知反。 **凡羞有涪** 者不以齊。齊和也。涪起及反。 **為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 為有萎乾。為于僞反。注同薤戶戒反。萎乾上於范反。又於僞

反下音羊 **羞首者進喙祭耳** 耳出見也。喙許穢反。見賢遍反。 **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 尊者設尊者也。酌者鄉尊

其左則右尊也。遵本又作尊。注下皆同鄉許亮反。下鄉人同。 **尊壺者面其鼻** 鼻在面中言鄉人也。 **飲酒者襪者醮者有折**

俎不坐 折俎尊徹之乃坐也。已沐飲曰襪，酌始冠曰醮。襪其記反。醮子笑反。折之設反。下及注皆同冠古亂反。 **末步爵不嘗羞** 步行者也。 **牛與**

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 聶之言腩也。先養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聶之涉反。注反下皆同膾古外反。腩直輒反。復扶又反。 **麋鹿為**

菹野豕為軒皆聶而不切，麇為辟雞兔為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

之醢以柔之 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其作之狀以醢與薤菜淹之殺肉及腥氣也。麇音眉，軒音獻。注同俱倫反。辟音壁，又補麥反。徐扶益反。注同兔他故反。宛脾上於

阮反下毗支反切葱若葢實之絕句菹。其有折俎者取祭肺反之不坐燔亦如之

亦爲尺柄之類也燔炙也鄉射曰賓奠爵于薦西與取肺坐絕祭左手嚙之

與加于俎坐悅手。璫音煩柄兵命反齊之才細反悅本亦作稅始銳反。尸則坐。尸尊也少

豆。食音嗣孺本又作揀而專反又而悅反徐耳謹反。凡差至則坐。正義曰此一節廣明

於俎內祭者若羞在豆則祭於豆間若脩在俎則於俎內而祭俎在人前橫設俎內近人之處以

俎於人爲橫不得祭於俎間也俎橫在人前故不得祭於俎外及兩俎間也。君子不食圉腩。○

困猪犬也腩猪犬腸也言猪犬亦食米穀其腹與人相似故君子但食他處辟其腩謂腸胃也故

鼎闕一也。小子至立飲。小子弟子也趨徐趨也弟子不得與賓主參預禮但給役使故宜驛

走不得趨翔爲容也。舉爵則坐祭立飲者謂弟子若得酒舉爵時則先以坐祭祭竟而立飲之

也。凡洗必盥。洗洗爵也盥洗手也。凡飲酒必洗爵洗爵必宜先洗手也。牛羊之肺離而

不提心。謂祭肺法也提猶絕也取肺剉離之不絕心心謂肺中央少許耳。凡羞有滫者不以

齊庖云滫汁也若羞有汁則有鹽梅齊和若食者更調和之則嫌薄主人味故不以齊也賀瑒云

凡滫皆謂大羹大羹不和也。爲君至本末。本根也葱薤根不淨末萎乾故擇者必絕其二處

爲君子如此則非君子不然。羞首者進喙祭耳羞亦膳羞也首頭也喙口也若膳羞有牲頭者

則進口以嚮尊者尊者若祭先取牲耳祭之也。尊者至嘗羞。此一節論設尊及折俎行爵嘗

羞之儀尊者謂設尊人也人君陳尊在東楹之西於南北列之設尊之人在尊東西面以右爲上

此一節明贈及壘茝龕細之異。聶而切之者謂先牒為大齋而後報切之為膾也麋鹿為菹以下已於內則具釋之。其有至則坐。此一節明祭菹之儀折菹謂折骨於俎俎既有足柄尺之類故就俎取所祭肺立而取之升席坐祭祭說反此所祭之物加之於俎皆立而為之故云取祭反之不坐噍祭時坐耳。燔亦如之者燔謂燔肉雖非折骨其肉在俎其取及祭反時皆亦不坐故云燔亦如之。尸則坐者前云尸不坐者是賓客耳若為以尸尊雖折俎初取祭反之皆坐也。注尸尊至菹豆。正義曰引少牢饋食禮者證尸坐之義前注引鄉射禮云賓奠爵于薦西與取肺云與則立也此引少牢禮云尸左執爵右兼取肝肺不云與故知尸則坐菹豆盛菹之豆也。○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罔猶罔

貌。罔本亦作罔。疏 衣服至為罔。正義曰衣服文章所以表人之德亦勸人又作罔云兩反。疏 慕德若著之而不識知其名義者則是罔罔無知之人也。○其未有燭

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馨亦然。為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

為于僞反下為宵下文為。凡飲酒為獻主者執燭抱燹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

為宵言也主人親執燭敬實示不倦也言獻主者容君使宰夫執燭不讓不辭不歌

也未蕪曰燹。燹側角反又子約反又音在遙反蕪人悅反。執燭不讓不辭不歌

禮殺。殺者若日已闇而坐中未有燭繼新有人後來至者則主人以在坐中者而告之云

色戒反。疏 其未至不歌。正義曰此一節明有燭無燭之儀為主人法也在者謂已在於坐

某人在此某人在此使後來人知之也。道馨亦然者馨無目恒如日闇故道示之亦如無燭時

也。凡飲酒為獻主者獻主主人也謂為飲酒主人法也凡飲酒主人自獻賓若尊卑不敵則使

宰夫為主人以獻賓故為獻主也。執燭者謂夜闇執燭。抱燹者燹謂未蕪之炬既欲留客又

取未然之炬抱之也。容作而辭者作起也客既見主人執燭抱燹故自起辭之也。然後以授

人者主人見客起辭故從辭而止以燭乃授已執事之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者

執燭夜時也禮賓主有讓及更相辭謝又各歌詩相顯。今既夜莫所以殺於三事。洗盥執食

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咩而對。示不敢飲臭也。旁曰咩。辟四亦反徐

正義曰洗謂與尊長洗爵也盥謂與尊長洗手也若謂尊長洗盥及執尊長飲食則勿氣謂不鼻

嗅尊長飲食也。有問焉則辟咩而對者咩口旁也當為尊者洗盥及執飲食之時而尊者有事

問已已則辟口而對。為人祭曰致福為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

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為福膳也

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

展省具也。使色吏反。

其禮大牢

則以牛左肩臂臠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植豕則以豕左肩五箇

折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羊豕不言臂臠因牛序之可知。臂本亦作臂以豕反注同儒

奴報反又奴到反說文云臂羊犬讀若儒字林人於反箇古賀反下同植大得反斷丁管反又大

臠反分方云反又扶問。反本又作箇古賀反。數謂為人攝祭而致飲醉於君子也其致胙將命之辭則曰致福也謂

致彼祭祀之福於君子也。為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者若已自祭而致胙於君子則不敢云

福而言致膳膳善也言致善味耳祔練曰告者若已祔祥而致胙又不敢云福膳但云告言以祭

胙告君子使知已祔祥而已故顏回之喪饋孔子祥肉是也。凡膳告於君子者結上也膳自祭

及告祥也。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者謂初遣使膳告君子之去時

也展省視敬君子故主人自省視飲食多少備具而阼階南稽首拜送使者。反命主人又再拜

稽首者使從君子處還反則主人亦再拜稽首受命也亦當在阼階南南面也曲禮云使者反必

下堂而受命是也。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臠折九箇者明所膳數也若得大牢祭者則用牛

膳也周人性體尚右右邊已祭所以獻左也周貴肩故用左肩也九箇者取肩自上斷折之至蹄

為九段以獻之也臂臠謂肩脚也。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者若禮得少牢者則膳羊左肩。折

為七箇不云臂臠從上可知也然並用上牲不并備饌故大牢者唯牛少牢者唯羊也。植豕則以豕左肩五箇者若祭唯特豕以用豕左肩亦用五箇以為膳也。○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膝食器不刻

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

靡敝賦稅亟也雕畫也幾附纏為沂鄂也組膝以組飾之及給帶也詩云公徒三萬具胄朱綬亦鎧飾也。靡亡皮

反注同幾其衣反注同組音祖膝大登反常如字恒也本亦作嘗秣音未穀馬亟本又作極

紀力反急也一音其力反沂魚巾反鄂五合反給其蔭反結也綬息廉反又音侵鎧若代反

國家至常秣。正義曰此一節明國家靡敝減省之禮靡謂侈靡敝謂凋敝由君造作侈靡賦稅

傾急則物凋敝則改往脩來或可靡為糜謂財物糜散凋敝古字通用。車不雕幾者幾謂沂鄂

組飾甲也云及給帶也者謂以組連甲及爲甲帶言給帶解經滕字滕是縛約之名故秦詩云竹
閉緹滕注云滕約也引詩公徒三萬者魯頌闕官文引之者貝胄朱綬貝胄謂以貝飾胄朱綬綴
之也謂以朱繩綴甲
故鄭云亦鎧飾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五技勘記

少儀第十七

及薦羞之少威儀

闕監本同毛本少作小衛氏集說同

聞始見君子者節

謙遠之也

各本同釋文出曠云本又作謙○按謙正字曠假借字

聞始至命者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各隨文解之

闕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

隄作依

不得階主節

解上經文云聞名之義也

闕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經字

適者曰節

適者曰

監毛本作敵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敵誤適闕本同陳澹集說同盧文弼按云適敵古今字齊召南按云以鄭注推之古本是作敵者玩下文敵者曰贈從者敵者

曰適可見作適者非也○按敵正字適假借字

罕見曰聞名節

前二條明始相見

惠棟按宋本作二條衛氏集說同此本二誤三條字不誤闕監本同毛本二條誤三條

此明已經相見

闕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作此經

明已相見按爾雅釋詁文罕希也閩監毛本同孫志祖按云按爾雅釋詁希寡鮮罕此罕希當作希罕也

亟見曰朝夕節惠棟云亟見節宋本分

亟見至聞名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適有喪者曰比節

四十持盈次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持

童子曰聽事節

雖往適它喪閩監毛本它作他衛氏集說同

適公卿之喪節

不直云聽役於將命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命下有者字

君將適他節

君將適他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適它云本亦作他按此本正義並作它

君將至從者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論臣致物於君及適者

之辭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適臣如置金玉貨貝於君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置作致略舉其梗概耳閩本同監

毛本梗作梗臣致繇於君節

言廢衣不敢必用斂也惠棟按宋本作言廢衣不必其以斂也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周

禮玉府毛本作玉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玉誤五閩監本玉誤王

臣致至曰謎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但充以廢致不用

之例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無以字例作列下有也字浦鏗按云廢致疑廢置誤盧文弢按云致置古多通用文謂物織畫繡之屬也惠棟按宋本作物謂文衛氏集說同此本誤

倒閩監毛本同

親者兄弟節

不執將命者惠棟按宋本者作也宋監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也誤者閩監毛本同大功以上同體之親

監毛本同閩本體作財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

臣為君喪節

尤是送君閩本尤作衣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此誤尤監毛本同

贈馬入廟門節

贈馬與其幣各本同毛本幣誤弊疏同贈馬至廟門閩本同監毛本贈誤贈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禮既袒訖而後贈馬入考文引宋

板袒作袒衛氏集說同此誤袒閩監毛本同以馬助生人營喪曰贈馬惠棟按宋本有人字衛氏集說同此本人字脫閩監毛本同周禮革路建大

白以即戎也惠棟按宋本有禮革二字此本禮革二字脫閩監毛本同有以大白兵車而贈之者惠棟按宋本贈作贈此本誤閩監毛本同

賻者既致命節

賻者至受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坐委于擯東南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擯作殯下不告擯同按作殯是也

受立授立節

受立至之矣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及送贈之禮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送贈作贈送類尊者故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類作煩

則有坐而授受考文引宋板作授受衛氏集說同此本作受授閩監毛本同

始入而辭節

始入至則否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問品味節

問品至某乎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教國子三德三行者嚴杰云者字上脫三德二字禮樂射馭書數也惠棟校宋本如此此

本馭下衍於字閩監毛本同考文無於字又無也字衛氏集說同

不疑在躬節

訾思也重猶寶也惠棟校宋本如此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作訾思重猶寶也也閩監毛本刪去一也字而思下也字迷脫

不疑至重器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則為賓為主皆然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有宋本有

卿字此本卿字脫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不可願教之也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教作效衛氏集說同淫亂濫惡也惠棟校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四

十四終記云凡二十三頁

汜埽曰埽節惠棟校宋本自此節起至國家靡敝節止題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五

汜埽曰埽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汜作汜浦鏗校云汜誤汜下並同埽席前曰拊閩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誤

本拊誤拊釋文亦作拊下拊及疏並同帝恒帚地毛本作埽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誤不絜清也閩本

同監毛本潔作潔岳本同嘉靖本潔作潔
衛氏集說同釋文同○按漢人祇作潔

汜埽至膺搗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明主人與賓洒埽之事惠棟按宋本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與作爲衛氏集說同

若帝席上惠棟按宋本帝作埽此本埽誤帝

不得持嚮尊者惠棟按宋本

說同此本得字總減閩監毛本得作可

不貳問節

不貳至則否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明問卜筮之法

惠棟按宋本有問字衛氏集說同此本問字脫閩監本同毛本同法誤卜不二問

者閩監本同毛本二作貳

不得二心閩監本同毛本二作貳惠棟按宋本同下若二心同

尊長於已踰等節

喪俟事不植弔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不特云本又作植○按特正字

端慤所以爲敬也各本同釋文慤作慤是也

嫌勝故薄之惠棟按宋本薄作專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誤閩監毛本並誤

尊長至擢馬惠棟按宋本無此五

字奉命於尊長諸雜之儀閩監毛本命作侍衛氏集說同

若尊者眠臥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本眠誤服毛本眠誤臨上耦前取

一矢下耦又進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矢作次衛氏集說同

但頻勝馬三難得惠棟按宋本作三馬衛氏集說同此本三馬二字倒閩監毛本同足

以爲三馬以成定勝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定字無

執君之乘車節

地諸臂宋監本惠棟按宋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地作拖衛氏集說同石經地字殘闕釋文亦作地○按依說文當作扞从手扞聲

執君至後步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謂君不在車惠棟校宋本有君字此本君字脫閩監毛本同臂車覆蘭也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蘭作

闕下車前而拖末於車前臂上也閩監毛本拖作
蘭也同
擲衛氏集說同

請見不請退節

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師還曰疲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同言誤吉段王裁
枝本云罷勞之罷當作疲曰疲之疲當作罷二字益互訛

請見至曰罷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及朝廷歸退之辭惠棟校宋本作歸退衛氏集說同此本歸退二字倒閩監毛本同

侍坐於君子節

尊者忽問日之蚤晚閩本作晚惠棟校宋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晚誤暮監毛本晚誤莫

事君者節

事君至罪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然猶如此閩毛本同監本此誤比

不窺密節

不窺至戲色惠棟校宋無此五字故鄭云嫌何人之私也惠棟校宋本有故字此本故字脫閩監毛本同

為人臣下者節

怠墮也惠棟校宋本墮作惰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誤閩監毛本同釋文亦出怠惰各本正義並作惰字不誤

不可因也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校宋本不作無宋監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為人至之役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君若惡臣當諫之惠棟校宋本若下有有字衛氏集說同此本有字脫閩監毛本同役為也謂事

君如上者惠棟校宋本有也字此本也字脫閩監毛本同柳莊者是社稷之臣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是字

毋拔來節

毋瀆神閩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瀆作瀆

說或為伸閩監毛本伸作申岳本同嘉靖本同此本誤也衛氏集說誤作甲

思此則疾貪也考文引古本同閩監毛本貪作貧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

毋拔至言語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凡人故不可豫欲測量之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故作固衛氏集說同謂規矩尺寸之

法或言工巧閩監毛本同浦鏜校或改式按作法式是也今有夕桀各為二篇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二作一餘並不敢惠棟校宋本敢

作取此本誤敢注說至宜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謂下有謂字或薄或厚聲之振動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振作震衛氏集說同

言語之美節

讀如歸往之往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按讀如當依正義作讀為言語至雍雍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心有繼屬閩

毛本同衛氏集說有下有所字繼字同浦鏜校繼改繫四牡駢駢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四作駟下四牡翼翼四牡駢駢並同皆是馬之嚴止閩

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皆是二字止作正

問國君之子節

車中之拜肅拜考文引宋板車作軍古本足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此本誤車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段玉裁校本云車中當作軍中公羊僖三十二疏正作軍

問國君至不拜惠棟校宋本無此六字幼則云已能受命令於樂人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命作政大磬舜樂也閩本同惠棟校宋本

同監毛本磬作韶。按韶正字磬假借字。周禮作磬磬者籀文鞮字也。

婦人吉事節

肅拜拜低頭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段玉裁校本云當作肅拜拜不低頭也別有說婦人以肅拜為正。各本同考文引古本下有故雖

君賜之重亦肅拜而受十一字。婦人至手拜。惠棟校本無此五字此一節論婦人拜儀。閩監毛本同惠棟校本節作經衛氏集說同而昏

禮婦拜扱地。惠棟校本有婦字衛氏集說同此本婦字脫閩監毛本同左傳穆嬴。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嬴作羸

葛經而麻帶節

葛經而麻帶。閩監本同毛本而作至帶有除無變。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故云麻帶也。閩監毛本

同惠棟校本無也字云作曰衛氏集說也字亦無

取俎進俎節

取俎進俎不坐。惠棟校本無此六字謂進肉於俎。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於誤如

凡祭於室中節

堂上無跣。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毋跣為歡也。各本同釋文出稅屨說屨乃升堂。各本同釋文出稅屨云本或作脫又作說

凡祭至有之。惠棟校本無此五字若擯尸則于堂。閩監毛本同惠棟校本本擯作儼衛氏集說同燕安坐相親之心。閩監毛本同

下增也字

乘貳車節。惠棟云乘貳車節宋本分貳車者以下合有貳車者節為一節

卿大夫各如其命之數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卿上有及字數下有也字

引足利本同乘貳至則否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貳車云式主敬惠棟按宋本有貳字此上公貳九乘惠棟

按宋本貳下有車字是也閩監毛本作上貳公九乘公貳誤倒車字亦誤脫

有貳車者之乘馬節

尊有爵之物惠棟按宋本爵下有者字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者字脫閩監毛本同

有貳至弗買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有二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二作貳下同

其以乘壺酒節

東脩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脩作修毛本束脩誤束修下執脩束脩書脩並同注疏放此

車則說綏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稅綏云本又作脫又作說則袒囊奉冑各本同監本冑誤冑

積謂劔函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云古本下有蓋者匣之蓋也古本蓋依此增入夫禕劔

衣也各本同考文云古本下有開匣以其蓋卻合於匣之底下乃加禕於匣中而以劔置禕上也二十五字按此亦妄增也下接加劔於衣上於文義不順

頽杖宋監本亦作頽岳本同閩監毛本頽作穎石經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頽誤穎注放此石經考文提要云按九經三傳沿革例云疏本作穎釋文及建諸本作穎監本及與國本作穎釋文以

警枕之穎其旁下從火又未知監本與國本穎字其旁下从禾者以何本為據今穎穎二字皆依釋文據此則宋監本已作穎蓋从正義謂穎是穎發之義刃之在手謂之為穎禾之秀穗亦謂之為穎

枕之警動亦謂之穎故其字从禾然釋文最古且警枕與刃穎字有分別故珂依之宋本九經南宋中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儀禮經傳通解禮記纂言並作穎按今釋文穎字各本亦不同葉影宋

本作穎公庫本作穎通志堂本作穎與唐石經合○按段玉裁云穎筴籥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嘉蓋與炯同穎之言耿耿也故為警枕詩言耿耿不寐是也穎誤穎俗筴籥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

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監毛本筴作莢按注筴字閩監毛本俱作莢
謂編束萑葦以裹魚肉也
惠棟按宋本作萑宋監
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
衛氏集說同此本萑字模糊閩監毛本萑作菅按正義本作萑釋文本作菅
各本裏字不誤惟毛本誤裏○按萑葦之萑當作萑从艸萑聲菅別一物
左手執上
各本同考
文引古本
下有右手捧下陰陽之義也九字按
增此九字於文義亦不順元文當無

刀卻刃授穎
閩監毛本穎作穎石經同釋文同岳本
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穎誤穎注同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至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
此二十三字
惠棟按宋本無
其以鼎肉則執

以將命○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
宋本○作者毛本同
犬則至右之
閩監本同惠棟按宋
本則執繫者
則執繫犬繩也○
閩監本
同毛本

犬誤大○脫惠
棟校宋本無○則從鵲音同
惠棟按宋本同閩
監毛本從誤從
則開甲出橐胃奉之
惠棟按宋本作橐出衛
氏集說同此本橐出二

字倒閩監
毛本同
注襲卻至發聲
惠棟按宋本有卻字此
本卻字脫閩監毛本同
若今刀榼
閩監毛本同惠棟
按宋本榼作榼

煩
惠棟按宋本同閩
監毛本或誤作
當以繪帛為之
惠棟按宋本作帛此本帛
誤線閩監毛本帛誤綿
穎警枕也
閩監毛本穎作穎
按疏中此字本作

穎九經三傳沿革例
所謂疏本作穎是也
筴著也
閩本同監毛
本筴作莢
見苞苴之禮行
閩監毛本同惠棟
按宋本苞作包
茵著蓐也者
閩

本同惠棟按宋本茵
上有云字毛本同
管如箴
考文引宋板同閩
監毛本箴作箴

乘兵車節

不以刃鄉國也
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同鄉作嚮衛氏集說同釋文出
上注正鄉云下鄉國同是釋文本亦作鄉也○按嚮俗鄉字

乘兵至尚右
惠棟按宋本
無此五字

燕侍食於君子節

毋放飯

閩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本母上有同字蓋誤以上句音義下小飯同之同字混入經文

燕侍至則止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客爵居左節

僕或為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駟作駟宋監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同釋文出為駟云本又作駟按正義云僕或為駟者是正義本當作駟也

客爵至居右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注云謂此鄉之人

惠棟按宋本作謂此此本謂此二字倒閩監毛本同

今文遵或為僕

惠棟按宋

本同閩監毛本文誤云

羞濡魚者節

夏右鰭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鰭作髻

羞濡至祭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少牢主人獻祝佐食

惠棟按宋本作祝與儀禮合此本祝誤俎閩監毛本同

皆十有五

閩本作十有惠

棟按宋本同此本十有二字倒監毛本同下有四同

贊幣自左節

謂為君授幣

考文引宋板作授古本足利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授誤受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

贊幣至自右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謂為

君授幣之時

惠棟按宋本作授衛氏集說同此本授誤受閩監毛本同

酌尸之僕節

祭左右軌范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軌作軌盧文昭按云軌乃軾之譌而鄭此處但云與軾同釋文又音媿美反不當改軌按盧按是也軌本為

車轍鄭君此注以當軌軌爲二軌前注意以爲卽此范范旣爲軌軌又改軌是祭左右軌軌必不可通戴震有辨詩禮注軌軌軌軒四字文言之極詳段玉裁曰軌者輿下輪內之偁高誘注呂氏春秋曰兩輪之間曰軌毛公詩傳曰由輪以下曰軌合此二語知軌之所在矣上距輿下距地兩旁距輪此之謂軌高誘云兩輪之間去輪言之則空處也連輪言之則禮記之左右軌也 祭軌

乃飲各本同惠棟校宋本軌與范聲同 考文引足利本同衛氏集說軌作軌考文引古本作范與範聲同

同盧文弼校云古本范與範聲同是宋本足利本範與范聲同非按此軌字誤當作軌衛氏集說作軌與范聲同是也戴震考定此注亦如此各本並誤○按段玉裁云當作範與軌聲同

酌尸至乃飲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僕立於右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於 祭徧乃自飲閩本同衛氏

集說同此本編字 祭兩軹祭軌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軌作軌下不濡軌並同按此作 大御

云軌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御作馭軌作軌是也 謂式前之範閩監毛本同段玉裁校本範作軌 若轂末之軌則車旁著九閩監本

集說同毛本九誤凡 其車轍亦謂之軌惠棟校宋本作轍衛氏集說同此本轍誤徹閩本同監毛本轍作徹

凡羞節惠棟云凡羞節宋本分小子至立飲爲一節凡洗必盥爲一節牛羊之肺至提心爲一節牛與至柔之爲一節其

一節牛與至柔之爲一節其 有折俎至尸則坐爲一節

腴有似於人穢惠棟校宋本有於字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於字脫閩監毛本同釋文出穢云本又作穢○按依說文當作穢从艸歲聲

卑不得與賓介具備禮容也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具作俱足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通解同

先自絜也惠棟校宋本亦作絜宋監本同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

剝離之不絕中央少者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到誤到絕字同惠棟校宋本剝字同絕作終非是

凡羞有涪者各本同石經同按毛氏居正云涪肉汁也从泣聲也从月義也非从聲音之音也各本俱作涪誤

為君子擇葱薤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薤作薤釋文出葱薤下切葱若薤同○按薤正字薤俗字

襪者閩本同石經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
監毛本襪誤襪岳本同釋文出襪者

以醢與葷菜淹之各本同釋文葷作煮

亦為柄尺之類也惠棟按宋本作柄尺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
同此本柄尺二字倒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柄尺左手齊之惠棟按宋本同

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本坐誤祭故君子但食他處
棟按宋本

同監毛本凡飲酒必洗爵閩監毛本同考文引
宋板必作是非也執幕者升自西階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
本幕作幕衛氏集說同折謂折

骨體於俎也惠棟按宋本謂上有俎字此本脫閩監毛
本同衛氏集說作折俎者折骨體於俎也若折俎為尊
惠棟按宋本折上有有字衛氏集說同此本有字脫閩監

毛本而後報切之為膾也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
報作細衛氏集說後報作復細

其未有燭節

而後至者惠棟按宋本而下有有字宋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
此本誤脫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石經考文提要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並有

字有

其未至不歌惠棟按宋本
無此王字謂已在於坐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
者下有也字衛氏集說同故道示之惠棟按宋本
此本示誤亦

閩監本同毛本故為獻主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
道示誤亦道故下有云字衛氏集說同
以燭乃授已執事之人考文引宋板
作事此本執

事誤執執閩監毛本本事作燭衛氏又各歌詩相顯
惠棟按宋本顯下有德字衛氏集說同此本德字脫閩監毛本同

三事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於此
所以殺於

洗盥節

示不敢飲臭也各本同釋文出不飲無敢字又出臭之也作之以字脫嗅誤臭閩監毛本同

洗盥至而對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謂不鼻嗅尊長飲食也惠棟

校宋本不下有以字作嗅此本

為人祭節

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惠棟校宋本子下有也字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也字脫閩監毛本同

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陳澧集說本脫一南字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

叔剛本並折九箇惠棟校宋本箇作个宋監本同石經同釋文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有兩南字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个作箇閩監毛本同下七箇五箇及疏並同

為人至五箇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其禮大牢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同明所膳數也惠棟校宋本膳下有禮字衛氏集說

同此本誤脫閩監毛本同右邊已祭閩監本同毛本已作以九箇者惠棟校宋本箇作个下七箇五箇並同則膳羊左肩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

校宋本肩下有也字亦用五箇以為膳也惠棟校宋本作亦此本亦誤以閩監毛本同

國家靡敝節

則車不雕幾各本同石經同釋文雕作彫貝冑朱紱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貝誤具

國家至常秣惠棟校宋

本無此云以組飾者惠棟校宋本飾下有之字此本之字脫閩監毛本同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五終惠棟校宋本卷第四十五終記云凡二十五頁宋監本禮記卷第十經四千二十字

第十經四千二十字注六千三百八字



禮記注疏卷三十五校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六

學記第十八

陸曰鄭云學記者以其記人學教之義

正義曰按鄭目錄云名曰學記者以其記人學教之義此於別錄屬通論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諛聞不足以動眾

憲法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式也求謂招來也諛之言小也動眾謂師役之事○憲音獻諛

思了反徐所穆反聞音問聲聞度大各反

就賢體遠足以動眾未足以化民

就謂躬下之體猶親也○下戶嫁反

君子如欲化

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所學者聖人之道在方策○策初革反

發慮至學乎○正義曰此一節明雖有餘善欲化民成俗不如學之為重○發慮慮者發謂起

發慮謂謀慮憲謂法式也言有人不學而起發謀慮終不動眾舉動必能擬度於法式故云發慮憲○求善良者良亦善也又能招求善良之士○足以諛聞者諛之言小聞聲聞也言不學之人能有

片識謀慮法式求善以自輔此是人身上小善故小有聲聞也○不足以動眾者眾謂師役也雖有以小善思未被物若御軍動眾則不能故云不足以動眾也○就賢體遠者賢謂德行賢良屈下從

就之遠謂才藝廣遠心意能親愛之也○足以動眾者以恩被於外故足以動眾也未足以化民者雖復思能動眾識見猶淺仁義未備故未足以化民也○君子如欲化民成俗者君謂君於上位子

謂子愛下民謂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欲教化其民成其美俗非學不可故云其必由學乎學則博識多聞知古知今既身有善行示民軌儀故可以化民成俗也○注憲法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式

也求謂招來也諛之言小也動眾謂師役之事○正義曰憲法釋詁文諛之言小也言諛音近小故云諛之言小也云動眾謂師役之事者動眾以與化民相對化民事難動眾稍易故知是師役之事○

注所學者聖人之道在方策○正義曰鄭恐所學惟小小才藝之事故云所學者聖人之道以其化民成俗非聖人之道不可云在方策者下篇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是也

○玉不琢

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謂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

則有大學庠序之官○琢丁角反

治玉曰琢大音泰後大學皆同○允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典經也言學之不捨業也允當

為說字之誤也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疏玉不至謂乎○正義曰此一節論喻今亡○允依注作說音悅下允命放此舍音捨允當徒外反

疏學之為美故先立學之事○王者建



國君民教學為先者建國謂建立其國君民謂君長其民內則設師保外則設庠序以教之故云教學為先。允命曰念終始典于學者記者明教學事重不可暫廢故引允命以證之言殷相傅說告高宗云意恒思念從始至終習經典於學也。○其此之謂乎者言此經所謂教學為先則允命念終始典于學也。○注典經至今亡。○正義曰典經也釋言文。學不舍業即經云終始思念經典是不舍業也言高宗夢傅說者書序云高宗夢得說作說命三篇高宗殷王武丁其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其事具尚書篇見在鄭云今亡者鄭不見古文尚書故也。雖有嘉肴弗食不

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旨美也。肴戶交反。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

知困。學則睹已行之所短教則見已道之所未達。○睹丁古反行下孟反下注德行同。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

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自反求諸已也自強脩業不敢倦。○強其文反又其良反下注同長丁兩反下注長穉長者皆同。允命曰學學

半其此之謂乎。言學人乃益已之學半。○學學上胡孝反下如字學人胡孝反又音教。○疏雖有至謂乎。○正義曰此一節明教學相益。○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

也者嘉善也旨美也雖有嘉美之肴兼陳列于前若不食即不知其肴之美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者至謂至極雖有至極大道若不學則不知大道之善。○是故學然後知不足之者若不學之時諸事蕩然不知已身何長何短若學則知已之所短有不足之處也。○教然後知困者不教之時謂已諸事皆通若其教人則知已有不通而事有困弊困則甚於不足矣。○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者凡人皆欲嚮前相進既知不足然後能自反嚮身而求諸已之困故反學矣。○知困然後能自強也者凡人多有懈怠既知困弊然後能自強學其身不復懈怠也。○故曰教學相長也者謂教能長益於善教學之時然後知已困而乃強之是教能長學善也學則道業成就於教益善是學能相長也但此禮本明教之長學允命曰學學半者上學為教音教下學者謂習也謂學習也言教人乃是益已學之半也說命所云其此之謂乎言學習不可暫廢故引說命以證之言恒思念從始至終習禮典于學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

庠術有序國有學。術當為遂聲之誤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為黨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

外。塾音熟一音術音遂出注。比年入學。學者每歲來入也。中年考校。中猶間也鄉遂大夫間歲則考學者之德行道藝周禮三歲大比乃考焉。○中徐丁

仲反注同間側之開下司比毗志反。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

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離經斷句絕也辨志

謂別其心意所趣鄉也知類知事義之比也強立臨事不惑也不反不違失師道樂五孝反又音嶽下不能樂學同斷句丁亂反別彼列反趣七佳反鄉許亮反比必履反一音必利反

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懷來也安也說音悅夫

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耳時術蚍蜉之所為其功乃復成大坭○蛾魚起反注同本或作蟻蚍音毗蜉音孚爾雅云蚍

蟬大蟻復扶又反坭大疏古之至謂乎○正義曰此二節明國家立庠序上下之殊并明入學年

結反毛詩傳云蟻冢也歲之差○古之教者謂上代也○家有塾者此明學之所在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為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恒受教於塾故云

家有塾白虎通云古之教民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為里右師其次為左師教里中之

子弟以道藝孝悌仁義也○黨有庠者黨謂周禮五百家也庠學名也於黨中立學教黨學所升者

也國有學者國謂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也周禮天子立四代學以教世子及羣后之子及鄉中俊

選所升之士也而尊魯亦立四代學餘諸侯於國但立時王之學故云國有學也○比年入學者比年

謂每年也謂年年恒入學也○中年考校者中猶間也謂每間一歲鄉遂大夫考校其藝也○一

年視離經辨志者謂學者初入學一年鄉遂大夫於年終之時考視其業離經謂離析經理使章

句斷絕也○辨志謂辨其志意趣鄉習學何經矣○三年視敬業樂羣者謂學者入學三年考校

之時視此學者敬業謂藝業長者敬而親之樂羣謂羣居朋友善者願而樂之○五年視博習親

師者言五年考校之時視此學者博習謂廣博學習也親師謂親愛其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者言七年考校之時視此學者論學謂學問嚮成論說學之是非取友謂選擇好人取之為友謂之

小成者比六年已前其業稍成比九年之學其業小故曰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者謂

九年考校之時視此學者言知義理事類通達無疑強立謂專強獨立不有疑滯而不反謂不違失

師教之道謂之大成此大學之道也者言如此所論是大學賢聖之道理非小學技藝耳○記曰蛾

子時術之者謂舊人之記先有此語記禮者引舊記之言故云蛾子時術之蟻子小蟲蚍蜉之子時

時術學銜土之事而成大坭猶如學者時時學問而成大道矣記之所云其此學問之謂乎○注術

當為遂聲之誤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至在遠郊之外○正義曰此云術周禮作遂者此

記與黨連文故知術當為遂以聲相近而錯誤也云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者

已猶退也謂仕年老而退歸者案書傳說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而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

十三經注疏

禮記三十六

學記

二

少師新設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云門側之堂謂之塾者爾雅釋宮文引周禮者證黨遂之異案周禮六鄉之內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為州五州為鄉六遂之內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今此經六鄉舉黨六遂舉序則餘閭里以上皆有學可知故此注云歸教於閭里其比與鄰近止五家而已不必皆有學云遂在遠郊之外者案周禮遂人掌野之官百里之外故知遂在遠郊之外鄭注州長職云序州黨之學則黨學曰序此云黨有庠者鄉學曰庠故鄉飲酒之義云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注云庠鄉學也州黨曰序此云黨有皆為序也皇氏云遂學曰庠與此文違其義非也庾氏云黨有庠謂夏殷禮非周法義或然也。注中猶間也鄉遂大夫間歲則考學者之德行道藝周禮三歲大比乃考焉。正義曰間年謂下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之類是也云鄉遂大夫間歲則考學者計學者入學多少之間歲非是鄉遂大夫間歲三年入學也云周禮三歲大比乃考焉者鄭引周禮三年大比考校則此中年考校非周禮也故周禮鄉大夫職云三年大比而與賢者能者皇氏云此中年考校亦周法非也皇氏又以此中年考校謂鄉遂學也下文云一年視離經辨志以下皆謂國學亦非也但應入大學者自國家考校之耳其未入大學者鄉遂大夫考校也。注蛾蚍蜉也蚍蜉之子按釋蟲云蚍蜉大螳小者螳是蟻為蚍蜉大者又云蟻子故云蚍蜉之子也。○大學始教皮弁

祭菜示敬道也
皮弁天子之朝朝服也祭菜禮先聖先師菜謂芹藻之屬。朝朝並直遙反芹音勤藻音早。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為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宵音消肄本又作肆同以二反注同樂音洛勞力告

反又如字
入學鼓篋孫其業也
鼓篋擊鼓警眾乃發篋出所治經業也孫猶茶順也。篋古協反孫音遜注及下皆同警京領反。夏楚

為于僞反
二物收其威也
夏稻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撲撻犯禮者取謂收斂整齊之威威儀也。夏古雅反注同稻吐刀反爾雅云稻山榎撲普卜反尚書云作教刑撻他達反。

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
禘大祭也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考校以游暇學者之志。時觀意。禘大計反游音由本亦作游暇戶嫁反舊古雅反。

而弗語存其心也
使之排排憤憤然後啓發也。語魚庶反排芳鬼反憤扶粉反一本直作悱憤
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

也
學教也教之長釋。學胡孝反。注同躐音里輒反釋直吏反。
此七者教之大倫也
倫理也自大學始教至此其義七也
記曰凡學

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官居官者也。士學士也。

疏

大學至謂乎。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諸侯教學大理凡有七種各依文解之。大

學始教者大學謂天子諸侯使學者入大學習先王之道矣熊氏云始教謂始立學教皮弁祭菜者謂天子使有司服皮弁祭先聖先師以蘋藻之菜也。示敬道也者崔氏云著皮弁祭菜蔬並

是質素示學者以謙敬之道矣注祭菜至先師正義曰熊氏云以注禮先聖先師之義解經始教謂始立學也若學士春始入學唯得祭先師故文王世子云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唯祭先師

已不祭先聖故大胥春釋菜合舞鄭云釋菜禮先師是春始入學不祭先聖也皇氏云以為始教謂春時學始入學也其義恐非。宵雅肆三官其始也宵小也肆習也當祭菜之時便歌小雅習其

三篇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取其上下之官勸其始學之人使上下順序也故云官其始也亦謂以官勸其始也。注宵之至和厚。正義曰宵音近小故讀從小按鄉飲酒禮燕禮皆歌鹿鳴四牡

皇皇者華又襄四年穆叔如晉歌小雅三篇故知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云為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者小雅三篇皆君臣燕樂及相勞苦今為學者歌之欲使學者得為官與君臣相燕樂

各自勸勵故云所以勸之以官也此云始者謂學者始來入學故云始入學習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入學謂學士入學之時大胥之官先擊鼓以召之學者既至發其篋篋以出其書故

云鼓篋也所以然者欲使學者孫其業謂恭順其所持經業。注鼓篋至業也。正義曰鼓謂擊鼓故大胥云用樂者以鼓徵學士文王世子云大所鼓徵所以警眾也文王世子云謂天子視學

之時擊鼓警眾也若是凡常人學用樂及為祭祀用樂者以鼓徵學士是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學者不勸其業師則以夏楚二物以笞撻之所以然者欲令學者畏之收斂其威儀也。注夏

柏至禮者。正義曰爾雅釋木云楸山楸郭景純云今之山楸盧氏云撲作教刑是撲撻犯禮者。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夏氏云禘大祭在於夏天子諸侯視學之時必在禘祭之後未卜

禘謂未為禘也禘是大祭必先卜故連言之是未為禘祭不視學所以然者欲游其學者之志謂優游縱暇學者之志不欲急切之故禘祭之後乃視學考校優劣焉。注禘大至考校。正義曰

禘大祭爾雅釋天文云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者謂於夏祭之時既為禘祭之後乃視學考校當祭之年故云未卜禘不視學若不當禘祭之年亦待時祭之後乃視學也此視學謂考試學者經

業或君親往或使有司為之非天子大禮視學也若大禮視學在仲春仲秋及季春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

以然者欲使學者存其心也既不告語學者則心憤憤口排排然後啓之學者則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教學之法若有疑滯未曉必須問師則幼者但聽長者解說不得輒問推長者詰問幼者但聽之耳○學不躐等也者學教也躐踰越也言教此學者令其謙退不敢踰越等差若其幼者輒問不推長者則與長者抗行常有駭矜今唯使聽而不問故云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者倫理也言前七等之事是教學大理也○記曰至謂乎引舊記結上七事凡學謂學爲官學爲士者官先事士先志者若學爲官則先教以居官之事若學爲士則先喻教以學士之志故先七事皆是教學居官及學士者○其此之謂乎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有居有常居也

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操縵雜弄○操七刀反注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博依廣譬喻也依或爲衣○依

於豈反注皆同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雜服冕服皮弁之屬雜或爲推不興其藝不能樂學興之言喜也故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與虛

應反許金反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藏謂懷抱之脩習也息謂作勞休止於夫之息遊謂閑暇無事於之遊○閒音閑

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允命曰敬

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敬孫敬道孫業也敏疾也厥其也學者務及時而疾其

反○疏大學至謂乎○正義曰此一節論教學之道必當優柔寬緩不假急速遊息孫願其學乃成

○大學之教也時者言教學之道當以時習之○教必有正業者正業謂先王正典非諸子百家是教必用正典教之也退息必有居者退息謂學者疲倦而暫休息有居謂學者退息必有常居之處各與其友同居得相諮詢決不可雜濫也○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者此以下並正業積漸之事也

此教樂也樂主和故在前然後須以積漸故操縵爲前也操縵者雜弄也弦琴瑟之屬學之須漸言人將學琴瑟若不先學調弦雜弄則手指不便利則不能安正其弦先學雜弄然後音曲乃成也○不學博依不能安詩者此教詩法者詩是樂歌故次樂也博廣也依謂依倚也謂依附譬喻也若欲學詩先依倚廣博譬喻若不學廣博譬喻則不能安善其詩以詩譬喻故也○不學雜服不能安禮者此教禮法也前詩後禮亦其次也雜服至皮弁至朝服立端服屬之類禮謂禮之經也禮經正體在於那章以表貴賤今若欲學禮而不能明雜衣服則心不能安善於禮也不興其藝不能樂

學者此總結上三事並先從小起義也興謂歡喜也故爾雅云歡喜興也藝謂操縵博依六藝之等若欲學詩書正典意不欲喜其雜藝則不能耽耽樂於所學之正道○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

息焉游焉者故謂因上起下之辭學雖積漸故君子之人爲學之法恒使業不離身藏謂心常懷抱學業也脩謂脩習不能廢也息謂作事倦怠之時而在學也游謂閒暇無事遊行之時亦在於學言君子於學無時暫替也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者此明親師愛友也然如此也若能藏脩游息游無時暫替能如此者乃能安其所學業言安學業既深必知此是深由本師故至於親愛師也○樂其友者師既獲親而同志之友亦被於樂重然前三年樂羣五年親師親師在樂羣之後而此親親後樂友者羣即友也爲義然也前明始學故樂友在前此明學業已成故親師爲首矣○而信其道者樂友之道也○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者輔即友也友主切磋是輔己之道深遠也離猶遠也已道深明不復虛妄心自信之若假令違離師友獨在一處而講說不違反於師友昔日之意旨此則強立不返也○兌命曰者引尙書合結之○敬孫務時敏者此句結積習也當能敬重其道孫順學業而務習其時疾速行之故云敬孫務時敏敬猶疾速也○厥脩乃來者此句結親師敬道也厥其也若敬孫以時疾行不廢則其所脩之業乃來謂所學得成也所以尊師樂友其此之謂乎者兌命所云其此經之謂○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誦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誦猶問也言今之師自不曉經爲嘗○呻音申一音親吟也估勅沽反視也訊字又作諄音信問也呻吟魚金反又作諄同難乃且反訾才斯反又音紫言及于數其發言出說不首其義動云有所法象而已○數色住進而不顧其安務其所誦多不惟其未曉使人不由其誠由用也使學者誦之而爲之說不用其誠教人不盡其材材道也謂師有所隱也易曰兼三材而兩之謂天地人之道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教者言非則學者失問○施始移反下同悖布內反佛本又作拂反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隱不稱揚也不知其益若無益然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速疾也學不心解則亡之易○去如字又起呂反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刑猶成也疏今之至由乎○正義曰此一節論教者違法學者所以不成是今師之失故云今言今之師不曉經義但詐吟長詠以視篇簡而已多其誦者訊問難也既自不曉義理而外不肯默然故假作問難詐了多疑言若已有解之然也○言及于數者數謂法象既不解義理若有所言而輒詐稱有法象也○進而不顧其安者務欲前進誦習使多而不曾反顧其義理之安不謂義理危辟而不自知也○使人不由其誠者人謂學者也由用也誠忠誠使學者誦文而已爲之

說義心皆不曉而猛浪是不用己之忠誠也。教人不盡其材者材道也。謂已既不曉其義而縱有所悟者又不能多恒恐人勝之故凡有所知又為所隱惜不盡其道也。其施之也悖者謂教者有上五者之短故施教於人違背其理也。其求之也佛者佛戾也。教者佛戾也。教者既背違其理其學者求之則又違戾受學者心既不解求問於師師又不曉違戾義意也。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者由師教既悖而受者又違故受學者弟子不荷師教之德乃隱沒其師之學而憎疾其師也。若其難而不知其益也者師說既不曉了故弟子受之若其難既難不解故不自知其有益。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者學者勉力自強雖得終竟其業為心不曉解其亡去之必速疾矣。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者刑猶成也。言師教弟子不成由此在上諸事故云其此之由于其此之由在上謂此經文也以例推之前文云其此之謂乎則是他書所云其此經之謂乎。注其發至而已。正義曰其發言出說不有其義者首猶本也。教者為弟子發言出說不本其義理謂不解此義之言也。云動云有所法象而已者既不解義理舉動所云則言此義有所法象猶若一則稱配大一二則稱配二儀但本義不然浪為配當。注務其至未曉。正義曰務其所誦多者謂師務欲得所誦使多釋經進也。云不惟其未曉者惟思也不思其誦得未曉解者釋經不顧其安也。注使學至其誠。正義曰使學者解經使人也而為之說解經不用其誠也。言師為學者而說不用其忠誠實之心以心不解誑惑學者。注材道至之道。正義曰鄭恐材是材藝故以材為道。道謂道理言教人道理引易曰者易說卦文也。但伏羲書上法天下法地中法人謂之三材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材各有其兩故云兼三材而兩之而有六爻也。鄭引之證材為道也。法教者至失問。正義曰教者言非是其施之也悖學者失問是其求。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未發情慾未生謂年十五時。禁居鵠反欲音慾。當其可之謂時也。佛。可謂年二十時成人。不陵節而施之謂孫。不陵節謂不教長者才者以小教幼者鈍者以大也。施猶教也。孫順也。鈍徒困反。相觀而善之謂摩。不並問則教者思專也。摩相切磋也。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興起。疏。大學至由興也。莫波反徐亡髮反思息吏反磋七多反。節論教之得理則教興也。禁於未發之謂豫者發謂情慾發也。豫逆也。十五以前情慾未發則用意專一學業易入為教之道當逆防未發之前而教之故云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者可謂年二十之時言人年至二十德業已成言受教之端是時最可也。不陵節而施之謂孫者陵猶越也。節謂年才所堪施猶教也。孫順也。謂教人之法當隨其年才若年長而聰明者則教以大事而多與之若年幼又頑鈍者當教以小事又與之少是不越其節分而教之所謂孫順也。從其人而設教也。相觀而善之謂摩者善猶解也。受學之法言人人競問則師思不專故令

弟子其推長者能者一人諮問餘小不能者但觀聽長者之問答而各得知解此朋友琢磨之益故謂之摩也。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者結上四者興起也四事並是教成之所起也。發

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教不能勝其情慾格讀如凍浴之浴扞堅不可入之貌。扞胡半反注同格胡客反又戶隔反扞格不入也注同勝音升又升證反

浴胡客反下同此二字並從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時過則思放也。過姑卧反。雜施而不

孫則壞亂而不脩小者不達大者難識學者所感也。壞音恠徐戶拜反。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不相觀也

燕朋逆其師燕猶褻也褻其朋友。燕音驚褻息列反下同。燕辟廢其學義師之譬喻。辟音譬注反下罕辟同。此六者教

之所由廢也發然至廢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學不依理教之廢耳。發然後禁則扞

乃禁教則扞格於教教之不復入也是教弱而欲強為教不勝矣。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者。時過謂學時已過則心情放蕩雖欲追悔欲學精明已散徒勤苦四體終難成也。雜施而不

孫則壞亂而不脩者雜施謂教雜亂無次越節則大才輕其小業小才苦其大業並是壞亂之法不可復脩治也。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者獨學謂獨自習學而無朋友言有所疑無可設

問則學識孤偏鄙陋寡有所聞也。燕朋逆其師者以前四條皆反上教之所與此燕朋燕譬特加二條不與上相對燕朋謂燕褻朋友不相尊敬則違逆師之教道也。燕譬廢其學者譬譬喻

也謂義理鉤深或直言難曉時須假設譬喻然後可解而墮學之徒好褻慢笑師之譬喻是廢學之道也。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者結上六事是廢學之由前與有四後廢有六者庚云不褻朋

友及師之譬喻自是學者之常理若不為燕朋燕譬則亦不足以致興言若作此燕朋燕譬則學廢晉矣。注格讀至之洛。正義曰言格是堅彊譬如地之凍則堅彊難入故云如凍浴之洛但

今人謂地堅為洛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

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示之以道塗也抑猶雜也開為發頭角。道音導注道示及

下同強沈其良反徐其兩反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

易以思可謂善喻矣思而得之則深。君子至喻矣。正義曰此一節明君子教人方便善誘

十三經注疏 禮記三十一 學記 五

示也牽謂牽偈師教既識學之廢興故教喻有節使人曉解之法但廣開道示語學理而已若人苟不曉知亦不偈急牽令速曉也。強而弗抑者抑雜也謂師微勸學者使神識堅強師當隨才而與之使學者不甚推抑其義而教之。開而弗達者開謂開發事端但為學者開發大義頭角而已亦不事事使之通達也。道而弗牽則和者此下三句釋上三事之所由也若人苟不曉而牽偈之則彼心必生忿恚師與弟子不復和親今若但示正道寬柔教之則彼心和而意乃覺悟也。強而弗抑則易者賀氏以為師但勸強其神識而不抑之令曉則受者和易和易亦易成也。○開而弗達則思者但開發義理而不為通達使學者用意思念思得必深故云則思也。○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者結上三事之功若師能教弟子如此三事則可謂善教喻矣。○學

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

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失於多謂才少者失於寡謂才多者失於易謂好問不識者失於止謂好思不問者。好呼報反下好思好述同。知其心

然後能救其失也救其失者多與易則抑之寡與止則進之。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疏學者至者

曰此一節明教者識學者之心而救其失也故云學者有四失教者必先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者一失也假若有人才識淺小而所學貪多則終無所成是失於多也或失則寡者一失也或有人

才識深大而所學務少徒有器調而終成狹局是失於寡少也或失則易者三失也至道深遠非凡淺所能而人不知思求唯好汎濫外問是失在輕易於妙道故云或失則易此是學而不思則罔

。或失則止者四失也人心未曉知而不肯諮問惟但止住而自思之終不能達其實理此失在於自止也此是思而不學則殆。此四者心之莫同也者結前四失是由人心之異故也。知其心

然後能救其失也者結救失四事師既前識其四心之不同故後乃能隨失而救之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者使學者和易以思是長善使學者無此四者之失是救失唯善教者能知之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言為之善者則後人樂放倣。長丁丈反下文及注同教如字一本作學胡孝

反放方往反倣胡教反。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師說之明則弟子好述之其言少而

解臧善也。臧于卽反。善歌至志矣。正義曰此一節論教者若善則能使學者繼其志於其解胡買反下文注同。○疏師也言學者繼師之志記者以善歌而比喻之故云善歌者使人繼其

聲善歌謂音聲和美感動於人心令使聽者繼續其聲也。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者設譬既畢故述其事而言善教者必能使後人繼其志如善歌之人能以樂繼其聲如今人傳繼周孔是也。其言

其言

也約而達者此釋所以可繼之事言善為教者出言寡約而義理顯達易解之。微而臧者微謂幽微臧善也謂義理微妙而說之精善也。罕譬而喻者罕少也喻曉也其譬罕少而聽者皆曉。可謂繼志矣者能為教如上則可使後人繼其志。○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意不繼聲而繼志者本為志設故不繼聲也。

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

美惡說之是非也長達官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弟子學於師學為君是故擇師不可不慎

也師善則善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四代虞夏殷周疏君子至謂乎。正義曰此一節明為師法君子謂師也教人至極之

美可以為君長之事。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者三王四代所以敬師隨器與之是至學之易隨失而救之是至學之難。○而知其美惡者罕譬而喻言約而達是為美反此則為惡也。○然後能博喻者博喻廣曉也若知四事為主觸類長之後乃得為廣有曉解也。○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者前能廣解後乃可為人作師也。○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者為師是學優學優宜仕故能為一官之長也。○能為長然後能為君者既能治一官之長有功能為一國之君也。○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師既有君德則弟子就師可學為君之德故前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即是學能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者師善則能教弟子弟子則能為君故弟子必宜慎擇其師不可取惡師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者引舊記結此擇師之重也三王謂夏殷周四代則加虞也言三王四代雖皆聖人而無不擇師為慎故云唯其師庾云舉四代以兼包三王所以重言者以成其辭耳言人之從師自古而然師善則已善其此之謂乎者記者證前云擇師不可不慎即此唯其師之謂也。○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嚴尊敬也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

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尸主也為祭主當其為師則弗臣也

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尊師重道焉不使處臣位也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昔黃帝顛頊

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比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

父西面道書之言。○顛音專項許玉反與疏凡學至師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師德至善雖天子音餘齊側皆反下同奉芳勇反折之設反以下必須尊師。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者

二謂當其爲尸及師則不臣也此文義在於師并言尸者欲見尊師與尸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者若不當其時則臣之案鉤命決云暫所不臣者五謂師也三老也五更也祭尸也大將軍也此二者天子諸侯同之此唯云尸與師者此經本意據尊師爲重與尸相似故特言之所以唯舉此二者餘不言也又按鉤命決云天子常所不臣者三唯二王之後妻之父母夷狄之君不臣二王之後者爲觀其法度故尊其子孫也不臣妻之父母者親與其妻共事先祖欲其歡心不臣夷狄之君者此政教所不加謙不臣也諸侯無此禮○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比面所以尊師也者此證尊師之義也此人既重故更言大學也詔告也雖天子至尊當告授之時天子不使師北面所以尊師故也○注尊師至之言○正義曰武王踐阼以下皆大戴禮武王踐阼篇也云黃帝顓頊之道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者武王言黃帝顓頊之道恒在在意言意恒念之但其道超忽已遠亦恍惚不可得見與與語辭今檢大戴禮唯云帝顓頊之道無黃字或鄭見古本不與今同或後人足黃字耳云丹書者師說云赤雀所銜丹書也云端冕者謂衮冕也其衣正幅與玄端同故云端冕故皇氏云武王端冕謂衮冕也樂記魏文侯端冕謂玄冕也云師向父亦端冕者案大戴禮無此文鄭所加也云西折而南東面者案大戴禮唯云折而東面此西折而南南字亦鄭所加云師向父西面道書之言者皇氏云王在賓位師向父主位故西面王庭之位若尋常師徒之教則師東面弟子西面與此異也其丹書之言案大戴禮云其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強急勝敬者亡瑞書云敬勝怠者吉急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與瑞書同矣凡事不強則枉不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傾其世王聞書之言惕然若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及几盤孟盤楹杖帶履劍矛爲銘銘皆各有語在大戴禮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從隨也庸功也功之受其道有功於已

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
言先易後難以漸入○說音悅

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
從讀如富父春

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
從讀如富父春

進學之道也
此皆善問善答也○善學至道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善學及善問并善答不善答

疏
善學至道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善學及善問并善答不善答

師禮逸豫而弟子所解又倍於他人也。又從而庸之者庸亦功也。所得既倍於他人故恒言我師特加功於我者是從而功之也。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者此明劣者也。已既聞鈍故師體勤苦而功裁半於他人也。又從而怨之者已既聞鈍而不自責已不明乃反怨於師獨不盡意於我也。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者此明能問者問謂論難也。攻治也言善問之人如匠善攻治堅木先斫治其濡易之處然後斫其節目其所問師之時亦先問其易後問其難也。及其久也相說以解者言問者順理答者分明故及其經久師徒其相愛說以解義理。不善問者反此者若闇劣不解問之人則與能問者意見反也。謂先問其難心且不解則答問之人不相喜說義又不通也故云反此矣。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者。審明問此明答也以爲設喻譬善能答問難者如鐘之應撞撞小則小鳴應之撞大則大鳴應之能答問者亦隨彼所問事之大小而答之。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者又以鐘爲喻也。不善答問者反此者謂不善答他所問則反此上來之事或問小而答大或問大而答小或暫問而說盡此皆無益於所問故云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者言上善問善答此皆進益學者之道也。注從謂至之春。正義曰春謂擊也以爲聲之從容言鐘之爲體以待其擊每一春而爲一容然後盡其聲言善答者亦待其一問然後一答乃後盡說義理也。按左傳文十一年冬叔孫得臣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富父。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至講時爲學者論之此終甥以戈擣長狄喉而殺之是也。

或時師不心解或學者所未能問。難乃且反。必也其聽語乎。必待其問乃說之。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

知雖舍之可也。舍之須後。語魚據反。下同。者不可爲記問之學又教人之時不善教學

者謂心未解其義而但逆記他人雜問而謂之解至臨時爲人解說則先述其所記而示人以其不解無益學者故云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者聽語謂聽其問者之語既不可記問遂說教人之時必待學者之問聽受其所問之語然後依問爲說之也。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者若受業者才力苟不能見問待憤憤排排之間則師然後乃示語之矣。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者弟子既不能問因而語之語之不

能知且舍任待後別更語之可也。良冶之子必學爲裘。仍見其家鋼補穿鑿之器也。爲裘。冶音也。鋼音固穿。補器者其金柔乃合有似於

字又作穿音川鑿在洛反。良弓之子必學爲箕。仍見其家撓角幹也。撓角幹者其材宜調音基注同撓而小反下同曲屈也。一音乃孝。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以言仍見則貫反幹古旦反勝音升任也。一本作稱尺證反。

駕者一本作始駕馬者貫古患反習也。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仍讀先王之道則為來事不惑。

學矣。正義曰此一節論學者數見數習其學則善故三譬之此為第一譬良善也。治謂鑄冶也。奕謂衣裘也言積言善治之家其子弟見其父兄世業鑄金鐵使之柔合以補治破器皆令全。

好故此子弟仍能學為袍裘補續獸皮片片相合以至完全也。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者此第二譬亦世業者箕柳箕也言善為弓之家使斡角撓屈調和成其弓故其子弟亦觀其父兄世業仍學取柳和軟撓之成箕也。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者此第三譬明新習者也始駕者謂馬子

始學駕車之時反之者駕馬之法大馬本駕在車前今將馬子繫隨車後而行故云反之車在馬前所以然者此駒既未曾駕車若忽駕之必當驚奔今以大馬牽車於前而繫駒於後使此駒日日見車之行其駒慣習而後駕之不復驚也言學者亦須先教小事操縵之屬然後乃示其業則

道乃易成也。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者結上三事三事皆須積習非一日所成君子察此三事之由則可有志於學矣。○古之學者比物醜

類以此相況而為之醜猶比也醜或為之計。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

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當猶

主也五服斬衰至總麻之親。當丁疏古之至不親。正義曰此一節論弟子當親師之事各依

復反主也下及注皆同治直吏反。文解之。此物醜類者既明學者仍見舊事又須以時事

相比比方也物事也言古之學者比方其事以醜類謂以同類之事相比比方則事學乃易成既云古

學如斯則今學豈不然。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者。此經論師道之要以餘事譬之此

以下四章皆上比物醜類也鼓革也當主也五聲官商角徵羽言鼓之為聲不官不商故言無當

於五聲而官商等之五聲不得鼓則無諧和之節故云弗得不和也所以五聲必鼓者為俱是聲類也若奏五聲必求鼓以和之而已即是比類也。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者水謂清水也五色青赤黃白黑章明也言清水無色不任五色之限無主青黃而五色畫續者不得水則不分明故云弗得不章也五色是其水之出也故五色須水亦其類也。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者本學先王之道也五官金木水火土之官也夫學為官之理本求博聞強識非止於一官

而五官不得學則不能治故云弗得不治也故化民成俗必由學乎能為師然後能為君長故官是學之類也。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者師教之師也五服斬衰也齊衰也大功也小功也總麻也師於弟子不當五服之一也而弟子之家若無師教誨則五服之情不相和親也故云弗得不親是師情有在三年之義故亦與親為類。○君子大德不官

謂君也。大道不器謂聖人之道不大信不約謂若胥命于蒲無盟約。約大時不齊徐於妙反沈于畧反注同。

或時以生或時以死。齊如字。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學矣本立而道生言以學為本則其德於民無不化於俗無不成。三王

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源泉所出也委流所聚也始出一勺卒成不測

源本又作原委於疏君子至務本。正義曰此一節論學為眾事之本。君子曰者記者則偽反注同勺時酌反君子之言故云君子曰也大德不官者大德謂聖人之德也官謂分職

在位者聖人在上垂拱無為不治一官故云大德不官也而為諸官之本。大道不器者大道亦謂聖人之道也器謂物堪用者夫器各施其用而聖人之道弘大無所不施故云不器不器

而為諸器之本也論語云君子不器又云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是也。大信不約者大信謂聖人之信也約謂期要也大信不言而信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不言而信是大信

也大信本不為紙言約誓故云不約也不約而為諸約之本也大時不齊者大時謂天時也齊謂一時同也天生殺不共在一時猶春夏華卉自生薺麥自死秋冬草木自死而薺麥自生故云不

齊也不齊為諸齊之本也。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者結之本也若能察此在上四者之事則人當志學為本也庾云四者謂不官為羣官之本不器為羣器之本不約為羣約之本不齊為

羣齊之本言四者莫不有本人亦以學為本也。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者言三王祭百川之時皆先祭河而後祭海也或先祭其源或後祭其委河為海本源為委本皆

曰川也故摠云三王之祭川源委謂河海之外諸大川也。此之謂務本者先祭本是務重其本也本小而後至大是小為大本先學然後至聖是學為聖本也。注謂若至盟約。正義曰案桓

公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左氏云不盟也杜云不敵血也案彼直以言語相告命非大信之事引之者取其不盟之一邊而與此不約相當故引證。注源泉至不測。正義曰皇氏以為河

海之外源之與委也今依用焉或解云源則河也委則海也申明先河而後海義亦通矣云始出一勺卒成不測者中庸篇云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鱖龍生焉是其始一勺也後至不測也猶言

學初為積漸後成聖賢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六按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六 惠棟按宋本 卷第四十六

學記第十八

發慮憲節

發慮至學乎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注憲法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式也求謂招來也諛之言小也動

眾謂師役之事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注憲法至之事無也言至師役世七字言諛音近小閩監本同毛本音誤者

玉不琢節

教學為先閩監本同石經同各本同毛本教誤敬

玉不至謂乎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學不舍業即經云惠棟按宋本學上有言字此本言字脫閩監毛本同高宗夢得說作說命考文

引宋板同閩監毛本得誤傳

雖有嘉肴節惠棟按此節然後能自強強字起至下節七年視論學取友學字止宋本闕

雖有至謂乎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是故學然後知不足之者惠棟按宋本者上無之字閩本同監毛本之作也

古之教者節

中年考校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校誤按○按毛本作按避所諱全書皆然

離經斷句絕也各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經下有章字按此以正義云章句斷絕故增章句其實非也

古之至謂乎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朝夕出入恒受教於塾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受作就古之教民百里皆有

師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盧文昭按云百乃者字之譌以教世子及羣后之子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及字衛氏集說同餘諸侯於國閩監

本同毛本諸誤者惠棟按引舊記之言閩監本同毛本之誤者注術當為遂聲之誤也古者仕焉而已者

宋本無餘字衛氏集說同歸教於閭里至在遠郊之外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注術當至之外無為遂至遠郊二十二字士為少師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

本少五族為黨為州惠棟按宋本作五黨為州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五黨二字脫閩監本同序州黨之學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州

周注中猶閒也鄉遂大夫間歲則考學者之德行道藝周禮三歲大比乃考焉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注

中猶至考焉

大學始教節

二者所以撲撻惠棟按宋本撲作扑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亦作扑此本誤撲閩監毛本同按九經字樣云扑說文作撲經典相承通用之段玉裁曰依說文當作支

絲變而為扑撲與扑義別今人多溷而為一

游其志也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游其云本亦作游按游者游之省

以游暇學者之志意各本同釋文游暇作游假

大學至謂乎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謂春時學始入學也補案始上釋木云稻山榎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榎

誤盧氏云撲作教刑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撲作扑按作扑是也下撲撻同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者監本毛本如此惠棟按宋本無者字

若有疑滯未曉閩本同監毛本曉作曉盧文弨按云曉此卷內俱作曉可兩通

大學之教也節

不學博依閩本同釋文亦作博監毛本博作博是也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注疏放此下博喻同

藏焉脩焉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脩作修嘉靖本同注疏放此下厥脩同壞亂而不脩同

樂其友而信其道

各本同毛本道字誤倒在而字上

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

惠棟按宋本有也字宋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

古本足利本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中箱本余仁仲本並有也字此本也字脫閩監毛本同

大學至謂乎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各與其友

同居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同字並誤閩衛氏集說同

學不學操縵不能弦者

補各本弦上有安字 雜服至皮弁至朝服玄端服屬

之類

閩監毛本作雜服自衮而下至皮弁朝服无端之屬不誤

禮謂禮之經也

惠棟按宋本無之字此本之字誤衍閩監毛本同 則不能耽翫樂於所學

之正道

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樂於誤不字學作習 然如此也

惠棟按宋本作也此本也誤者閩監毛本同 若能藏脩游息游

安學業既深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學誤樂 必知此是深由本師

閩監毛本無是字 而此前親後樂友者

此本師字脫 當能敬重其道

閩監毛本當作常

今之教者節

多其訊

各本同石經初刻經訊作評

教人不盡其材

各本同石經初刻作才後改刻作材

今之至由乎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但詐吟長詠

惠棟按宋本吟上有呻字此本呻字脫閩監本同毛本亦脫呻字詐又誤詠

皆不曉而猛浪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曉誤曉猛誤孟 教者佛戾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教者既背違其理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背作悖 注教

者至失問

閩本注字關監毛本注字作

大學之法節

惠棟按此節疏不越其節分而教之分字起至自是學者之常理自字止宋本闕

未發情慾未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慾作欲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釋文出情慾云音欲下注情慾同 按欲正字慾俗字

大學至由興也惠棟按宋本無此六字此朋友琢磨之益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磨作摩。按作摩是也段玉裁云摩挲之功精於礪研凡琢磨

字從石作磨者非詳說文注

發然後禁節

教不能勝其情慾監本毛本作慾宋監本作欲格讀如凍洛之洛各本同段玉裁云說文無洛有洛字水乾也玉篇土乾也王逸九思自注塔竭也則

此注及疏洛皆當作塔扞堅不可入之貌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扞下有格字段玉裁按云堅上當有格字按釋文出經文格

云注同則知注有格字當在扞字下也

則孤陋而寡聞閩毛本同嘉靖本同石經陋作陋岳本同監本同衛氏集說同

燕辟廢其學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辟作警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及古本同。按警正字辟假借字

廢滅惠棟按宋本如此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廢滅誤教弛閩本二字閩監毛本作廢弛衛氏集說同

本無此雖欲追悔欲學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上欲作復徒勤苦四體終難成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終上有而字獨學謂

獨自習學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習學作學習則學識孤偏鄙陋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閩本偏作福惠棟按宋本同不相尊敬閩監毛本同衛

氏集說遵作尊言格是堅彊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格作洛故云如凍洛之洛但今人謂地堅為洛也閩監毛本同段玉裁云洛

从土正義是釋文非也正義本作凍洛俗改為凍洛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節

開為發頭角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毛本為誤謂衛氏集說同

君子至喻矣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善歌者節

則後人樂放倣宋監本同惠棟按宋本同閩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監本倣誤

善歌至志矣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節

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唯作惟衛氏集說同陳澹集說唯

疏此上有其字石經考文提要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並無其字

凡學之道節

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存誤有通典五十二亦作存

凡學至師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其量十世閩監毛本同盧文弼按云今大戴

世

善學者節

善學至道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故恒言我師特加功於我者閩毛本同監本特誤持心且不解則

答問之人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以爲設喻譬善能答問難者閩本監本同惠棟按宋本亦待

其一問閩監本亦字同問誤閩毛本問字同亦誤以

記問之學節

記問之至舍之可也

閩本同監毛本作記問至可也惠棟按宋本八字無

良治之子節

調乃三體相勝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調誤謂

始駕馬者反之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始駕者云一本作始駕馬者按正義云始駕者謂馬子始學駕車之時出始駕者三字成句其所據經

文亦當無馬字

良治至於學矣

惠棟按宋本無此六字

言積言善治之家

惠棟按宋本積言作積世衛氏集說同此本誤閩監本同毛本世誤習

則可有

志於學矣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矣作也

古之學者節

醜或爲之計

惠棟按宋本無之字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誤衍閩監毛本同段玉裁云計當作討古音討與醜同

古之至不親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經論師道之要

閩監本同毛本此經作此一經

非主於一官

惠棟按宋本作主衛氏集

說同此本主誤言閩監毛本同今正

君子曰節

或源也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或原云本又作源

源泉所出也

惠棟按宋本作出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出誤求閩監毛本出誤來

君子至務本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官謂分職在位者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者字衛氏集說同

蛟龍生焉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蛟作蛟

初為積漸後成聖賢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聖賢作賢聖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六終

惠棟按宋本卷第四十六終記云凡二十三頁



禮記注疏卷三十六按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七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樂記第十九

者以其記樂之義

○疏

正義曰按鄭目錄云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為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

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賁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此畧有分焉案藝文志云黃帝以下至三代各有當代之樂名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也周衰禮壞其樂尤微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矣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為樂官頗能記其鏗鎗鼓舞而已不能言其義理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博古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事也其內史丞王度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樂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故劉向所校二十三篇著於別錄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三十四卷記無所錄也其十二篇之名案別錄十一篇餘次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招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是也案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也在劉向前矣至劉向為別錄時更載所入樂記十一篇又載餘十一篇摠為二十三篇也其二十三篇之目今總存焉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

官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

○聲相應故生變

樂之器彈其官則眾官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易

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春秋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應應對之應篇內同彈徒丹反樂音獄又音浴○變成方謂之音

方猶文章也○

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

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周禮舞師樂師掌教舞有兵舞有干

舞有羽舞有旄舞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旄音○旄音○

○疏

凡音至之樂○正義曰此一節論樂本毛盾本又作楯述允反又音允翟音狄籥羊灼反○

者樂以音聲為本音聲由人心而生此章備論音聲起於人心故名樂本此樂本之中論人心感於物而有聲聲相應而生變變成方而為之音比音而為樂展轉相因之勢○凡音之起由人心



生也者言凡樂之音曲所起本由人心而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者言音之所以起於人心者由人心動則音起人心所以動者外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者人心既感外物而動口以宣心其心形見於聲心若感死喪之物而與動於口則形見於悲戚之聲心若感福慶而與動於口則形見於歡樂之聲也聲相應故生變者既有哀樂之聲自然一高一下或清或濁而相應不同故云生變變謂不恒一聲變動清濁也。○變成方謂之音者方謂文章聲既變轉和合次序成就文章謂之音也音則今之歌曲也。○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旋謂之樂者言以樂器次比音之歌曲而樂器播之并及于戚羽旋鼓而舞之乃謂之樂也是樂之所起由人心而生也。○注宮商至曰聲。○正義曰言聲者是宮商角徵羽也極濁者為宮極清者為羽五聲以清濁相次云雜比曰音者謂宮商角徵羽清濁相雜和比謂之音云單出口聲者五聲之內唯單有一聲無餘聲相雜是單出口聲也然則初發口單者謂之聲衆聲和合成章謂之音金石于戚羽旋謂之樂則聲為初音為樂為末也所以唯舉音者舉中見上下矣。○注樂之至聽之。○正義曰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樂者明直唯一聲不足可為樂故須變之使雜也引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易文言文證同聲相應之義也同聲雖相應不得為樂必有異聲相應乃得為樂耳引春秋傳以下者證同聲不得為樂也案春秋昭二十年左傳齊景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同者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言琴瑟專一唯有一聲不得成樂故也。○注方猶文章也。○正義曰凡畫者青黃相雜分布得成文章言音清濁上下分布次序得成音曲也以畫者文章故云方猶文章也。○注于盾至秉翟。○正義曰于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者武舞之樂執此盾與斧也云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者言文舞執此羽旄也引舞師樂師者證有于戚羽旄舞等案樂師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也無兵舞但有干舞鄭司農彼注云于舞者兵舞又舞師云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无干舞但有兵舞鄭司農彼注于舞兵舞也此引樂師既謂于舞引謂兵舞者兵舞非樂師之文但經云于戚武鄭引樂師小舞明羽舞也引詩者證羽舞是翟舞也此詩邶風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

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嗥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擘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

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言八音和否隨政也玉藻曰御馨幾聲之上下。治世之音絕句安以樂音洛絕句雷讀上至安絕句樂音岳以樂二字為句其政和崔讀上句依雷下以樂其政和摠為一句下亂世亡國各放

此思息吏反又音舒否音不藻音早替音古幾居希反又音祈上下時掌反疏肥音至通矣。正義曰上文云音從人心生乃成為

音亦歡樂若人情哀怨樂音亦哀怨。凡音者生人心者也者言君上樂音生於下民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者言在下人心情感君政教善惡動於心中則上文感於物而後動是也既

感物動故形見於口口出其聲則上文云故形於聲者是也。聲成文謂之音者謂聲之清濁雜比成文謂之音則上文云變成方謂之音是也上云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旋謂之樂此云音不

云樂者以下云治世之音亂世之音故云音而不言樂也必言音者樂以音為本變動由於音也所以特言音也。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者是故謂情動於中而有音聲之異故言治平之世其

樂音安靜而歡樂也治世之音民既安靜以樂而感其心故樂音亦安以樂由其政和美故也君政和美使人心安樂人心安樂故樂聲亦安以樂也。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者亂世謂禍亂

之世樂音怨恨而志怒亂世之時其民怨怒故樂聲亦怨怒流亡由其政乖僻故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者亡國謂將欲滅亡之國樂音悲哀而愁思言亡國之時民心哀思故樂音亦哀

思由其人困苦故也前治世亂世皆云世亡國不云世者以國將亡無復繼世也其治世亂世皆云政亡國不云政者言國將滅亡無復有政故云其民困也聲音之道與政通矣者若政和則聲

音安樂若政乖則聲音怨怒是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

則無怙慝之音矣五者君臣民事物也凡聲濁者尊清者卑怙慝傲敗不和。貌。怙徐昌廉反弊也慝昌制反又昌紙反敗也傲音弊。宮亂則荒其

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

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君臣民事物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荒猶

散也陂傾也書曰王耄荒易曰無平不陂。陂彼義反注。宮為至日矣。正義曰此一節論同領也置其媿反乏也迭田節反散蘇旦反耄莫報反。五聲官商角徵羽之殊所主之事

上下不一得則樂聲和調失則國將滅亡也。官為君者官則主君所以然者鄭注月令云官屬土土居中土揔四方君之象也又土爰稼穡猶君能滋生萬民也又五音以絲多聲重者為尊官

絃最大用八十一絲故官爲君崔氏云五音之次以宮最濁自宮以下則稍清矣君臣民事物亦有尊卑故以次配之。商爲臣者商所以爲臣者何以鄭注月令云商屬金以其濁次官臣之象也解者云官八十一絲商七十二絲次官如臣之得次君之貴重也崔氏云商是金以決斷爲臣事君亦以義斷爲賢矣角爲民所以爲民者鄭注月令云角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解者云宮濁而羽清角六十四絲聲居宮羽之中半清半濁故云以其清濁中也民比君臣爲劣比事物爲優故云角清濁中民之象矣崔氏云角屬春春時物生衆皆有區別亦象萬民衆多而有區別也。徵爲事所以爲事者鄭注月令云徵屬火以其徵清事之象也解者云羽最清徵次之故用五十四絲是徵清徵清所以爲事之象也夫事是造爲造爲由民故先事後乃有物也是事勝於物而劣於民故次民居物之前所以徵爲事之象也崔氏云徵屬夏夏時生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以徵配事也。羽爲物羽所以爲物者鄭注月令云羽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解者云羽者最清用四十八絲而爲物劣於事故最處末所以羽爲物也崔氏云羽屬冬冬物聚則成財用冬則物皆藏聚與財相類也。五者不亂則無怙懣之音矣者怙懣也懣敗也懣敗謂不和之貌也若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所用不相壞亂則五聲之響無懣敗矣。官亂則荒其君驕者前明音聲與政通若五事皆正則音不懣敗是聲與政通故此以下明聲與政通也若五音之懣敗則政亂各有由也荒猶散也若官音之亂則其聲放散是知由其君驕溢故也崔氏云官聲所以散者由君驕也若君驕則萬物荒散也。商亂則破其官壞者破不中正也若商音之亂則其聲欹斜而不正也是知由其臣不洽於官官壞故也崔氏云商聲所以傾邪者由臣官壞也官若壞則物皆傾邪也。角亂則憂其民怨者若角音之亂則其聲憂愁是知由政虐其民怨故也崔氏云角聲所以亂者由民不安業有憂愁之心也民無自怨皆君上失政故下民生怨也徵亂則哀其事勤者若徵音之亂則其聲哀苦是知由繇役不休其民事勤勞故也崔氏云徵所以亂者由民勤於事悲哀之所生。羽亂則危其財匱者匱乏也若羽音之亂則其聲傾危是知由君賦重其民貧乏故也崔氏云危者謂聲不安也羽音所以不安者由君亂於上物散於下故知財乏不能得安故有匱乏也。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者迭互也陵越也若五聲並和則君臣上下不失若五聲不和則君臣上下互相陵越所以爲慢也崔氏云前是偏據一亂以爲義未足以爲滅云今此以五者皆亂故滅云無日矣滅者絕也亡叛也無日言無復一日也若君臣互相陵慢如此則國必叛滅且夕可俟無復一日也。注書曰至不陂。正義曰所引之者尚書呂刑之文也王耄荒者謂穆王享國百年耄荒也引之者證經之荒字矣云易曰無平不陂者易泰卦九三爻辭引之者證經之陂字矣案樂緯動聲儀云官爲君君者當寬大容衆故聲弘以舒其和情以柔動脾也商爲臣臣者當以發明君之號令其聲散以明其和溫以斷動肺也角爲民民者當約儉不奢僭差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動肝也徵爲事事者君子之功既當急就之其

事當入流亡故其聲貶以疾其和平以功動心也羽為物物者不有委聚故其聲散以虛其和斷以散動腎也動聲儀又云若官唱而商和是謂善太平之樂注云君臣相和又云角從官是謂哀衰國之樂注云象人自怨訴又云羽從官往而不反是謂悲亡國之樂也注云悲傷於財竭又云音相生者和注云彈羽角應彈宮徵應是其和樂以此言之相生應即為和不以相生應則為亂也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比猶同也。比毗志反注同又如字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

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昔般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

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桑間在濮陽南誣罔也。濮音卜水名誣音無注同涓古玄反為于偽反下為作法度同。疏鄭衛至止

曰前經明五者皆亂驕慢滅亡此一節論亂世滅亡之樂比猶同也鄭國之音好濫淫志衛國之樂促速煩志並是亂世之音也雖亂而未滅亡故云比於慢即同前謂之慢也。桑間濮上之音

亡國之音也者於濮水之上桑林之間所得之樂是亡國之音矣故云亡國之音其政散者謂君之政教荒散也。其民流者流謂流亡君既荒散民自流亡也。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者君既

失政在下則誣罔於上行其私意違背公道不可禁止也。注濮水至罔也。正義曰濮水之上

也有桑間者言濮水與桑間一處也云昔般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以下皆史記樂書之文也言

衛靈公之時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舍夜半之時聞鼓琴之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聽

而寫之明日即去乃至晉國見平公平公享之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命師

治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而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遂平公問何師曠曰昔

師延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而

聞之是其事案異義云今論說鄭國之為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

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許君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

矣故鄭聲淫也今案鄭詩說婦人者唯九篇異義云十九者誤也無十字矣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

倫猶類也理分也。分扶問反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

也唯君子為能知樂禽獸知此為聲耳不知其官商之變也八音並作克諸曰樂。諸戶皆反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

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

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幾近也聽樂而知政

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禮也。治直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

味也隆猶盛也極窮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

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大饗裕祭先王以腥魚為俎實不膳

熟之大羹肉湑不調以鹽菜遺猶餘也。疏音疎下同倡昌諒反注同腥音星和胡卧反底都禮

反畫音獲裕音洽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

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教之使知好惡也。好惡上呼報反下烏路疏凡音至正也

一節明音樂之異音易識而樂難知知樂則近於禮又明禮樂隆極之旨先王所以禮樂教人之

意。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言音從聲生聲從心生故云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於倫理者也

倫類也理分也比音為樂有金石絲竹干戚羽旄樂得則陰陽和樂失則羣物亂是樂能經通倫

理也陰陽萬物各有倫類分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者言禽獸知其聲不知五

音之和變是聲易識而音難知矣。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者言衆庶知歌曲之音而不知

樂之大理是音猶易而樂極難也。唯君子為能知樂者君子謂大德聖人能知極樂之理故云

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者音由聲生先審識其聲

然後可以知音樂由音生先審識其音然後知樂政由樂生先審識其樂可以知政所以審樂知

政者樂由音聲相生聲感善惡而起若能審樂則知善惡之理行善不行惡習是不習非知為政

疏越壹倡而三歎者覆上樂之隆非極音也清廟之瑟謂歌清廟之詩所彈之瑟朱弦謂練朱絲為弦練則聲濁也越謂瑟底孔也疏通之使聲遲故云疏越弦聲既濁瑟音又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響所以其質素初發首一倡之時而唯有三人歎之是人不要樂雖然有遺餘之音言以其貴在於德所以有遺餘之音念之不忘也。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者此覆上饗之禮非致味也大饗謂禘祭尚玄酒在五齊之上而俎腥魚腥生也俎雖有三牲而兼載腥魚也大羹謂肉清也不和謂不以鹽菜和之此皆質素之食而大饗設之人所不欲也雖然有遺餘之味矣以其有德質素其味可重人愛之不忘故云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者以玄酒腥魚大羹是非極口腹耳目以朱絃疏越是非極耳目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者言先王制禮樂不為口腹耳目而將以教民均平好惡使好者行之惡者避之而反歸人道之正也。注能止至之禮。正義曰以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既能知樂則能正此五事五事之外則餘禮未能引通故經云近於禮未盡禮之用也。注朱弦至餘也。正義曰朱弦練朱弦者案虞書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瑟練弦此云朱弦者明練之可知也云練則聲濁者不練則體勁而聲清練則絲熱而弦濁云越瑟底孔也者案鄉飲酒禮二人皆左何瑟後有垮越者是越瑟底孔也故燕禮注云越瑟下孔也云畫疏之使聲遲也者熊氏云瑟兩頭有孔畫疏之疏通也使兩頭孔相達而通孔小則聲急孔大則聲遲故云使聲遲也云三歎三人從歎之耳者三歎謂擊瑟贊歎美者但有通孔小則聲急孔大則少也云大饗禘祭先王者案郊特牲郊血大饗腥此云腥魚故為宗廟禘祭也云以腥魚為俎實者謂薦血腥之時以俎薦腥魚熊氏云其牛羊之俎至薦熟之時皆亨之而熟薦腥魚則始未不亨故云而俎腥魚也云大羹肉清者特牲云大羹清此云不和故知不調以鹽菜釀羹則和之云遺猶餘者也樂聲雖質人貴之不忘矣食味雖惡人念之不息矣是有遺音遺味矣熊氏云聲有五聲但有三人歎之餘兩聲未歎是有遺音非其辭也。

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至來也知知每物來則又有知也言見物多則欲益衆形猶見也。見賢遍反。好惡無節於內知

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節法度也知猶欲也誘猶道也引也躬猶已也理猶性也。誘音酉道音導。夫物之感人

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

人欲者也。窮人欲言無所不為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

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

之道也疏人生至道也。正義曰此一節論人感物而動物有好惡所感不同若其感惡則天

義曰言人初生未有情欲是其靜稟於自然是天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者其心本雖靜

感於外物而心遂動是性之所貪欲也自然謂之性貪欲謂之情是情別矣。物至知知然後好

惡形焉者至猶來也言外物既來知謂每一物來則心知之為每一物皆知是物至知知也物至

既衆會意者則愛好之不會意者則嫌惡之是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者所好惡

恣己之情是無節於內知謂欲也所欲之事道誘於外外見所欲心則從之是知誘於外也。不

能反躬天理滅矣者躬己也恣己情欲不能自反禁止理性也是天之所生本性滅絕矣。夫物

之感人無窮者物既衆多來感於人無有窮已也。而人之好惡而無節者見物之來所好所惡

無有法節也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者則是外物來至而人化之於物物善則人善物惡則人惡

是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若人既化物逐而遷之恣其情欲故滅其天生

清靜之性而窮極人所貪嗜慾也。知者詐愚謂欺詐愚人也勇者苦怯謂困苦怯者。疾病不養

謂人所嫌惡不收養也。老幼孤獨不得其所者此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言為

並是人之嫌惡無所哀矜故老幼孤獨不得其所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言為

度以遇其欲。悖布內反下同佚音逸強其良反言為 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

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男二

冠女許嫁而笄成人之禮射鄉大射鄉飲酒也。衰七雷十而

反樂音洛冠古亂反注同笄音雞別彼列反下文注皆同 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

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疏是故至備矣。正義曰此一節

以下至樂云廣明禮樂相須之

事。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者庾云人為猶為人也言為人作法節也。射鄉食饗所以

正交接也者射大射也鄉鄉飲酒也食饗饗食賓客也凡此皆是正交接之節不使相陵越也。

禮節民心者前經云禮樂人為之節故此經明其所節之事禮有尊卑上下故裁節民心謂無不

敬也。樂和民聲者樂有宮商角徵羽及律呂所以調和民聲也。政以行之者政謂禁令用禁

令以行禮樂也。刑以防之者若不行禮樂則以刑罰防止也。禮樂刑政

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者若此四事通達流行而不悖逆則王道備具矣 樂者為同禮者

為同禮者

為同禮者

為同禮者

為同禮者

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

同謂協好惡也 異謂別貴賤也

樂勝則流禮勝則離

流謂合行不敬也 離謂析居不

和也。勝治證 反析思脈反。

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欲其並行斌斌然。飭音勅本亦 作飾音式斌彼貧反本又作彬。禮義

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

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等階級也。著 張慮反肖音笑

疏樂者

矣。正義曰皇氏云從王道備矣以上為樂本從此以下為樂論今依用焉此十一篇之說事不

分明鄭目錄十一篇畧有分別仔細不可委知熊氏云十篇鄭可具詳依別錄十一篇所有賓牟

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此樂記有魏文侯乃次賓牟賈師乙為末則是今之樂記十一篇之次與

別錄不同推此而言其樂本以下亦雜亂故鄭畧有分別案熊氏此說不與皇氏同。樂者為同

者此言樂論之事謂上下同聽莫不和說也。禮者為異者謂尊卑各別恭敬不等也此章凡有

四段自此至民治行矣為第一段論樂與禮同異將欲廣論先論其異同也自樂由中出至天子

如此則禮行矣為第二段論樂與禮之功論同異既辨故次宜有功也自大樂與天地同和至述

作之謂也為第三段論樂與禮唯聖人能識既有其功故宜究識也自樂者天地之和至則此所

與民同也為第四段論樂與禮使上下和合是為同也禮使父子殊別是為異。同則相親無所

間別故相親也異則相敬有所殊別故相敬也。樂勝則流禮勝則離者此明雖有同異而又有

相須也勝猶過也若樂過而同而無禮則流慢無復尊卑之敬若禮過殊隔而無和樂則親屬離
析無復骨肉之愛唯須禮樂兼有所以為美故論語云禮之用和為貴是也。合情飾貌者禮樂
之事也者合情謂樂也樂和其內是合情也飾貌謂禮也禮以檢跡於外是飾貌也貌與心半二
者無偏則是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者義宜也等階級也若行禮得其宜則貴賤各
有階級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者文謂聲成文也若行樂文采諧同則上下各自和好也。好惡
著則賢不肖別矣者謂所好得其善所惡得其惡是好惡著則賢與不肖自然分別矣。刑禁暴
者謂用刑罰禁止暴慢也。爵舉賢者謂用爵以舉賢良也。則政均矣者刑爵得所政教均平
矣刑者則慎罰爵者則明德。仁以愛之者謂王者用仁以愛民也。義以正之者謂王者用義
以正惡矣。如此則民治行矣者言用仁用義則民行治也此經凡有五事各以矣結之從禮義
立則貴賤等矣是其一也樂文同則上下和矣是其二也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是其三也刑禁
暴爵舉賢則政均矣是其四也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是其五也

樂由中出和在禮自外作敬在樂由中出故

靜禮自外作故文文猶動也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簡若於清廟大饗然。易以鼓反注同樂至則無怨

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至猶達也。行也。至猶達也。行也。至猶達也。行也。暴民不作諸侯

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

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賓協也。試用也。長丁丈反。

矣。正義曰此一節明禮樂自內自外或易或簡天子行之得所則樂達禮行。樂由中出者謂

樂從心起也。禮自外作者謂禮敬在外貌也樂由中出故靜者行之在心故靜也。禮自外作

故文者禮肅人貌貌在外故云動也庾云樂成在中是和合反自然之靜禮節在貌之前動合文

理文猶動也。大樂必易者朱弦而疏越是也。大禮必簡者玄酒腥魚是也。樂至則無怨者

至謂達也行也樂行於人由於和故無怨矣。禮至則不爭者禮行於民由於謙敬謙敬則不爭

也。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者民無怨爭則君上無為但揖讓垂拱而天下自治其功由

於禮樂故云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此下至樂達矣偏舉樂之功前云樂達則無怨故致此以下

之功也暴民謂凶暴之民不作謂不動作也。如此則樂達矣者由樂和故至天子不怒以致前

事是樂道達矣天子如此則禮行矣者天子若能使海內如此則是禮道與行矣樂云達禮

云行者互文也禮云天子如此樂不云天子者樂既云天子不怒故畧其文不復云天子也○大

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和故百物不失不矢其性節故祀天

祭地成物有功報焉明則有禮樂致人者幽則有鬼神助天地成物者也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五帝德說黃帝德曰死而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

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洽

也洽猶因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故事與時並舉事在其時也禮器曰堯授舜

舜授禹湯放桀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洽或作綠。洽悅專反因也述也。名與功為名在其功也借猶俱也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

武王伐紂時也武王作大武名因其得天下之大功。借古諧反俱也濩戶故反下同

疏

大樂至功借。正義曰此一節明禮樂與天地合德明王用之相因不改功名顯著。大樂與天地同和者天地氣和而生萬物大樂之體順陰陽律呂生養萬物是大樂與天地同和也。大禮與天地同節者天地之形各有高下大小為限節大禮辨尊卑貴賤與天地相似是大禮與天地同節也。和故百物不失者以大樂與天地同和能生成百物故不失其性也。節故祀天祭地者以大禮與天地同節有尊卑上下報生成之功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者聖王既能使禮樂與天地同和節又於顯明之處尊崇禮樂以教人。幽則有鬼神者幽冥之處尊敬鬼神以成物也。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者聖人若能如此上事行禮樂得所以治天下故四海之內合其敬愛以行禮得所故四海會合其敬行樂得所故四海之內齊同其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者尊卑有別是殊事俱行於禮是合敬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者宮商別調是異文無不歡愛是合愛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洽也者禮樂之狀質文雖異樂情主和禮情主敬致治是同以其致治情同故明王所以相因述也言前代後代同禮樂之情因時質文或有損益故云以相洽也洽謂因而增改也。故事與時並者事謂聖人所為之事與所當時而並行若堯舜揖讓之事與淳和之時而並行湯武干戈之事與澆薄之時而並行此一句明禮也。名與功借者名謂樂名借俱也言聖王制樂之名與所建之功而俱作也若堯之大章舜之大韶堯章明之功舜韶堯之德及禹湯等樂各皆與功俱立也此一句明樂聖王雖同禮樂之情因而脩述但時與功不等故禮與樂亦殊。注言順至其數。正義曰天地與陰陽生養為氣樂有六律六呂調和生養是順天地之氣解經同和也云與其數謂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川高下其數不同故云與其數解經同節也。注成物有功報焉。正義曰言天地春夏生物秋冬成物獨云成物者對則生成有異揔而言之生亦成也故云成物有功下注云助天地成物是也。注易曰至之鬼。正義曰引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者易上繫辭云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注云精氣謂七八游魂謂九六遊魂謂之鬼物終所歸精氣謂之神物生所信也言木火之神生物東南金水之鬼終物西北二者之情其狀與春夏生物秋冬終物相似云五帝德說黃帝德曰死而民畏其神者百年案大戴禮五帝德篇云宰我問孔子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利其德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云春秋傳曰若敖氏之鬼引春秋者宜四年左傳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初生令尹子文請殺之其父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感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云聖人之精氣謂之神者則黃帝是也言聖人氣強能引生萬物故謂之神云賢知之精氣謂之鬼者則若敖氏是也氣劣於聖但歸終而已故謂之鬼熊氏云繫辭鬼神者謂七八九六自然之鬼神又聖人賢人鬼神與自然鬼神俱能助天地而成物故鄭揔引之也又鄭注祭法七祀謂鬼神司察小過引此幽則有鬼神然則有天地自然之鬼神有聖人賢人之鬼神有七祀之鬼神崔氏云明人君及臣生

則有禮樂化民死則為鬼神以成物也唯據聖人賢人之鬼神也與鄭引易繫辭不合其義非也
○注云猶至知也○正義曰五帝三王同用禮樂是因也就而損益是述也故引論語損益之事
以解之損益者則下文事
與時並名與功借是也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

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禘襲禮之文

也綴謂鄭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伸音申綴丁劣反徐丁衛反下綴遠綴短皆同簠
簋上音甫下居洧反並祭器名上下時掌反還音旋禘思麻反襲音習鄭作管反後同○故知

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述謂訓其義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

聖者述作之謂也疏故鍾至謂也○正義曰此一節申明禮樂器之與文并述作之體綴兆
疾徐者綴謂舞者行位相連綴也兆謂位外之營兆也○周還禘襲者

周謂行禮周曲迴旋也禘謂袒上衣而露禘也襲謂掩上衣也禮盛者尚質故襲不盛者尚文故禘

○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者下文云窮本知變樂之情若能窮極其本識其變通是知樂之情也下

文云著誠去偽禮之經也若能顯著誠信棄去浮偽是知禮之情也凡制作者量事制宜既能窮本

知變又能著誠去偽所以能制作者識禮樂之文者能述者文謂上經云屈伸俯仰升降上下是也

述謂訓說義理既知文章升降辨定是非故能訓說禮樂義理不能制作禮樂也○作者之謂聖聖

者通達物理故作者之謂聖則堯舜禹湯是也○述者之謂明明者辨說是非故脩述者之謂明則

子游子夏之屬是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

皆別化猶生也別謂形體異也樂由天作禮以地制言法天地也過制則亂過作則暴過猶誤也暴失文武之意

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疏樂者至樂也○正義曰此一節申明禮樂從天地而來王
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禮明貴賤是天地之序也○樂由天作者樂生於陽是法天而作也○禮

以地制者禮主於陰是法地而制言法天地也○過制則亂者過謂誤也惟聖人識合天地者則制
禮作樂不誤若非聖識則必誤誤制禮則尊卑淫亂也猶地體誤則亂於高下也○過
作則暴者謂違暴失所若過誤作樂則樂體違暴失文武之意謂文樂武樂雜亂也○論倫無患
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倫猶類也患害也官猶事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

順禮之制也

質猶本也。邪字又作耶同似嗟反。

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

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言情官質制先王所專也。

疏

論倫至同也。正義曰此一節明禮樂文質不同事為有異。

論倫無患者樂主和同論說等倫無相毀害是樂之情也言樂之本情欲使倫等和同無相損害也

○欣喜歡愛樂之官也者官猶事也賀瑒云八音克諧使物歡欣此樂之事迹也在心則倫類無害故

為樂情在貌則欣喜歡愛故為樂事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者謂內心中正無有邪僻是禮之本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者外貌莊敬謙恭謹慎是禮之節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

越於聲音者此明樂也。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者此明禮也。若通而言之則禮樂相將矣。則此所與民同也者言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此等與民共同有也。前經論樂之情樂之官禮之質禮之制是

先王所專有也言先王獨能專此四事。○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明堂位說周公曰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

者其禮具

辯偏也。辯本又作辯舊音遍按廣雅辨偏也薄莧反徧音遍

干戚之舞非備樂也

樂以文德為備若戚池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

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孰亨而祀非達禮也

達具也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燭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亨沈普衡反徐許兩反燭在

廉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言其有損益也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

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侈禮人之所勤也害在倦畧。粗舍都反後皆同徧音篇下同好呼報反侈若瓜反。

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

者其唯大聖乎

敦厚也。夫音扶下皆放此。

疏

王者至聖乎。正義曰此章是樂記第三章名曰樂禮章也章中明王者為治必制禮作樂故名樂禮章也案

鄭目錄云第三是樂施第四是樂言第五是樂禮今記者以樂禮為第三言鄭目錄當是舊次未合之時此今所列或記家別起意趣不同故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者功成謂天子功

業既成治定制謂民得王教尊卑位定也然功成治定俱是一時但所斷義各有異也故分言耳功成作樂者王者先王之功由民所樂故功成命而作樂以應民所樂之心猶如民樂周有干戈而

業成故周王成功制干戈之樂也治定制禮者禮以體別為義今治人得體故制禮應之如周王

太平乃制禮也而樂云作禮云制者作是動用制是裁斷禮是形化故言制樂是氣化故言作亦

相互也。白虎通云：樂者陽也，動作倡始，故言作也。禮者陰也，繫制於陽，故云制也。治定謂教民從化，若用質教，民治定者，則制禮省畧也。若用文教，民而治定者，則制禮繁多也。其法雖殊，若大判而論，則五帝以上尚樂，三王之世貴禮，故樂興五帝，禮盛三王。所以爾者，五帝之時，尚德，故義取於同和；三王之代，尚禮，故義取於儀別。是以樂隨王者之功，禮隨治世之教也。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者，辯偏也。夫禮樂必由其功，治功治有大小，故禮樂亦應以廣狹也。若以一代而言，則武王功治尚小，故禮樂未得備偏。至周公功成大，故禮樂應之而備也。若異代言之，則堯舜功大，治辯樂備，禮具若湯武，比於堯舜，則功小，治狹，樂不備，禮不具也。樂備謂文德，備具不備，謂干戚之舞矣。禮具則血腥而祭，不具謂敦亨而祀，言禮樂之體皆以德爲備具也。于戚之舞，非備樂也者，言周樂于戚之舞，非如舜時文德之備樂也。敦亨而祀，非達禮也者，言後世執亨牲體而祭祀，非如五帝之時，血腥之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公樂者，公因也。五帝既先後殊時，不相共同一樂也。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者，三王前後異世，不相共襲，因一禮也。若論禮樂之情，則聖王同用也，故前文云：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公是也。此論禮樂之迹，損益有殊，隨時而改，云不相襲也。樂極則憂者，樂人之所好，害在淫侈，若極而不止，則必至憂蹙也。禮粗則偏矣者，偏謂倦畧禮者，人之所勤，言人不能勤行於禮，好生懈倦，則致相畧，偏謂不周備也。及夫敦樂而無憂者，敦厚也，厚重於樂，知足則止而無至於憂也。禮備而不偏者，行禮安靜，委曲備具，不致勤苦，倦畧能如此者，其唯大聖乎。言大聖之人，能行禮樂如此也。注：成至作樂。正義曰：功成治定，同時耳者，謂一時之事，若周公攝政六年是也。云功主於王業者，功謂王業之功，樂者聖人所樂，發揚已之功德，故云功成作樂。云治主於教民者，治定謂治人安定，使上下有序，禮者主於施下，明下之從順，故治定制禮也。注：樂以至善也。正義曰：鄭之此注，據異代，此經云于戚，非備樂，明以文德爲備，故云若成池者，下文云成池備矣是也。引論語舜以文德爲備，故云韶盡美矣，謂樂音美也。又盡善也，謂文德具也。虞舜之時，雜舞干羽於兩階，而文多於武也，謂武盡美矣者，大武之樂，其體美矣。下文說大武之樂是也。未盡善者，文德猶少，未致太平。注：達具至臭也。正義曰：案禮運云：薦其血毛，謂上古也。腥，其俎，燕其殺，謂中古也。退而合亨，謂三王也是。上代質用血腥，次代文用亨孰，故引郊特牲郊血大饗腥三獻，燔一獻，孰以結之。是早者燔，孰尊者血腥，尊者禮具早者不具，然三王之世，禮文煩多，五帝之時，禮文簡畧，今以上世爲具，禮下世爲不具，禮者禮之所具在於德上，代禮文雖畧，德備也。下代禮文雖煩，德不具也。故前文云：大禮與天地同節，故下篇云：無體之禮是其具也。注：樂人至倦畧。正義曰：樂人之所好，害在淫侈，物極則反，樂去憂來，又煩手淫聲，摶埋心耳，則哀痛生也。云禮人之所勤，也者，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是所勤也。勞而不堪，有司跛倚，是害在倦畧也。

○天高地下萬

物散殊而禮制行矣

禮為異也

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樂為同也

春作夏長

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

言樂法陽而生禮法陰而成夏長上戶嫁反下丁丈反下注長養皆同近附

敦和樂貴同也率循

近之近又其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

敦和樂貴同也率循也從順也別宜禮尚

異也居鬼謂居其所為亦言循之也鬼神謂先聖先賢也。博音純本又作敦

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

備天地官矣

官猶事也各得其事

疏

天高至官矣。正義曰此一節申明禮樂配於天地若禮樂備具則天地之事各得其宜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者

以天高地下不同故人倫尊卑有異其間萬物各散殊塗禮者別尊卑定萬物是禮之法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者言天地萬物流動不息合會齊同而變化者也樂者調和氣性合德化育是樂興也樂主和同故云與禮主異故云行此樂與與禮行相對樂云與禮加制字而云禮制行者禮以裁制為義故特加制樂以與作為本故不云制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者仁

主仁愛樂主和同故仁近於樂也義主斷割禮為節限故義近於禮也。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者率循也言樂之為體敦重和同因循聖人之神氣而從於天也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者居謂

居處也言禮之為體殊別萬物所宜居處鬼之所為而順地也樂所以率神者聖人之竟為神樂者調和其氣故云率神禮所以居鬼者賢人之魂為鬼禮者裁制形體故云居鬼居者亦率循之

義變文爾。禮樂明備天地官矣者官猶事也言聖人能使禮樂顯明備具則天地之事各得其利矣。注敦和至賢也。正義曰敦和樂貴同也者謂敦重於和由其貴同故知敦則貴也和則

同也敦和與別宜相對者別宜謂分別其所宜明敦和是敦重其所和也云別宜禮尚異也者樂言敦和樂貴同也禮言別宜是禮尚異也云居鬼謂居其所為亦言循之也者居鬼謂居處之所

為居處則依循之義也故云亦言循之也與率神不異故言亦云鬼神謂先聖先賢也者鬼則先賢神即先聖聖人魂強能神通變化樂者清虛無體亦能變化故云率神也賢人魂弱但歸處居

住有形上下之禮亦有體依循鬼之尊卑故云居鬼也賀云以為居鬼者居其所為謂若五祀之神各主其所造而受祭不得越其分是不變化也五祀之神造門故祭於門造竈故祭於竈故云

居義亦通也。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

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

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

別也

早高謂山澤也位矣尊卑之位象山澤也動靜陰陽用事大小萬物也大者常存小者隨陽出入方謂行蟲也物謂殖生者也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也象光耀也形體貌也。

早如字又音婢下同

疏

天尊至別也。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禮樂云廣明禮樂之功包天地之德各隨文解之此天尊地卑一經明禮為天地之別也。卑高已陳貴賤位矣者卑謂澤也

高謂山也山澤列在天地之中故云已陳也貴賤即公卿以下象山山川而有貴賤之位也所以鄭云位矣尊卑之位象山澤故鄭注周易云君臣尊卑之貴賤如山澤之有高原也。動靜有常小大殊矣者動靜謂雷風也動散有常故云常也小大謂萬物也山謂草木春生秋殺及昆蟲夏生冬伏者大謂常存不隨四時變化變化不等故云殊也鄭注易云動靜雷風也而鄭此云陰陽用事者亦得會通也。方以類聚者方謂走蟲禽獸之屬各以類聚不相雜也。物以羣分者物謂殖生若草木之屬各有區分自殊於藪澤者也鄭注易云類聚羣分謂水火也而此注云方謂行蟲物謂殖生者言二注不同各有以也類聚無方者行蟲有性識道理故稱方也羣分稱物者謂殖生無心靈但一物而已故云物也。則性命不同矣者性生也各有嗜好謂之為性也命者長短天壽也行殖之物既稟大小之殊故性命天壽不同萬物各有羣類區分性命之別故聖人因此制禮類族綠物各遂性命也。在天成象者馬融注易云植物動物也王肅注易云山川羣物日月星辰也注此云象光耀也。在地成形者馬融注易云植物動物也王肅注易云山川羣物也鄭注易云謂草木鳥獸也注此云形體貌也摠此三者所注雖異其意皆同如此禮者天地之制禮有殊別是從天地之分別也

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

者天地之和也

齊讀為躋躋升也摩猶迫也蕩猶動也奮說也百化百物化生也。上齊時掌反齊注讀為躋又作隣子兮反升也摩本又作磨末河反迫也蕩本或作

盪同大黨反霆音廷又作挺奮甫問反易作潤之煖徐詩遠反沈沈遠反迫音伯訊本又作迅音信

疏

地氣至和也。地氣上齊者齊升也謂地氣上升天天氣下降者謂降下與地氣交

合積氣從下升在樂象氣故先從地始形以上為尊故先禮象形從天為初。陰陽相摩者摩謂切迫陰陽二氣相切迫也天地相蕩者蕩動也言天地之氣相感動。鼓之以雷霆者雖以氣生而物未發故用雷霆以鼓動之。奮之以風雨者萬物得風雨奮迅而出也。動之以四時者言萬生長隨四時而動也。煖之以日月者萬物之生必須日月煖煦之自鼓之以雷霆至煖之以日月皆以天地相蕩之事細別言之耳。而百化興焉者百化百物也興生也百物由天地齊降以下諸事。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者此結樂也言作樂者法象天地之和氣若作樂和則天地亦和前

經云禮者天地之別言制禮者法象之也若制禮得所亦能使天地化不時則不生男女

別異此經樂者樂之不和則是法天地之和氣故云樂者天地之和也

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辨別也升成也樂失則害物禮失則亂人

疏他不至情也。此一經明天地不時

養不得其時則不生物也此明樂所以調和變化故也。男女無辨則亂升者升成也辨別也若

男女雜亂無別則亂成也此明禮之所以別男女故也。天地之情也者樂以法天化得其時則物

生不得其時則物不生是天之情也禮以法地男女有別則治與男

女無別則亂成是地之情也皇氏云天地無情以人心而謂之耳。及夫禮樂之極乎天

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

疏及夫至深厚。正義曰此一節盛說禮樂之大。極

禮樂之道上至於天下委於地則其間

無所不之。蟠步丹反或蒲河反注同

疏乎天者極至也言禮樂上至乎天。而蟠乎地者蟠

委也言禮樂下委於地禮法天地高下是禮至委於天地樂法地氣上升天氣下降是樂至委於

天地天高故言至地地故言委。行乎陰陽者禮法動靜有常樂法陰陽相摩是禮樂行乎陰陽

陰陽和四時玉燭應於禮樂是禮樂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者禮樂用之以祭鬼神是通乎鬼

神也。窮高極遠者窮盡也高遠謂天之三光三光應禮樂而明是禮樂盡三光之道也。而測

深厚者測知也深厚謂地之山川山川應禮樂而出瑞應是測深厚此經盛論禮樂之大學雖取

象於天地功德又能徧滿於天地之間禮運云天降膏露是極乎天也地出醴泉是蟠乎地也日

月歲時無易百穀用成是行乎陰陽也作樂一變以至六變百神俱至是通乎鬼神也孝經

緯云景星出是窮高極遠也禮運云山出器車魚鼈不洽是測深厚也言禮樂無所不至。樂

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之言處也大始百物之始也。著直畧反處也注著之言同大音泰注同處昌呂反

不動者地也。著猶明白也息猶休止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間謂百物也。故聖

人曰禮樂云。言禮樂之法天地也樂靜而禮動其並用事則亦天地之間耳

疏樂者至樂云。正義曰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者言樂象於天為生物之始著猶

處也是樂處大始禮法於地言禮以稟天氣以成於物故云禮居成物著與居相對故注以著為

處也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者著謂顯著言顯著明白運生不息者是天也案易乾象云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顯著養物不移動者地也故坤卦彖云安貞吉言樂法於天動而不

息禮象於地靜而不動。一動一靜天地之間也者動者或一物飛走蠢動感天之陽氣也靜者

或一物安伏而止靜感地之陰氣也天地之間也者言此一動一靜在天地之間所有百物也動則周禮動物及雷風日月之屬是也靜則植物山陵之屬是也。故聖人曰禮樂云者云言也謂禮樂所言法天地也記者引聖人語證此一章也言聖人云此一章是禮樂法天地故言聖人曰禮樂云。注樂靜至間耳。正義曰言禮樂之法天地也樂靜而禮動其並用事則亦天地之間耳釋禮樂所以亦是天地之間物義也若離而言之則樂靜禮動若禮樂合用事則同有動靜故如天地之間物有動靜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七投勳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七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七

樂記第十九

其樂尤微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尤誤元按漢志作樂尤微眇 其內史丞王度傳之惠棟按宋本作丞衛氏集說同此誤承閩監毛本同按漢志度

作餘次奏樂第十二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餘作下 昭本第二十一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亦作昭本閩本昭作招惠棟按朱本同

凡音之起節惠棟云凡音節樂者節凡音節宮為君節鄭衛節凡音節人生而靜節是故先王節宋本合為一節

及于戚羽旄惠棟按宋本作旄宋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陳滯集說同釋文出羽旄云音毛此本旄誤毛閩監毛本同盧文昭云注釋作旄史記是旄字按正義出

經文亦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則聲為初音為樂為末也惠棟按宋本作音為中衛氏集說同此本中字脫閩監毛本同 易

文言文證同聲相應之義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文文證誤又謂衛氏集說亦作證 按樂師有帔舞宋監本亦作帔與周禮樂師合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閩本帔字模糊 監本帔誤攸 包含文武之大武閩監本同惠棟按宋本大武作大舞毛本同按作大舞是也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節

感於物而后動惠棟按宋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后作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后假借字

言人聲在所見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聲誤生

樂者至道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是樂由比音而生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比作此是也而發揚放散無輒礙閩監毛本同惠棟按

宋本礙下有也字感於物而后動者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后作後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節

凡音至通矣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明君上之樂隨人情而動監本同衛氏集說同閩本情字闕毛本情作心則上文感於物而

后動是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后作後

官為君節

傲敗不和貌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貌上有之字。按史記樂書注引有之字

商亂則陂史記陂作棐徐廣注云棐今禮作陂也其官壞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陳澧集說官誤臣考文引足利本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劉

叔剛本並作其官王耄荒各本同釋文耄作旄。按說文作耄今作耄假借作旄俗作耄官為至日矣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以其徵清事之

象也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徵清當作徵清下同則五聲之響無傲敗矣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聲作音衛氏集說同則其聲欹斜而不正也

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斜作邪衛氏集說同閩本此處漶滅音作聲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誤監毛本同由民勤於事悲哀之所生閩監本同毛本生下有也字衛氏集說同羽音所以不安者閩本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節

極窮也各本同盧文弨云足利古本窮上有猶字史記集解同

朱弦而疏越

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宋監本同惠棟按宋本亦作弦閩本弦作絃監毛本同疏作疏注並同

而不知樂之大理

惠棟按宋本作理此本理誤禮閩監毛本禮作體衛氏集說同

而治道備矣者音由聲生

惠棟按宋本閩毛本並同監本音誤

樂由音聲相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相作而

而治道備矣

監本同案而字上。衍

隆謂隆盛樂之隆盛

上有言字此本脫閩監毛本同

此覆上饗之禮

惠棟按宋本饗上有食字衛氏集說同此本脫閩監毛本同

後有垮越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有作首垮作垮

與鄉飲酒禮合

按郊特牲郊血大饗腥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牲下有云字衛氏集說同

云遺猶餘者也

惠棟按宋本作也者此本也者二字倒閩

監毛本同

人生而靜節

性之欲也

史記欲作頌徐廣曰頌音容今禮作欲

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云而人化物也下脫注隨物變化四字盧文弨云惠棟據史記集解增

是情別矣

惠棟按宋本情下有性字此本脫閩監毛本同

而人之好惡而無節者

惠棟按宋本無節上無而字此本誤衍閩監毛本同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節

言為作法度以遏其欲

各本同盧文弨云足利古本欲下有也字史記集解同按衛氏集說亦有也字

則以刑罰防止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也作之衛氏集說同

則王道備具矣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備具作具備

樂者為同節

合情飾貌者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飭貌云本又作飾

欲其並行斌斌然

各本同盧文弨云足利古本作彬彬史記集解同按釋文出斌斌云本又作彬彬

按說文作份又云古文份从彡林斌俗作字

樂者至行矣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分別仔細不可委知

惠棟按宋本仔作子閩監毛本委作悉

先論其異同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

棟按宋本異

禮使父子殊別是為異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異下有也字

則民行治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行治作治行衛

氏集說作則民治行矣

樂由中出節

樂由至行矣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

監本毛本作節惠棟按宋本作經

大樂與天地同和節

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

各本同盧文昭云足利古本數下有也字史記集解同

故明王以相洽也

石經同宋監本同惠棟按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釋文亦作洽閩監毛本洽作沿衛氏集說同注放此下不相洽樂同

舉事在其時也

惠棟按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閩本舉字關監毛本舉作為衛氏集說同。按史記注引作舉

名因其得天下之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名作各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大樂至功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四

海之內合其敬愛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合作會

○注云精氣謂七八

閩監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毛本同按。不當有

生則有禮

樂化民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有作以

故鐘鼓管磬節

故鐘鼓管磬

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本鐘作鍾衛氏集說同

屈伸俯仰

史記作誦信俯仰。按說文作屈申段玉裁云屈亦作誦所謂隨體詰誦也伸古經

傳皆作信周易詘信相感而利綴兆舒疾史記綴作綴徐廣曰綴今禮作綴

生焉又尺蠖之詘以求信也惠棟校宋本故鐘至謂也無此五字所以能制作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者作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節

樂生於陽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禮主於陰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毛本主作生衛氏集說同

論倫無患節

論倫至同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此等與民共同有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共作所

王者功成作樂節

其治辯者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辯福也各本同釋文辯作辨

孔子曰韶盡美矣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

達具也惠棟校宋本具上有猶字史記注引同

害在淫侈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

王者至聖乎無此五字今記者以樂禮為第三言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言作章而樂云作禮云制者閩監

毛本同惠棟校宋本故義取於同和閩監毛本同惠棟校云不相襲也惠棟校宋本上有故字此本故字脫閩監

毛本同衛氏集說注成至作樂補案成上禮文雖略德備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樂人之所

好害在淫侈惠棟校宋本好下有也字

天高地下節

樂者敦和。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惇和云本又作敦。按惇正字今多作敦假借非本字也。

天高至官矣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神即先聖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即作則。

上下之禮亦有體

閩監本同毛本禮誤體。

天尊地卑節

卑高已陳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坊本已作以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已。

小大萬物

也

惠棟按宋本作小大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小大二字倒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

小者隨陽出入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陽上有陰字是

也盧文昭云史記集解有陰字

天尊至別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聖人因此制禮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故字衛氏集說同

如此禮

者天地之別也者

閩監本同惠棟按宋本禮上有則字毛本同

地氣上齊節

奮訊也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訊作迅岳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奮訊云本又作迅按正義云奮迅而出是正義本當作迅也。按迅正字許假借字史記集解作迅

地氣至和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天氣下降者

閩監本同毛本下降二字倒

故先禮象形從天為初

閩監毛本同浦鏗云故先

二字疑在象形下按衛氏集說作在禮象形故從天為初

百物由天地齊降

惠棟按宋本百物下有化生二字此本脫閩監毛本同

此經樂者樂之不

和監毛本樂之和作天地之和

化不時節

男女無別則亂升

史記升作登注同

化不至情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節

惠棟云及夫禮樂節樂著大始節宋本合為一節

及夫至深厚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經盛論禮樂之大厚

閩監毛本厚作原衛氏集說厚字無

樂著大始節

大始百物之始主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主作生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則亦天地之間耳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毛本亦誤下

樂著至樂云○正義曰

惠棟按宋本無此八

字動則周禮動物

閩本同毛本禮作還監本動誤物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七

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七終記云凡二十八頁



禮記注疏卷三十七按勘記



御製皇極經世一

御製皇極經世一

御製皇極經世一

御製皇極經世一

御製皇極經世一

御製皇極經世一

御製皇極經世一

御製皇極經世一

御製皇極經世一

御製皇極經世一

御製皇極經世一

御製皇極經世一

御製皇極經世一

附釋音注疏禮記卷第三十八

樂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卷之三十八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

言父母之長養已其辭未聞也夔舜時典樂者也書曰夔命女典樂。夔求龜反舜臣女音汝

被之事也本是第三前既推禮章為第三此為第四亦明禮樂既備後乃施布天下也自此至知其行也此一節特明聖人制樂以賞諸侯其功大者其樂備。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者

五弦謂無文武二弦唯宮商等之五弦也南風詩名是孝子之詩南風長養萬物而孝子歌之言已得父母生長如萬物得南風生也舜有孝行故以此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教天下之孝也此

詩今無故鄭注云其辭未聞也案世本云神農作琴今云舜作者非謂舜始造也正用此琴特歌南風始自舜耳或五弦始舜也。夔始制樂以賞諸侯者夔是舜典樂之官名夔欲天下同行舜

道故歌此南風以賞諸侯使海內同孝也然樂之始亦不在夔也正是夔始以此詩與諸侯。注夔欲至典樂。正義曰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者舜既獨歌南風夔為典樂之官欲合舜

與天下諸侯共歌此南風之樂故制此南風之樂以賞諸侯云其辭未聞也者此南風歌辭未得聞也如鄭此言則非詩凱風之篇也熊氏以為凱風非矣案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

舜彈五弦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其辭未聞失其義也今案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

未聞也。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

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

民勞則德薄鄰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鄰相去近舞人多也。行戶剛反下同

綴遠者綴謂鄰也遠是舞者外營域行列之處若諸侯治理於民使民勞苦者由君德薄賞之以樂舞人既少故其舞人相去行綴遠謂由人少舞處寬也。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者此諸侯

治理於民使逸樂由其君德盛故賞之以樂舞人多故去行綴短也謂由人多舞處狹也舞處之綴一種但人多則去之近人少則去之遠也。注民勞至多也。正義曰鄭謂鄭聚舞人行位之

處立表節。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諡知其行也。諡者行之迹也。行下孟反注同。疏。故觀至行也。正義曰此

覆結上文。觀其舞之遠近則知其德之薄厚由舞所以表德也。聞其諡知其行也。○大章章

也者此一句以諡比擬其舞也。聞諡之善否知其行之所好惡由諡所以迹行也。○大章章

之也。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咸池備矣。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脩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

一本作大韶繼也。舜樂名也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大咸如字

卷並音權韶繼也。舜樂名也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大咸如字

殷周之樂盡矣。言盡人事也周禮曰大濩大武。濩音護。疏。大章章之也者章明也堯樂謂之大章者言堯之

德章明於天下也。咸池備矣者咸皆也池施也咸池皇帝之樂名言黃帝之德皆施被於天下

無不周備是為備具矣。韶繼也者韶舜樂名言舜之道德能繼紹於堯也。夏大也者夏禹樂

名言禹能光大堯舜之德。殷周之樂盡矣者殷樂謂湯之大濩也周樂謂周之大武也言於人

事盡極矣但自夏以前皆以文德王有天下殷周二代唯以武功為民除殘伐暴民得以生人事

道理盡極矣。注堯樂至大卷。正義曰知大章堯樂者案樂緯及禮樂志云黃帝曰咸池堯作

大章故知大章堯樂名也云周禮闕者言周禮無大章故云闕也此本云大章周禮曰大卷言此

大章當周禮大卷也。注黃帝至大咸。正義曰今知咸池是黃帝所作樂名者案樂緯及禮樂

志云皇帝曰咸池故知咸是黃帝樂名云堯增脩而用之者此黃帝所作咸池之樂至堯之時更

增改脩治而用之周禮大司樂謂之大咸咸池雖黃帝之樂若堯既增脩而用之者則世本名咸

疏。故觀至行也。正義曰此

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諡知其行也。○大章章

也者此一句以諡比擬其舞也。聞諡之善否知其行之所好惡由諡所以迹行也。○大章章

之也。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咸池備矣。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脩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

一本作大韶繼也。舜樂名也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大咸如字

卷並音權韶繼也。舜樂名也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大咸如字

殷周之樂盡矣。言盡人事也周禮曰大濩大武。濩音護。疏。大章章之也者章明也堯樂謂之大章者言堯之

德章明於天下也。咸池備矣者咸皆也池施也咸池皇帝之樂名言黃帝之德皆施被於天下

無不周備是為備具矣。韶繼也者韶舜樂名言舜之道德能繼紹於堯也。夏大也者夏禹樂

名言禹能光大堯舜之德。殷周之樂盡矣者殷樂謂湯之大濩也周樂謂周之大武也言於人

事盡極矣但自夏以前皆以文德王有天下殷周二代唯以武功為民除殘伐暴民得以生人事

道理盡極矣。注堯樂至大卷。正義曰知大章堯樂者案樂緯及禮樂志云黃帝曰咸池堯作

大章故知大章堯樂名也云周禮闕者言周禮無大章故云闕也此本云大章周禮曰大卷言此

大章當周禮大卷也。注黃帝至大咸。正義曰今知咸池是黃帝所作樂名者案樂緯及禮樂

志云皇帝曰咸池故知咸是黃帝樂名云堯增脩而用之者此黃帝所作咸池之樂至堯之時更

增改脩治而用之周禮大司樂謂之大咸咸池雖黃帝之樂若堯既增脩而用之者則世本名咸

疏。故觀至行也。正義曰此

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諡知其行也。○大章章

也者此一句以諡比擬其舞也。聞諡之善否知其行之所好惡由諡所以迹行也。○大章章

之也。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咸池備矣。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脩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

一本作大韶繼也。舜樂名也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大咸如字

卷並音權韶繼也。舜樂名也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大咸如字

殷周之樂盡矣。言盡人事也周禮曰大濩大武。濩音護。疏。大章章之也者章明也堯樂謂之大章者言堯之

德章明於天下也。咸池備矣者咸皆也池施也咸池皇帝之樂名言黃帝之德皆施被於天下

無不周備是為備具矣。韶繼也者韶舜樂名言舜之道德能繼紹於堯也。夏大也者夏禹樂

名言禹能光大堯舜之德。殷周之樂盡矣者殷樂謂湯之大濩也周樂謂周之大武也言於人

事盡極矣但自夏以前皆以文德王有天下殷周二代唯以武功為民除殘伐暴民得以生人事

道理盡極矣。注堯樂至大卷。正義曰知大章堯樂者案樂緯及禮樂志云黃帝曰咸池堯作

大章故知大章堯樂名也云周禮闕者言周禮無大章故云闕也此本云大章周禮曰大卷言此

大章當周禮大卷也。注黃帝至大咸。正義曰今知咸池是黃帝所作樂名者案樂緯及禮樂

志云皇帝曰咸池故知咸是黃帝樂名云堯增脩而用之者此黃帝所作咸池之樂至堯之時更

增改脩治而用之周禮大司樂謂之大咸咸池雖黃帝之樂若堯既增脩而用之者則世本名咸

是知有增脩之法熊氏又云案五行鈞命決云伏犧樂為立基神農樂為下謀祝融樂為祝續
案樂緯云黃帝曰咸池帝嚳曰六英顓頊曰五莖堯作大章舜曰蕭韶禹曰大夏商曰大濩周
曰大武象禮樂志云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與樂緯不同其餘無異名曰六英者宋均注云
為六合之英華五龍為五莖者能為五行之道立根莖也○注韶之言紹也○正義曰案元命
包云舜之時民樂紹堯業故云韶之言紹也○注言禹能大堯舜之德○正義曰案司樂注云
禹德能大中國此云大堯舜之德者以廣大中國則是大堯舜德其義然也○注周禮曰大濩
大武○正義曰案司樂注云湯德能使天下得其所是其德也元命包曰湯之時民樂其救之
於患害故曰濩救世由救之故民得所義亦通也大武武王樂也以武取定天下周公制焉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

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教謂樂也。饑居頑反。然則先王之為樂

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以法治以樂為治之法行象德民之德也。治直吏反下同。

一節明樂之為善樂得其所則事有功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者言先王作樂以

為治為法若樂善則治得其善若樂不善則治乖於法則前文教不時則傷世不節則無功是

也○善則行象德矣者言人君為治得其德也○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

繁則酒之流生禍也以穀食豕豕曰豢為作也言豢豕作酒本以饗祀養賢而小人也。人飲之善醕以致獄訟。豢音患養也。食音嗣醕許具反。是故

先生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王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

所以備酒禍也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綴猶止也。綴知劣反。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

者所以綴淫也綴猶止也。綴知劣反。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

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大事謂死喪也。樂音洛下所樂哀樂康樂皆同分扶問反。樂也者聖人

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著猶立也。

謂立司樂以下使教國子。○著知慮反。**疏**夫豢至教焉。○正義曰此一節明言禮樂之設不得其所則禍亂興故

養豕作酒本為行禮非以為禍亂而為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者言由酒至醜鬪

爭殺傷而刑獄增益繁多則是酒之流害所以生此獄訟之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者由

其生禍故先王因此為飲酒之禮也。○壹獻之禮實至百拜者謂士之饗禮唯有壹獻言所獻

酒少也從初至末實王相答而有百拜言拜數多也是意在於敬不在酒也。○終日飲酒而不

得醉焉者謂饗禮也以其恭敬示飲而已故不得醉也。○樂者所以象德也者謂君作樂以訓

民使民法象其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者綴止也言人君制禮以教天下所以綴止淫邪也。○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者言樂體者聖人人心所愛也聖人貪愛此樂以樂身化民而可以善民

心者言用樂化民調善民心其感人深者言樂本從民心而來乃成於樂故感動人深也。○其

核風易俗者風謂水土之風氣謂舒疾剛柔俗謂君上之情欲謂好惡趣捨用樂化之故使惡

風移改弊俗變易。○故先王著其教焉者著立也以其樂功如此故先王立樂官以樂教化焉

○注壹獻至喻多。○正義曰凡饗禮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並依命數其

臣介則孤同子男卿大夫畧為一節但三獻則天子諸侯之士同壹獻故昭六年季孫宿如晉

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得貺不過三獻是其事也但春秋亂世之法或有大夫

五獻者故昭元年鄭伯享趙孟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是亂世之法也或者鄭以公孤之禮享

趙孟故五獻也言百拜喻多者案今鄉飲酒之禮是壹獻無百拜今云百拜故喻多也。

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言在所以感之也術所由也形猶見也是故

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暉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

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

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

淫亂。志微意細也吳公子札聽鄭風而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簡節少易也奮末動使四支也賁讀為憤憤怒氣充實也春秋傳曰血氣發憤肉肥也狄滌往來疾貌也濫僭差也此皆

民心無常之術也肉或為潤。○噍子遙反殺色界反又色例反思息吏反又音斯暉昌善反諸戶皆反慢本又作慢莫諫反易以或反注同粗七奴反賁依注讀為憤扶粉反勁吉正反裕羊樹反

肉而救反肥也注同好呼報反辟匹亦反邪似嗟反後皆同狄他歷反注同滌大歷反注同

濫力暫反札測入反賁讀音奔又補義反狡本又作交古卯反又音郊僭子念反劓尸教反

夫民至淫亂○正義曰皇氏以為自此以下至君子賤之也是樂言之科各隨文解之此一節

民有血氣以下至淫亂以上論人心皆不同隨樂而變夫樂善惡本由民心而生所感善事

則善聲應所感惡事則惡聲起樂之善惡初則從民心而與後乃合成為樂樂又下感於人善

樂感人則人化之為善惡樂感人則人隨之為惡是樂出於人而還感人猶如雨出於山而還

兩山火出於木而還燔木故此篇之首論人能興樂此章之意論樂能感人也○故民有血氣

心知之性者人由血氣而有心知故血氣心知連言之其性雖一所感不恒故云而無哀樂喜

怒之常也應感起物而動者言內心應感起於外物謂物來感已心遂應之念慮與動故云應

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者術謂所由道路也形見也以其感物所動故然後心之所由

道路而形見焉心術見者即下文是也○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者志微謂人君志

意微細噍殺謂樂聲噍聲殺小如此音作而民感之則悲思憂愁也○噍謂慢易繁文簡節之

音作而民康樂者噍寬也諧和也慢疏也繁多也簡節易少也康安也言君若道德噍和疏易

則樂音多文采而節奏簡畧則下民所以安樂也○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者

粗厲謂人君性氣粗疏威厲猛起謂武猛發起奮末謂奮動手足廣賁謂樂聲廣大憤氣充滿

如此音作而民感之則性氣剛毅也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者君若廉直勁正則樂

疏

注

義

曰

皇

氏

以

為

自

此

以

下

至

君

子

賤

三

禮

記

三

十

二

經

注

疏

禮

記

三

十

二

經

注

謂樂之曲折
音聲速疾也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

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

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生氣陰陽氣也五常五行也密之言閉也懾猶恐懼也。稽古矣反道音導行下孟反懾之涉反暢勃亮反恐曲勇反

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

等差也各用其才之差學之廣謂增習之省猶審也文采謂節

奏合也繩猶度也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

律

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

律六律也周禮典同以六律六同濟天地四方陰陽

於宮終於羽宗廟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蕤為徵應鍾為羽以象

事行君為宮商為臣。稱尺證反比毗志反大蕤音泰蕤七豆反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

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謂同聽之莫不和敬莫不和順莫不和疏是故至和親。長幼丁丈反下同見賢遍反

正義曰上經既明樂之感人故此節明先王節人情性使之和其律呂親疏有序男女不亂乃成

為樂也。本之情性者言自然所感謂之性因物念慮謂之情言先王制樂本人情性稽之度數

者稽之言考也既得人情考之使合度數。制之禮義者謂裁制人情以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

常之行者言聖人裁制人情使合生氣之和道達人情以五常之行謂依金木水火土之性也。五

使之陽而不散者陽王發動失在流散先王教之感陽氣者不使放散也。陰而不密者密閉也

陰王幽靜失在閉塞先王節民情感陰氣者不有閉塞也。剛氣不怒柔氣不懾者言先王節之

使剛氣者不至暴怒感柔氣者不至恐懼也。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者四暢謂陰陽剛柔也

四者通暢交在身中而發見動作於身外也。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者言陰陽剛柔各得其所

是安其位也不相侵犯是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者先王欲稽之度數制之禮義非教不可

故立之學等使依其才藝等級而教學之。廣其節奏者廣謂增習寬廣其樂之節奏也。省其

文采者省謂省審也文采謂樂之宮商相應若五色文采省其音曲文采也。以繩德厚者繩度

也謂準度以道德仁厚也。律小大之稱者律謂六律小之與大以為樂器使音聲相稱也。比

終始之序者五聲始於宮終於羽比五聲終始使有次序也。以象事行者謂使人法象五聲是

事行也若宮象君商象臣角象民徵象事羽象物是以象事行也皆形見於樂者以先王制樂如

此以化於民由樂聲調和故親疏之理見於樂聲也樂聲有清濁高下故貴賤長幼見於樂也以樂聲有陰陽律呂故男女之理見於樂也。故曰樂觀其深矣者皇氏云古語云樂觀其深言樂爲道入觀之益大深古語有此故記者引古語以結之。注生氣至行也。正義曰云生氣陰陽氣也者下云陽而不散陰而不密故爲陰陽云五常五行也者此經有陰陽剛柔皆自天地之氣故以五常爲五行非父義母慈之德謂五常之行者若木性仁金性義火性禮水性智土性信五常之行也。注等差至國子。正義曰經云立之學等是學有等差隨才高下而爲等云廣謂增習之者學者習音樂使其廣大也云文采謂節奏合也者文謂宮商相應若畫采成文即上文聲成文是也云繩猶度也繩是量度之物經云以繩德厚謂量度之以道德仁厚故鄭引周禮大司樂以樂證樂器用六律六呂也案典同云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鄭注云六律六呂布於四方陽聲屬天陰聲屬地故云天地四方陰陽之聲陰聲謂六呂陽聲謂六律云以爲樂器小大者若黃鐘之律長九寸應鐘之律長四寸半強各自倍半爲鐘是其小大也云謂高聲正聲之類也者案周禮典同云高聲混鄭注云玄謂高鍾形大上上大也高則聲上藏袞然正聲緩鄭云正謂上下直正則聲緩無所動下聲肆鄭云下謂鍾形大下云大也下則聲出去放肆破聲散鄭云破謂偏侈破則聲離散也險聲斂鄭云險謂偏弁也險則聲斂不越也達聲贏鄭云達謂其形微大也達則聲有餘微聲餽鄭云微謂其形微小餽聲小不成也回聲衍鄭云回謂形微圓也回則其聲淫衍無鴻殺也侈聲狃鄭云侈謂中央約也侈則聲迫狃出去疾也弁聲鬱鄭云弁謂中央寬也弁則聲鬱勃不出也薄聲甄鄭云甄猶掉也鐘微薄則聲掉厚聲石鄭云大厚則如石叩之無聲此等之聲皆鐘形不得其所此引之證大小稱者以作鐘之法須小大稱宜今鐘不得其所明其不稱也云宗廟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鐘爲羽者大司樂文裕祭降神之樂也案大司樂祭天祭地皆有降神獨引宗廟降神者以經云終始之序宗廟降神黃鐘爲宮是律之最長者應鐘爲羽是律之最短者故特引之證經之終始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

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

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湏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

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遂猶成也慝穢也廣謂聲緩也狹謂聲急也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其失其所。敝音弊慝吐得反注及下同易以政反湏縣鮮反狹音洽注同和疏土敝至之也。正義曰此經論聖王作樂不得其所胡卧反穢字又作滅紆廢反徐烏會反

則滅和平之德故君子賤之。土敝則草木不長者

土之勞敝故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者水之煩擾故魚鱉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者陰陽之氣衰亂故生物不得遂成。世亂則禮慝而樂淫者慝惡也淫過也世道衰亂上下無序故禮慝男女無節故樂淫以上三事皆喻禮慝樂淫也。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者謂男女相愛滄澆滂沱是其哀也男女相說歌舞於市井是不莊也伸晝作夜是其樂也終至滅亡是不安也。慢易以犯節流湏以忘本者朋淫於家是慢易以犯禮節也淫醜肆虐是流湏以忘根本也。廣則容姦者廣謂節間疏緩言音聲寬緩多有姦淫之聲也。狹則思欲者狹謂聲急節間迫促樂聲急則動發人心思其情欲而切急。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者感謂感動也條遠也暢舒也言淫聲感動於人損長遠舒暢之善氣而毀滅平和之善德矣是以君子賤之也者賤謂棄而不用也若師曠聞桑間濮上之聲撫而止之是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

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

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成象者謂人樂習焉。倡昌。尙反又音唱下同分扶問反是故君子反情以

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

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反猶本也術猶道也

○行下孟反情徒卧凡姦至其義。正義曰皇氏云自此以下至贈諸侯也爲樂象之科各隨反辟匹亦反知音智文解之從此至以行其義明樂有姦聲正聲以類相感君子當去淫聲用

正聲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者姦聲謂姦邪之聲感動於人逆氣謂違逆之氣即姦邪之氣也人既感姦邪之聲則有姦邪之氣來應也。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者既感姦邪之聲心又感

姦邪之氣二者相合而成象淫樂遂興若人耳初聽姦邪之聲其姦邪未甚心又感姦邪之氣其亂乃成不可救止紂作靡靡之樂是也。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者正聲感

動於人而順氣來應既聞順聲又感順氣二者相合而成象則和樂興若周室太平頌聲作也。倡和有應者初有姦聲正聲感人是倡也後有逆氣順氣是和也善倡則善和惡倡則惡和是倡

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者回謂乖違邪謂邪辟言乖違邪辟及曲之與直各歸其善惡之

分限也言善歸善分惡歸惡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者既善惡各歸其分是萬物之情

理各以類自相感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者反情謂反去淫弱之情理以調和其善志也

○比類以成其行者比謂比擬善類以成己身之美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者謂不使姦聲亂

色留停於耳目令耳目不聰明也。淫樂愚禮不接心術者謂不使淫樂愚禮而連接於心術謂心不存念也。情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者以耳目心術所為皆善則怠情邪辟之氣無由來入也故邪辟之氣不施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者既邪辟不在於身耳目鼻想知慮百事之體皆由順正由從也皆從和順以行其正直義理也。然後

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奮猶動也動至德之光謂降天神出地祇假祖考著猶成也。著張慮反假古迫反是故清明象天

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

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清明謂人聲也廣大謂鐘

鼓也周還謂舞者五色五行也八風從律應節至也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清謂裝實至應鐘也濁謂黃鐘至中呂。還音旋注同迭大結反中音仲故樂行而

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言樂用則正人理和陰陽也倫謂人道也疏然後至皆寧。

正義曰前經明君子去姦聲行正聲故此一節明正聲之道論大樂之德可以移風易俗安天下也。發以聲音者謂其動發心志以聲音也。而文以琴瑟者謂文飾聲音以琴瑟也。動

以干戚者謂其振動形體以干戚飾以羽旄者其裝飾樂具以羽旄也。從以簫管者謂其隨從諸樂以簫管奮至德之光者謂用上諸樂奮動天地至極之德光明謂神明來降也。動四

氣之和者謂感動四時之氣序之和平使陰陽順序也。以著萬物之理者樂既和平故能著成萬物之道理謂風雨順寒暑時鬼神降其福萬物得其所也。是故清明象天者由樂體如

此故人之歌曲清潔顯明以象於天也廣大象地者謂鐘鼓鐸鑼寬廣壯大以象於地也。終始象四時者終於羽始於宮象四時之變化終而復始也。周旋象風雨者言舞者周匝迴還

象風雨之迴復也。五色成文而不亂者五色五行之色也既有所象故應達天地五行之色各依其行色成就文章而不錯亂崔氏云五色者五行之音謂宮商角徵羽之聲和合成文不

亂也而云五色因五行之色別廣以明義也。八風從律而不姦者八風八方之風也律謂十二月之律也樂音象八風其樂得其度故八風十二月律應八節而至不為姦也八風者白

虎通云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生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眾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芒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者大也言陽氣長養也四十五日涼風至涼寒也陰

氣行也四十五日闐闐風至闐闐者咸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言陰陽未
合化矣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莫也開陽氣也八節者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
立冬冬至。百度得數而有常者百度謂晝夜百刻昏明晝夜不失其正故度數有常也小大
相成者賀瑒云十二月律互爲宮羽而相成也。終始相成者賀瑒云五行宮商迭相用爲終
始。倡和清濁者謂十二月律先發聲者爲倡後應聲者爲和黃鐘至仲呂爲濁長者濁也蕤
賓至應鐘爲清短者清也。迭相爲經者十二月之律更相爲常即還相爲宮是樂之常也。○
故樂行而倫清者倫類也以其正樂如上所爲故其樂施行而倫類清美矣人聽之則耳目清
明血氣和平也樂法旣善變移做惡謹風改革昏亂之俗人無惡事故天下皆寧矣。注清明
至行也。正義曰入音氣濁唯人聲清明故知清明謂人聲也云廣大謂鐘鼓也者下云鐘聲
鏗又云鼓聲之聲謹鏗之與謹皆廣大之意云五色五行也者五行之聲宮商角徵羽相應成
文如清黃相雜
故云五色也。○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

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道謂仁義也欲謂邪淫也疏故曰至不樂。正義曰前經

小人各有所樂故云樂者樂也故者因上起下所以言故曰諸例皆然矣。樂者樂也者謂所
名樂者是人之所以歡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者道謂仁義欲謂邪淫君子所歡
樂在於得仁義之道得其道則歡樂也小人所歡樂在於邪淫得邪淫則歡樂也若君子在上
以仁義之道制邪淫之欲則意得歡樂而不有昏亂也若小人在上以淫邪之欲忘仁義之道
則志意迷惑而不得歡樂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

可以觀德矣方猶道也鄉許亮反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

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

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

爲僞三者本志也聲也容也言無此本於內則不能爲樂也。詩言其志一本無言字咏音詠疏是故至爲僞。正義曰前文明君子小

反情以和其志者反已淫欲之情以諧和德義之志也。廣樂以成其教者謂寬廣樂之義理以
成就其政教之事也。樂行而民鄉方者君旣如此正樂興行方猶道也而民歸鄉仁義之道也

可以觀德矣。人君既如此，是樂可以觀其德行矣。德者性之端也，者言德行者是性之端正也。樂者德之華也，者德在於內，樂在於外，樂所以發揚其德，故樂為德之光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者樂為德華，非器無以成樂，故金石絲竹為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者欲見樂之為體，有此三事，詩謂言詞也，志在內，以言詞言說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者歌謂言曲，所以歌咏其言詞之聲也。舞動其容也，者哀樂在內，必形見於外，故以其舞振動其容也。此云詩言其志，則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歌咏其聲，則詩序云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是也。舞動其容，則詩序云咏歌之不足，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是也。三者謂志也，聲也，容也，容從聲生，聲從志起，志從心發，三者相因，原本從心而來，故云本於心。先心而後志，先志而後聲，先聲而後舞，聲須合於宮商，舞須應於節奏，乃成於樂，是故然後樂氣從之也。是故情深而文明者，志起於內，思慮深遠，是情深也，言之於外，情由言顯，是文明也。氣盛而化神者，志意蘊積於中，故氣盛內志既盛，則外感動於物，故變化神通也。氣盛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也，而化神者，謂動天地，感鬼神，經夫婦，成孝敬，是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者，謂思念善事日久，是和順積於心中，言詞聲音發見於外，是英華發於身，外此據正樂也。若其姦聲，則悖逆積中，淫聲發外也，唯樂不可以為偽者，偽謂虛偽，若善事積於中，則善聲見於外，若惡事積於中，則惡聲見於外，若心惡而望聲之善，不可得也，故云唯樂不可以為偽也。○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

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文采樂之威儀也，先鼓將奏，樂先擊鼓以警戒眾也，三步

謂將舞必先三舉，足以見其舞之漸也，再始以著往，武王除喪至盟津之上，紂未可伐，還歸二年，乃遂伐之，武舞再更始以明伐時，再往也，復亂以飭歸，謂鳴鏡而退，明以整歸也，奮疾謂舞者也，極幽謂歌者也，警音景見方，賢遍及下，及注皆同，著張慮反，注同，復音伏，飭音勅，注同，拔步葛反，又皮八反，獨樂，皇音洛，庚音嶽，厭於艷，反好呼報反，以聽過本，或作以聖過，如字，鏡女交反。

樂者至大焉。正義曰：前經論志也，聲也，容也。三者相將，故此經廣明舞之義理，與聲音相應之事。樂者心之動也，者心動而見聲，聲成而為樂，樂由心動而成，故云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

之象也者樂本無體由聲而見是聲爲樂之形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者聲無曲折則太質素故以文采節奏而飾之使美故云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者則亦心之動也。樂其象者則亦樂之象也。然後治其飾者則亦聲之飾也。以此三者結上三事自此以下記者引周之大武之樂以明此三者之義。是故先鼓以警戒者謂作武王伐紂大武之樂欲奏之時先擊打其鼓聲以警戒於衆也。三步以見方者謂欲舞之時必先行三步以見方謂方將欲舞積漸之意也。再始以著往者謂作大武之樂每曲一終而更發始爲之凡再更發始以著明往伐紂之時初發始爲曲象十一年往觀兵於盟津也再度發始爲曲象十三年往伐紂也。復亂以飭歸者亂治也復謂舞曲終舞者復其行位而整治象武王伐紂既畢整飭師旅而還歸也。奮疾而不拔者拔疾也謂舞者奮迅疾速而不至大疾也故庾云舞者雖貴於疾亦不失節謂不大疾也。極幽而不隱者謂歌者坐歌不動是極幽靜而聲發起是不隱也。獨樂其志不厭其道者樂其志者多違道理言武王今獨能樂其志意不違厭其仁義之道理也恒以道自將。備舉其道不私其欲者武王既不違厭其道理能備具舉行仁義之道以利天下不私自恣已之情欲也。是故情見而義立者情見謂武王伐紂之情見於樂也義立謂伐紂之義而興立。樂終而德尊者謂觀武王伐紂樂終而知武王道德尊盛也。君子以好善者謂在位尊者既觀武王之德德類如此故庶幾好行善道也。小人以聽過者小人謂士庶之等既觀武王樂音以聽伏已之愆過也。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者記者既引大武之樂利益如此是生養民人之道樂最爲大此特引武王樂者以武王之樂利益爲深餘樂莫能及故也。但前文舞與聲心相應故引武王樂明心見於舞也。注文采至者也。正義曰上文云省其文采謂節奏今此文采謂樂威儀者以經云聲之飾故此以文采爲威儀也云武王除喪至盟津之上紂未可伐還歸二年乃遂伐之者並出今文泰誓鄭撮而用之非正文也云復亂以飭歸鳴鏡而退明以整歸也者經云復亂鄭云整歸則亂爲治也謂反復整治而還鳴鏡而退出大司馬職文也云奮疾謂舞者也以奮迅速疾故爲舞者謂武舞者云極幽謂歌者也者以極幽與奮疾相對歌與舞相次以歌者不動經稱極幽故知是歌者也。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

言樂出而不反而禮有往來也。施始鼓反

樂樂其所自生

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自由也。禮樂之別報施不同。樂也者

者施也者言作樂之時衆庶皆聽之而無反報之意但有恩施而已故云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者禮尚往來受人禮事必當報之也故曲禮云往而不來非禮故云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者此廣明上樂者施也自由也言王者正樂歡樂其已之所由生似若武王民樂其武德武王由武功而生王業即以武爲樂名以受施處立名無報反之義也。而禮反其所自始者言王

者制禮必追反其所由始祖若周由后稷為始祖即追祭后稷報其王業之由是禮有報也。樂章德者覆說樂者施也言樂但施恩而已不望其報是樂章明其盛德也。禮報情反始也者此覆說上禮者報也言行禮者他人有恩於己已則報其情但先祖既為始於子孫子孫則反報其初始以人竟言之則謂之報情以父祖子孫言之則謂之反始其實一也。所謂

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綠者天子之寶龜也

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贈諸侯謂來朝將去餽之以禮。流本又作旒音流綠悅絹反朝直送反

也。正義曰前經明樂者為施禮者為報此明禮報之事諸侯守土奉其土地所有來朝天子故天子以此等之物報之是禮報之事也不覆明樂施者以樂施之恩其事易知記者畧而不言也

○大輅者天子之車也者大輅謂金輅也據上公及同姓侯伯故下云龍旂九旒亦上公也若異姓則象輅若四衛則革輅蕃國則木輅受於天子摠謂之大輅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者據

上公言之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青黑綠者天子之寶龜也者寶龜之中並以青黑為之綠

○從之以牛羊之羣者天子既與大輅龍旂及寶龜占兆又隨從以牛羊非一故稱羣將此以與諸侯故云則所以贈諸侯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理猶事也樂統

同禮辨異統同同和合也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管猶包也疏樂也至情矣。正義曰皇氏云自此以下名為樂情

各隨文解之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樂出於心聽之則歡悅是情之不可變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禮見於貌行之則恭敬理事也言事之不可改易也樂出於心故云情禮在於貌故

云理也變易換文也樂統同者統領也言樂主相親是至領其同。禮辨異者辨別也禮殊別貴賤是分別其異也。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者言禮樂所說義理包管於人情樂主和同則遠近

皆合禮主恭敬則貴賤有序人。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情所懷不過於此是管人情也。

傾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

之節傾猶依象也降下也興猶出也凝成也精粗謂萬物疏窮本至之節。正義曰此一節更大小也傾猶理治也。去起呂反傾音負粗七奴反廣明禮樂之義言父子君臣之節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者以樂本出於人心心哀則哀心樂則樂是可以原窮極本也若心惡不可變惡為善是知變也則上文云唯樂不可以為偽是也此言窮人根本知內外改變唯樂能然

故云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者誠謂誠信也。○僞謂虛詐也。○經常也。○言顯著誠信退去詐偽是禮之常也。○若人內心虛詐則外貌放狠唯禮知之。○故云禮之經也。○禮樂領天地之情者。○負猶依象也。○禮出於地尊早有。○序是負依地之情也。○樂出於天遠近和合是負依天之情也。○達神明之德者。○禮樂出於人心與神明和會。○故云達神明之德。○降與上下之神者。○與猶出也。○禮樂既與天地相合用之。○以祭故能降出上下之神。○謂降上而出下也。○而凝是精粗之體者。○凝猶成也。○是謂正也。○精粗謂萬物大小也。○言禮樂之能成就正其萬物大小之形體也。○領父子君臣之節者。○領猶理治也。○言禮樂理治父子君臣之限節而樂主於和聽之。○則上下相親又。○是故大人宮爲君商爲臣。○是領能領父子君臣也。○禮定貴賤長幼是禮能領父子君臣也。○是故大人

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言天地將爲昭焉明也。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

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觶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

者不殯而卵生者不殯則樂之道歸焉耳。訴讀爲熹熹猶蒸也。氣曰煦體曰嫗屈生曰區無體曰觶昭曉也。蟄蟲以發出爲曉。

更息曰蘇孕任也。鬻生也。內敗曰殯殯裂也。今齊人語有殯者。訴依注音熹許其反。一讀依字音欣煦許具反。徐況甫反。嫗於具反。徐於甫反。下及注同區依注音句古侯反。徐于反。一音烏。

侯反。萌莫耕反。奮方問反。觶古伯反。蟄直力反。伏扶又反。孕以證反。鬻音育生也。徐又扶表反。胎他才反。殯音獨。鄭云內敗曰殯。按謂懷任不成也。字林云胎敗卵力管反。殯呼闕反。范音溢。徐況

通反。一音况狄反。卵拆不成曰殯。猶裂也。蒸之禮樂則天地協和而生養萬物爲之昭著之

事則下文天地訢合以下是也。但此經禮樂並論其天地訢合唯論樂之所感不論禮之功用也。記者王在於樂故特美樂功樂功既爾禮亦同也。天地訢合者訴猶熹也。熹謂蒸動言樂感動

天地之氣是使二氣蒸動則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陰陽相得者言體謂之天地言氣謂之陰陽。天地動作則是陰陽相得也。煦嫗覆育萬物者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是天煦覆而地嫗育故

言煦嫗覆育萬物也。然後草木茂者草木據其成體故云茂。區萌達者據其新生故云達也。羽翼奮者謂飛鳥之屬皆得奮動也。角觶生者謂走獸之屬悉皆生養也。蟄蟲昭蘇者昭曉

也。蘇息也。言蟄伏之蟲皆得昭曉蘇息也。羽者嫗伏者謂飛鳥之屬皆得體伏而生子也。毛者孕鬻者言走獸之屬以氣孕鬻而繁息也。胎生者不殯者謂不有殯敗也。卵生者不殯者

言不有殯裂也。則樂之道歸焉耳者言所以致此在上諸物各順其性由此樂道使然故云樂之道歸焉耳。謂歸功於樂也。樂道所以然者樂之根本由人心而生人心調和則樂音純善協律

呂之體調陰陽之氣二氣既調故萬物得所也。注訖讀至裂也。正義曰訖熹聲相近故讀為喜熹天地氣故云熹猶蒸也言天地氣之蒸動猶若人之喜也云氣曰煦者謂天體無形而降其氣以養物故云氣曰煦也云體曰嫗者言地體有形故云體曰嫗也此對文爾其實地氣矣云屈生曰區者謂鉤曲而生出菽豆是也云無體曰脰者脰謂角外皮滑澤者鹿角之屬是也云蟄蟲以發出為曉更息曰蘇者言蟄蟲之類皆埋藏其體近於死今復得活似暗而遇曉死而更息也云內敗曰殯者以經云胎生懷胎在內故云內敗曰殯也云殯裂也者卵體多裂又齊語稱裂為殯故以殯為裂也。○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

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言禮樂之本由人君也禮

本著誠去偽樂本窮本知變。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鋪普胡反又音敷去起呂反。

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辨猶別也正也弦謂鼓琴瑟也後尸居後贊禮儀此言知本者尊知末者卑是故

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德三德也行三行也藝才技也先謂位在上也後謂位在下也上如字或時掌反

行下孟反注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言尊卑同技其綺反備乃可

制作以為治法樂者至下也正義曰此一節明禮樂各有根本本貴而未賤君子能辨其本

○治直吏反末可以有制於天下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者此等之物唯是樂

器播揚樂聲非樂之本故云樂之末節其本在於人君之德窮本知變是也故云樂之末節也故

童者舞之皇氏云揚舉也干揚舉干以舞也。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

也者此等物所以飾禮故云禮之末節其本在於人君著誠去偽恭敬節儉以末節非貴故有司

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強者此明知禮樂末者其位處卑即樂師以辨曉聲詩但知樂

之末節故北面而鼓弦言其位處卑也。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者宗謂宗人祝謂大祝但

辨曉於宗廟詔相之禮故在尸後也。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者商祝謂習商禮而為祝者但

言其位處卑賤也是故德成而上者則人君及主人之屬是也。以道德成就故在上也。○藝成而

故先王因其先後使尊卑得分然後乃可制禮
作樂爲法以班天下如周公六年乃制禮樂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

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

如此何也
魏文侯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
也端玄衣也古樂先王之正樂也
疏魏文至何也。正義曰自此以下至有所合之也明魏文侯問古樂今樂之異

并子夏之答辨明古樂今樂之殊各隨文解之。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者文侯言身著端冕明其心恭敬而聽古樂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心所愛樂不知休倦也。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者言古樂何以朴素之如彼使人不貪至於卧也。新樂之如此何也者新樂何以婉美使人嗜愛志樂不知其倦也。注魏文至衣也。正義曰云魏文侯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者按春秋

閔元年晉獻公滅魏以魏賜畢萬按世本云萬生芒芒生季季生武仲州生莊子降降生獻子荼茶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多生桓子駒駒生文侯斯是畢萬之後也云端玄衣也者謂玄冕也凡冕服皆其制正幅袂二尺二寸袂尺二寸故稱端也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

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

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
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會猶合

也皆也言眾皆待擊鼓乃作周禮大師職曰大祭祀帥瞽登歌合奏擊拊下管播樂器合奏鼓矇文謂鼓也武謂金也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爲表裝之以稊稊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

或謂稊爲相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籥中有椎。夫音扶下同廣如字舊古曠反匏白交反笙音生簧音黃拊音撫注同復音伏相息亮反注同即拊也以韋爲之實之以稊王云輔相也徐思章

反訊音信大師音泰播彼佐反棘音
疏子夏至發也。正義曰此一經明子夏對文侯古樂之

脣稊音康漆音七籥音勇椎直追反
疏體也古樂謂古者先王正樂也。進旅退旅者旅謂俱

濟言古樂進則俱齊退亦俱齊進退如一不參差也和正以廣者樂音相和正以寬廣無姦聲也○弦匏笙簧會守拊鼓者言弦也匏也笙也簧也其器雖多必會合保守待擊拊鼓然後作也故

曰會守拊鼓始奏以文者文謂鼓也言始奏樂之時先擊鼓前文云先鼓以警戒是也。復亂以武者武謂金鑄也言舞畢反復亂理欲退之時擊金鑄而退故云復亂以武也。治亂以相者相

即拊也所以輔相於樂故謂拊爲相也亂理也言治理奏樂之時先擊相故云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者雅謂樂器名舞者訊疾奏此雅器以節之故云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者謂君子於此之

時語說樂之義理也。於是道古者言君子作樂之時亦謂說古樂之道理也。脩身及家平均天下者言君子既聞古樂近脩其身次及其家然後平均天下也。此古樂之發也者言此上來諸事古樂之發動也。淫旅猶至有推。正義曰云旅猶俱也者旅衆也。經云進旅退旅是衆俱進退故云俱也。云和正以廣無姦聲也者謂邪淫要妙煩手淫聲曲折切急今經云和正以廣故云無姦聲也。云言衆皆待擊鼓乃作者衆謂弦匏笙簧衆器皆待擊鼓乃始動作解經會守拊鼓言會守謂器之聲也以待拊鼓也。經有拊及鼓鄭直云擊鼓乃作者拊即鼓之類言擊鼓必擊拊也。引周禮大師職者證擊拊也。故大師職云大祭祀師督登歌謂大師領人登堂而唱歌也。云合奏擊拊者謂大師合奏樂之時則先擊拊而合奏之也。云下管播樂器合奏鼓棘者謂大祭祀堂下諸人吹管播揚樂器之聲大師合奏之時先擊棘而合奏言棘謂小鼓在大鼓之下引是大師登歌合奏之時親擊拊而以合下管合奏時親擊棘以奏之云云謂鼓也。武謂金也者金屬西方可以爲兵刃故金爲武鼓主發動象春無兵器之用故鼓爲文也。云相即拊也者前文既云拊故知相即拊鄭必知相爲拊者按書傳云以韋爲鼓謂之搏拊白虎通引尚書大傳拊革著以稷鄭以此知也。今書傳無著稷之文謂齊人以稷爲相故知稷爲相即拊也。云雅亦器名也狀如漆篥中有椎者按周禮笙師職云掌春牘應雅鄭司農云雅狀如漆篥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鞞之有兩紐疏畫並以漢時制度而知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八按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八 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四十八

樂記

昔者舜作節

昔者至諸侯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南風歌辭未得聞也 閩監本同毛本聞誤見

故天子之爲樂也節

五穀時熟 閩監毛本同石經熟作孰宋監本惠棟按宋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其舞行綴遠記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亦並作孰

綴作綴下
綴短同
故天至綴短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故觀至行也○正義曰惠棟按宋本無此九字

大章章之也節

韶繼也各本同毛本韶誤紹

周禮曰大濩大武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校本大濩上增殷日二字大武上增周日二字盧文昭云惠棟本依史記集解增大章至

盡矣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皇帝曰咸池故知咸是黃帝樂名閩監毛本同惠棟校本皇作黃知咸下有池字按五行鈞命決云

伏犧樂為立基神農樂為下謀祝融樂為祝續閩監毛本同齊召南云按鈞命決孝經緯也周禮也又祝續賈疏作屬讀案司樂注云按司字上當有大字故曰濩救世閩本同惠棟校本同監毛本世作也

天地之道節

不節則無功是也惠棟按宋本不上有事字衛氏集說同此本脫閩監毛本同

夫豢豕為酒節

百拜以喻多各本同盧文昭云足利古本多下有也字史記集解同

夫豢至教焉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由其生禍惠棟按宋本同閩本生字惠棟校宋本同閩本生字言樂體者聖人心所愛樂也閩監本同

毛本體是壹獻無百拜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獻下有也字

夫民有血氣節

廉直勁正史記作經正集解引孫炎云經法也索隱云今禮本作勁

曄寬也諧和也監本同毛本曄字闕閩本惠減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節

省猶審也

史記注引審下有習之二字

律小大之稱

史記作類小大索隱云今禮作律

黃鍾為宮

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鍾作鐘下應鍾同

君為宮

閩監本作宮為君岳本同

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誤倒毛本宮誤言

是故至深矣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學者習音樂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者字

土敝則草木不長節

而滅平和之德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無而字陳澹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

有而字。按史記有而字

土敝至之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凡姦聲感人節

惠棟云凡姦節然後發以聲節故曰樂節是故君子節樂者節樂也者節所謂大輅節宋本合為一節

謂人樂習焉

各本同盧文弨云足利古本焉作也史記集解作之也

凡姦至其義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耳目口鼻想知慮百事之體

惠棟按宋本思想上有心字此本脫閩監毛本有心字脫想字

然後發以聲音節

清明者芒也

閩監毛本同蒲鏗云芒上脫清字

言陰陽未合化矣

惠棟按宋本作陰陽此本誤陰陰閩監毛本誤陰氣

百度謂晝夜百刻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上百字

即還相為宮是樂之常也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相字

變移敝惡謹風

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謹作

之衛氏集說同

故曰樂者節

欲謂邪淫也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本古本足利本同毛本淫誤辟衛氏集說邪淫二字倒

故曰至不樂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以邪

淫之欲惠棟按宋本作邪淫此本邪淫二字倒閩監毛本同

是故君子反情節

廣樂以成其教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成其二字剗刻無其字

歌詠其聲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詠作咏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歌咏云音詠然後樂器從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器作氣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

衛氏集說同石經氣字剗闕史記亦作氣不誤唯樂不可以為偽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坊本唯作惟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

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唯是故至為偽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此明君子敦行善樂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明作乃詩謂言詞

也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詞作辭衛氏集說亦作辭志在內以言詞言說其志也閩監本同惠棟按宋本在下有於字內下有故字詞作辭下同毛本無於字及說上

字歌咏其聲也者閩監毛本咏作詠下咏字並同然後樂氣從之者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氣誤器下然後樂氣從之也同故變化神通也閩監

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神通作通神是和順積於心中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亦作於惠棟按宋本於作在

樂者心之動也節

君子動其本○樂其象補案以明伐時再往也史記集解引伐下有紂字與聲音相應之事惠棟按宋本作應衛氏集

說同此本應誤謂伐紂之義而興立閩監毛本同浦鏜按而興立改興立也從衛氏集說云復亂以飭歸鳴鑿而退閩監毛本同惠棟按

宋本鳴上有謂字

樂也者施也節

樂也至始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始作報

以人竟言之閩監本同毛本竟作意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亦作意

所謂大輅者節

龍旂九旒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九流云本又作旒。按旒俗流字

既之以禮閩本同惠棟校宋本既作送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監毛本送作報衛

氏集說同按史記集解引作送

寶龜之中並以青黑為之緣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亦作中段玉裁中改甲按公羊定八年傳龜青純何休云謂緣甲頓也緣在於甲此中字

天子既與大輅龍旂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與下有之字衛氏集說同

樂也者節惠棟云樂也者節窮本知變節是故大人節樂者節宋本合為一節

管乎人情矣史記管作貫張氏正義云貫猶通也與鄭注異樂也至情矣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情之不可變者也樂出於心閩監

本同惠棟校宋本毛本者也二字倒是主領其同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主作統是分別其異也閩監本同毛本異誤義衛氏集說亦作異

窮本知變節

凝成也各本同盧文弨云足利古本成上有猶字史記集解同按正義亦云凝猶成也禮樂出於人心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於作在

是故大人節

言天地將為之昭焉明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為作然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毛者孕鬻各本同石經同釋文鬻作鬻○按鬻為育之假借字鬻又鬻之為字熹猶蒸也監本毛本作蒸惠棟校宋本作丞也正義同殫裂也各本同盧文弨云足

利古本裂上有猶字史記集解同

是使二氣蒸動監本毛本作蒸天以氣煦之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猶若人之喜也閩本同惠棟校宋本作蒸

棟校宋本同監毛本喜作熹

樂者非謂節

黃鐘大呂監本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閩本絃歌干揚也各本同毛本干誤于。按此句之下史鐘作鍾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記集解有鄭注揚鉞也三字諸本皆脫

後尸居後贊禮儀按此句之上史記集解有商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以敬於接人十四字此恐是取諸士喪禮注中補入者

魏文侯節

明其心恭敬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其作在

子夏對曰節

訛疾以雅各本同石經脩身及家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脩作修嘉靖本同帥馨登歌惠棟按宋本本監本岳本嘉靖

本並作帥與周禮合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帥誤師狀如漆籥各本同釋文籥作甬子夏至發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以待拊鼓也惠棟按宋本

本同閩本惠棟師馨登歌謂大師惠棟按宋本師作帥此本誤閩監毛本同鼓主發動象春無兵器之用惠棟按宋本作象春此本

春字同象誤乘閩監毛本象春誤衆音衛氏集說同

禮記注疏卷三十八按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之三十九

樂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儻獲雜子女不知父

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濫濫竊也溺而不止聲淫亂無以治之優儻

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亂男女之尊卑優或作優。俯本又作府濫力暫反溺乃狄反優音

憂侏音朱儻音儒獲乃力反獼猴也依字亦作猱獼音彌武移反本亦作彌猴音侯本亦作侯

今夫至發也。此經明子夏對文侯新樂之禮新樂者謂今世所作淫樂也進俯退俯者謂俯優

曲折不能進退齊一俱曲屈進退而已行伍雜亂也。姦聲以濫者謂濫竊不正言姦邪之聲濫

竊不正不能和正以廣也。溺而不止者聲既淫妙人所貪溺不可禁止也不能始奏以文復亂

以武也。及優侏儻獲雜子女者言作樂之時及有俳優雜戲侏儻短小之人優雜謂獼猴也言

舞戲之時狀如獼猴間雜男子婦人言似獼猴男女無別也。不知父子者言樂之混雜不復知

有父子尊卑之禮也。樂終不可以語者言作樂雖復終畢盡皆邪辟不可以語既與古樂乖違

故不可語道於古也此皆新樂之為故云此新樂之發也。注優獼猴也。正義曰按詩

小雅云毋教猱升木毛傳云猱猿屬也是優獼猴也漢書擅長卿為獼猴舞是狀如獼猴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也

律乃為樂。好呼報反注同近附近之近。徐如字鏗苦耕反鏘七羊反又士衡反。文侯曰敢問何如。欲知音。疏。今君至何如。前

禮記注疏

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

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當謂樂不失其所。當丁浪反下及注同。疾勅覲反。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

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

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此有德之音所謂樂也。德正應和曰莫。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俾當爲此聲之誤。

也擇善從之曰比。施延也。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福延於後世也。莫亡伯反。長丁丈反。注同。王此于傲反。俾依注音。此必覆反。注同。徐扶志反。天福勅反。施以鼓反。注施延同。和如字。又

胡卧反。焯上音。照本亦作照。臨如字。施始鼓反。徧音遍。疏子夏至謂也。此一節明子夏與文侯明古樂之正。引詩以結

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者。按禮緯舍文嘉云。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矣。六紀謂

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敘。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是六紀也。茲歌詩頌者。謂以琴

瑟而靖歌。此詩頌也。詩云。莫其德音。此大雅皇矣之篇。美王季之德云。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莫

然。而靖。定其道德之音。以道德既正。天下應和。所以莫然而靖也。其德克明者。以其莫然而靖。故

其德能照臨天下之明也。克明克類者。類謂勤勞無私。施惠勤勞不私於己。外及等類。以明能

然。故云。克明克類也。克長克君者。克長謂教誨不倦。能爲人師。長克君謂慶賞刑威。能與人作

君教化。故云。克長克君也。王此大邦。克順克俾者。俾當爲比。謂比方善事。擇善而從之。既能慈和

徧服。又能擇善從之。故云。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者。詩美王季之德。比擬文王。其王季

之德無可恥悔。言堪比文王也。左傳引此詩。唯此文王所以爲文王之德。言比於文王。其德靡悔

者。謂此枝文王之德。事事皆美。無可悔恨也。是左傳與詩文互意別也。既受帝祉。施於孫子者。詩

當謂樂不失其所。當丁浪反下及注同。疾勅覲反。

此有德之音所謂樂也。德正應和曰莫。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俾當爲此聲之誤。

此一節明子夏與文侯明古樂之正。引詩以結

謂勤勞無私。施惠勤勞不私於己。外及等類。以明能

比擬文王。其王季

言無文王之德

則所好非樂也

今君至出也。上既云君之所好音有善惡。故上云治世之音亂世

之音。今君之所好者非正音。是淫溺之音乎。不敢指斥。故言乎而疑

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

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

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

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

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

疏子夏至謂也

此一節明子夏與文侯

明古樂之正。引詩以結

謂勤勞無私。施惠勤勞

不私於己。外及等類。以

明能比擬文王。其王季

言無文王之德則所好非

樂也今君至出也。上既云

君之所好音有善惡。故上

云治世之音亂世之音。今

當謂樂不失其所。當丁浪反下及注同。疾勅覲反。

此有德之音所謂樂也。德正應和曰莫。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俾當爲此聲之誤。

此一節明子夏與文侯明古樂之正。引詩以結

謂勤勞無私。施惠勤勞不私於己。外及等類。以明能

比擬文王。其王季

言無文王之德

則所好非樂也

今君至出也。上既云君之所好音有善惡。故上云治世之音亂世

之音。今君之所好者非正音。是淫溺之音乎。不敢指斥。故言乎而疑

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

用也言四國皆出此溺音濫濫竊姦聲也燕安也春秋傳曰懷與安實敗名趨數讀為促速聲之誤也煩勞也祭祀者不用淫樂也燕於見反趨音促數音速傲字又作敖同五報反辟匹亦

反徐芳益反喬徐音驕疏予夏至用也。此一節子夏為文侯明溺音所出也。鄭音好濫淫志本或作驕敗必邁反。疏者濫竊也謂男女相偷竊言鄭國樂音好濫相偷竊是淫邪之志也。

宋音燕女溺志者燕安也溺沒也言宋音所安唯女子所以使人意志設矣即前溺而不止是也。衛音趨數煩志者言衛音既促且速所以使人意志煩勞也齊音敖辟喬志者齊音既敖很

辟越所以使人意志驕逸也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者既淫色害德故不用祭祀也。注音四至敗名。正義曰經云鄭音好濫宋音燕女其事是一而為別音者濫竊非

已備匹別相淫竊燕女謂已之妻妾燕安而已所以別好濫也上云鄭衛之音則鄭衛亦淫聲也又此云四者皆淫於色是衛與齊皆有淫聲也而經唯云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都不云

女色者按詩有桑中淇上是淫佚可知則淫佚之外更有促速敖辟推此而言齊詩有哀公荒淫怠慢襄公淫於妹亦女色之外加以傲辟驕志也故總謂之溺音也。注春秋傳曰懷與安實敗

名者僖二十三年左氏之文。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齊女姜氏勸重耳出奔也。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

夫敬以和何事不行言古樂敬且和故無事疏詩云至不行。此一節子夏重為文侯明正樂敬和之事所以勸勵文侯用古

樂也此詩周頌有瞽之篇肅敬也雍和也言樂音敬和而鳴。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先祖之神聽而從之若能敬和施設於政教何事不行也。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

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誘進也孔

甚也言民從君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易以鼓反。疏為人至謂也。此經明子夏既勸文侯所好古樂又謹慎行之以

進也孔甚也言在上教道於民甚易也但已行於上則民化之於下詩之所云然後聖人作則此之謂也。注誘進也孔甚也。正義曰誘進也釋詁文孔甚也釋言文也。然後聖人作

為鞀鼓柷楬壎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六者為本以其聲質也柷楬謂祝也壎箎或為篳篥。鞀音桃柷音苦江反祝也楬音苦

反致也壎許表反篳直支反祝昌六反。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

圍本文作致魚呂反篳恤尹反虞音巨。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

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醕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

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官序貴賤謂尊卑樂器列數有差次。竿音于和如字徐胡卧反酬市由反醕音盾又任覲反酢音昨長丁丈反

疏然後至序也。正義曰上經言人君謹慎所好惡以誘人故此一節論聖人作為樂器道德之音以示後世也。此六者德音之音也者言此靴鼓柷楬塤箎其聲質素是道德之音以

尚質故也。然後鍾磬竿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者既用質素為本然後用此鍾磬竿瑟華美之音以贊和之使文質相雜干楬也戚斧也狄羽也聲既文質備足又用于戚旄狄以舞動之

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者以前云鄭宋齊衛四者為祭祀之所不用故此云六器為道德之音四器之和文武之舞並可在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而鬼神格也。所以獻酬醕酢也者又用

於宗廟中接納賓客也賓入而奏肆夏及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是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者又用樂體別尊卑於朝廷使各得其宜也天子八佾諸侯六佾是也。所以示後世有尊

卑長幼之序也者聞樂知德及施于子孫是示後世又宗族長幼同聽之莫不和順闔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是長幼之序也。注控柷至奠簋。正義曰按鄭注詩有瞽篇云柷形

如漆箭中有椎敵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四齟齬又鄭司農注笙師云箎七室填六孔鄭云填燒土為之大如鴈卵設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自擊鼓革也控柷木也其聲質素故周語單穆

云華木一聲注云一聲無宮商清濁是也**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

思武臣號號令所以警眾也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鏗古節論樂器之聲各別君子之耕反徐苦庚反號胡到反橫古曠反充也下及注同

聽思其所用之臣各隨文解之。鍾聲鏗者言金鍾之聲鏗鏗然矣。鏗以立號者言鏗是堅剛故可以與立號令也。號以立橫者謂橫氣充滿也若號令威嚴則軍士勇敢而壯氣充滿崔氏

云若嚴正立號則其號必充滿於萬物矣。橫以立武者言壯氣充滿所以武事可立也崔氏云若教令充徧則武矣。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者君子謂識樂之情者所以聞聲達事鍾既含號令立武故聽之

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而思武臣也

石聲磬當為磬字之誤也辨謂分明於節義。磬依注音疏石聲至之臣。此一經明石聲磬口旋反一音口定反聽磬口定反疆居良反下是疆同疏磬者石磬也磬是樂器故讀磬音磬然矣其聲能和故次鍾也言磬輕清響矣叩其磬則其聲之磬磬然也。磬以立辨者辨別也崔云能清別於眾物則分明辨別也。辨以致死者既各有部分不相侵濫故能使守節者致

死矣若諸侯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之屬也崔云若能明別於節義則不愛其死也。君子聽聲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者言守分不移即固封疆之義矣磬含守分故聽其聲而思其事也。注石聲至誤也。正義曰讀磬爲磬者其字下著石樂器之磬其下著石是磬然之磬今經云石聲磬恐是樂器故讀爲磬取聲音磬磬然。絲聲哀哀以立

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廉廉疏絲聲至之臣此一經明絲聲哀者哀謂

哀怨也謂聲音之體婉妙故哀怨矣。哀以立廉者廉謂廉隅以哀怨之故能立廉隅不越其分也。廉以立志者既不越分故能自立其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者言絲聲

舍志不可犯故聞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

思畜聚之臣濫之意猶擊聚也會猶衆也聚或爲最濫力敢反下及疏竹聲至之臣此一經明竹聲

濫者濫猶擊也言竹聲擊然有積聚之意也。濫以立會者以竹聲既擊聚故能立會矣。會以聚衆者以合會而能聚其衆也。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者亦聞其音而思

其事也笙以匏爲之而在竹聲之中者但笙以匏爲體插竹於上匏竹兼有故笙文在竹也。鼓鞀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

君子聽鼓鞀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聞謹鞀則人意動作謹或爲歡動或爲勳鞀步

帥同帥本又作率用類反下疏鼓鞀至之臣此一經明鼓鞀之聲謹者謹謂謹鞀也其聲謹

將帥同鞀許驕反又五羔反雜矣謹以立動者以其聲謹故使人意動作也動以進衆

者以動作故能進發其衆也。君子聽鼓鞀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者將帥衆聚也言鼓能進衆

故聞其聲而思其事也不云鼓而云鞀者廣其類也。注聞謹鞀則人意動作。正義曰是聲能

感動於人也如鄭此言則五者之器皆據其聲聲各不同立事有異事隨聲起是聲能立事也

皇氏用崔氏之說云鐘聲爲兌石聲爲乾絲聲爲離竹聲爲震鼓鞀爲坎妄取五方之義乘其

五器之聲背經違注曲爲雜說言及於數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非關義理又無明文今並略而不用也。有所合之也以聲合成已之志疏君子至合之也此一經總結上文五者言君

當於方土生金土處金火之間土音屬金金生水石不可屬於水故不同於革而不同者以乾為君父君父之音不可屬於人故不同於革而磬別有所感乾為天坤為地天既不屬人坤所以不別出者為坤卑故也今按崔氏此說浮虛體例不等上下混雜記人之意不應如此鄭注無文不可附會今略存崔氏之義賢者擇焉今謂入音唯論五者以鍾與武臣相會石與死封疆相將絲與志義是同竹與畜聚相類鼓鞀與將帥同等故五器而有五事其執與土木不同無此五器之象故記者不言 ○賓牟賈待坐於孔子孔子

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眾也 武謂周舞也備戒擊

鼓警眾病猶憂也以不得眾心為憂憂其難也 ○牟亡侯反坐才臥反又如字 **疏** 賓牟至眾也 ○正義曰此一經別錄是賓牟賈問章

之事今各依文解之 ○賓牟賈待坐於孔子者姓賓牟名賈待坐於孔子 ○孔子與之言及樂者孔子與賓牟賈言說初論他事次及於樂 ○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者此是孔子之間凡有

五夫是發語之端武謂周之武樂欲作武樂之前先擊鼓備戒其眾備戒之後久始作舞故孔子問之云武樂先擊鼓備戒已久乃始作舞何 ○對曰病不得其眾也者此賓牟賈所答亦有五但

三答是二答非今此答是也病謂憂也言武王伐紂之時憂病不得士眾之心故先鳴鼓以戒士眾久乃出戰今武樂故令舞者久而不即出是象武王憂不得眾心故也 ○注武謂至難也 ○正

義曰此以下王事故知周舞也憂其難者 **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

憂其不得士眾之難故擊鼓久而不舞 **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

咏歎淫液歌遲之也逮及也事戎事也 ○咏歎上音詠下音嘆液音亦逮音代又代計反遲直冀反 **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

事也 ○時至武事當施也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 言武之事無坐也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為

軒聲之誤也 ○依注音軒 **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 言武歌在正其軍不貪商也 **子曰若**

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

荒矣 有司典樂者也傳猶說也荒老耄也言典樂者失其說也而時人妄說也書曰王耄荒 ○傳直專反下及注同傳猶說也旄莫報反下同 **子曰唯丘之聞**

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萇弘周大夫 ○萇直良反 **疏** 咏歎至是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者此孔子之間欲舞之前其歌聲吟咏之長

嘆之其聲淫液是貪羨之貌言欲舞之前其歌聲何意吟咏長嘆歎羨也。對曰恐不逮事也此是賓牟賈答孔子之詞所以舞前有此咏歎淫液之歌者象武王伐紂恐諸侯不至不逮及戰事故歌聲吟咏而歎羨此答是也。在咏歎淫液歌遲之也。正義曰咏歎者謂長聲而歎矣淫液謂音連延而流液不絕之意歌遲之謂作此歌吟思之欲待衆之至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者此又明是孔子之問初舞之時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言舞初則然故云已蚤何也意謂舞時發揚蹈厲即大蚤。對曰及時事也者此亦賓牟賈對詞所以舞時蚤爲發揚蹈厲象武王及時伐紂戰事也故發揚象戰此答非也知非者下云發揚蹈厲是大公之志故知此答非也武王坐致右憲左何也者此亦孔子問詞坐跪也致志也軒起也問武人何忽有時而跪以右膝至地而左足仰起何故也對曰非武坐也此是賓牟賈答云致右軒左非是武人之坐言以舞法無坐也此答亦知非者下云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是武法有坐故知此答非也。聲淫及商何也者此亦孔子問詞淫貪也問奏樂之聲何意有貪商之聲也王氏云聲韻歎羨淫液貪商也。對曰非武音也者此賓牟賈之答非武音謂非是武樂之音賓牟賈言武王應天從人不得已而伐之何容有貪商之聲故言非武音此答是。在言武至商也。正義曰言武歌在正其軍不貪商者解經非武音言武歌象武王正其軍事不得有貪商之歌故知貪商者非武樂之音也云時人或說其義爲義爲貪商也者解經中聲淫及商之義言當時人不曉武音謂此歌聲爲貪商故云或說其義爲貪商孔子以時人之意而問賓牟賈然時人之說非也孔子大聖應知其非而問之者孔子雖知其非而問賓牟賈是知非而故問矣。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者賓牟賈既答貪商非是武音孔子因而問之云貪商之歌若非武樂之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者此賓牟賈答云有司謂典樂者失傳說也言武樂之歌有貪商之意者是典樂有司失其傳說謂爲貪商故時人惑之。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者賓牟賈又云若非是有司失其傳說將言武王實爲貪商則是武王之志荒矣言武王荒耄遂有貪商也然武王大聖伐暴除殘何有貪商之意故知有司妄說爲貪商使時人致惑。注荒老至耄荒。正義曰按大戴禮云文王年十五而生武王發又文王卅子篇文王九十七而崩則武王九十三而終矣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十三年伐紂是文王崩後六年伐紂時武王八十九矣年雖老而大聖不荒耄也書曰王耄荒呂刑文也言穆王享國百年而耄荒證荒爲老耄也。子曰唯丘之聞諸長弘者孔子既得賓牟賈之答故云聞諸長弘諸於也聞於長弘之說。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者謂賓牟賈爲吾子者儀禮注云子男子之美稱言吾子相親之詞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

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
遲之遲謂久立於綴。遲之遲並直詩反徐直尼反
疏 賓牟至何也。自此以前孔子問賓牟賈自此以後是賓牟賈

問孔子此一經是賓牟賈問詞也。免席而請曰者免席謂避席也言賓牟賈前荅孔子雖被孔子所許於前荅之事猶有不曉而反請問孔子故曰免席而請焉。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者前經是夫子之問賓牟賈前荅其已久之意被孔子所許不得為非是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者此賓牟賈問孔子之詞遲之遲者賀氏云備戒已久是遲久立於綴亦是遲而又久。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立武王之事也。發

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居猶安坐也成謂已成之事也總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

正立待諸侯也發揚蹈厲所以象威武時也武舞象戰鬪也亂謂失行列也失行列則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語魚據反女音汝下且女同大音泰召音邵注及下同治直吏反下注及下同盾述尹反又音疏子曰至治也。自此以下孔子為賓牟賈說武樂之意并廣明克殷以允行戶剛反下同。後之事此一經為賓牟賈說其將舞之事。夫樂者象成者也言作樂者效象其成功者也總干而立者言將舞之時舞人總持干盾以正立似山不動搖象武王持盾以待諸侯之至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者言武樂之舞發揚蹈厲象大。公威武鷹揚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者亂謂失行列作此武舞迴移轉動亂失行。且夫武始而比列皆坐所以坐者象周公召公以文德治之以文止武象周召之治也。

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

六成復綴以崇

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始奏象觀兵盟津時也再奏象克殷時也二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荆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

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也下同孟本亦作盟音孟疏且夫至以崇。奏以充武樂也。夫音扶綴丁劣反又丁衛反注及下同孟本亦作盟音孟。此一經孔子為

賓牟賈說武樂六成之意上說三者之事已訖更別廣說武樂故云且夫武始而比出者謂初舞位最在於南頭從第一位而比出者次及第一位稍比出者熊氏云則前云三步以見方見

一成也作樂一成而舞象武王比出觀兵也。再成而滅商者謂作樂再成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武王滅商則與前文再始以著往為一也。三成而南者謂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

比而南反象武王克紂而南遷也。四成而南國是疆者謂武曲四成舞者從北頭第一位至第二位象武王伐紂之後南方之國於是疆理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者從第二位至第

三位分為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六成復綴以崇者綴謂南頭初位舞者從第三位南至本位故言復綴以崇崇充也謂六奏充其武樂象武王之德充滿天下此並熊氏之說也而皇

氏不云次位舞者本在舞位之中但到六成而已今舞亦然義亦通也。注成猶至樂也。正義曰成謂曲之終成每一曲終成而更奏故云成猶奏也。云復綴反位止也者謂最在南第一位初舞之時從此位入比至六成還反復此位如鄭所注熊氏得之云凡六奏以充武樂也者充謂充備言六奏其曲武樂充備故云六奏以充武樂言武樂充備是功成大平周德充滿於天下。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夾振之者上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爲節也。駟當爲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

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疏天子至國也。正義曰天子夾古治反注及下同。鐸大各反一刺本亦作壹刺七亦反。疏天子至國也。正義曰天子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節之。而駟伐者駟當爲四四伐謂擊刺作武樂之時每一奏之中而四度擊刺象武王伐紂四伐也。盛威於中國也者象武王之德盛大威武於中國。注夾振至五伐。正義曰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爲節也者經云天子夾振是兩邊相夾天子與大將相對明是尊者故知王與大將也。經云振之鐸是所振之物故知振鐸以爲舞者之節也。

武樂在庭天子尊極所以得親夾舞者爲振舞者熊氏按祭統云君執干戚就舞位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又下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摠干尚得親舞何以不得親執鐸乎此執鐸爲祭天時也皇氏云武王伐紂之時矣皇氏此說稍近人情理通勝於熊氏但注云王與人振舞夾舞者象武王與大將伐紂之時矣皇氏此說稍近人情理通勝於熊氏但注云王與大將夾舞者則似天子親夾舞者則皇氏說不便未知孰是故備存焉王肅讀天子上屬謂作樂六成尊崇天子之德矣以是證論王肅引家語而難鄭云六成而復綴以崇其爲天子此家語

之文也馬昭申鄭意云凡樂之作皆所以昭天子之德豈特六成之末而崇之乎孔晁又難馬昭云天子夾振用舞之法在於經典今謂天子夾振此經之正文又親舞總干具如熊氏之說此則經典之證也云駟當爲四聲之誤也者以牧誓有四伐之文故讀爲四也云每奏四伐者武樂六奏每一奏之中舞者以戈矛四度擊刺象伐紂時也引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者此武

王戒誓士衆云今日戰事前進不得過四伐五伐乃分夾而進事蚤濟也。分猶部曲也事止齊焉今武樂惟用四伐不用五伐者尚其少也。猶爲也濟成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又夾振之者象用兵務於早成也。分扶問反注同分部曲。

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象武王伐紂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欲語以作武樂之意。牧野音也徐又以汝反欲語魚據反。

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

十三經注疏 禮記三十九 樂記 五

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
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
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
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橐然後天下知武

王之不復用兵也

反商當爲及字之誤也及商謂至紂都也牧誓曰至于商郊牧野封謂故無土地者也投舉從之辭也時武王封紂子武庚於殷墟所徙者微子也

後周公更封而大之積土爲封封比干墓崇賢也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
今反其居也弛政去其紂時苛政也倍祿復其紂時薄者也散猶放也桃林在華山旁甲鐘也衅
也詩曰載櫜弓矢春秋傳曰垂櫜而入周禮曰櫜之欲其約也櫜或爲續視或爲鑄。反依注音
及封黃帝之後於薊音計今涿郡薊縣是也即燕國之都也孔安國司馬遷及鄭皆云燕國郡
公與周同姓按黃帝姓姬君奭蓋其後也或黃帝之後封薊者滅絕而更封燕郡乎疑不能明也
而皇甫謐以邵公爲文王之庶子記傳更無所出又左傳富辰之言亦無燕也視之六反杞音起
使之行下孟反注同視也商容如字孔安國云殷之賢人也鄭云商禮樂之官也復音伏弛始氏
反注同廢也華如字又戶化反而弗復扶又反下同衅字又作釁同許靳反倒丁老反建依注讀
爲鍵其展反徐其偃反櫜音羔注同虛音墟令力呈反去起呂反苛音何本又作荷役也鎧苦代
反又開改反分夾至兵也。正義曰分夾而進事蚤濟也者分謂部分夾謂振鐸夾之言舞
縛止樹反者各有部分振鐸夾之而進也事爲也象武王伐紂爲蚤濟成也象爲事之蚤
成故前進也。凡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者言未舞之前舞者又立於鄭綴象武王待諸侯之
至。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孔子既爲賓牟賈說武樂之體也又欲爲賓牟賈廣論牧野作武
樂之意故云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將欲語以牧野之事畢周道四達之意也。武王克殷反
商此孔子爲賓牟賈說牧野克殷後事及商者反當爲及言武王牧野克殷已畢及至商紂之都
也。未及下車者言速封諸侯未遑暇及下車即封黃帝堯舜之後也下車而封夏殷之後者以
二王之後以其禮大故待下車而封之按周本紀云武王以與戰伐紂兵皆崩畔武王入至紂死
日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又云乃封紂子祿父使其弟管叔蔡叔相祿父命召公釋箕子

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命閔天封比干之墓
武王追思先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
大禹與此同然如武王追思先聖乃封之與此未及下車義反當以禮記爲正此不云封神農者
舉三恪二代也。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者既釋箕子使之行商容者行禮也容謂
禮樂之官使箕子檢視殷家禮樂之官若有賢者所處皆令復居其故位也。庶民弛政者弛去
也庶民被紂虐政者而放去之也。庶士倍祿者謂庶士紂時祿薄者而倍益之車甲衅而藏之
府庫者言車甲不復更用故以血衅而藏之。倒載于戈者倒載而還鎬京也所以倒之者熊氏
云凡載兵之法皆刃向外今倒載者刃向國不與常同故云倒載也。包之以虎皮者虎皮武猛
之物也用此虎皮包裹兵器示武王威猛能包制服天下兵戈也或以虎皮有文欲以見文止武
也。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橐者封爲諸侯者以報勞賞其功也即牧誓云千夫長是也
名之曰建橐者鍵籥也橐兵鎧之橐也言鎧及兵戈悉橐謂之置於府庫而鍵閉之故云名之
曰建橐也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者見其放牛藏器故知之。注反當至約也。正義
曰反當爲及者以下文云濟河而西明知此反商是及至商也云投舉徒之詞也者以武王之時
封紂子武庚於殷墟初克紂微子復其故位左傳云武王親釋其縛使復其所是也而釐時復所
武王即徙而居宋也故云所徙者微子也云後周公更封而大之者以武庚于周公居攝之時作
亂被滅周公因封微子先在於宋更封而大之者按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微子啟作微子之
命是封而大之其實封爲五百里在制禮之後故發墨守云六年制禮作樂封殷之後稱公於宋
是也云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者容爲禮樂故云視商禮樂之官知容爲禮樂者漢書儒林傳云
孝文時徐生善爲容是善禮樂者謂之容也而武成篇云式商容閭則商容人名鄭不見古文故
爲禮樂也云衅鬯字也者以禮傳所云以血塗物皆爲鬯故從鬯也云建讀爲鍵者鍵是管籥閉
藏之名故讀爲鍵或以管籥或以橐衣閉藏兵革故云鍵橐也引詩曰載橐弓矢者詩頌時邁篇
也論武王伐紂畢載橐弓矢也引春秋傳垂橐而人者昭元年左傳文時楚公子圍聘於鄭公孫
段云請垂橐而入示無弓但垂橐而已引周禮橐之欲其約也者考工記

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摺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祀

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

者天下之大教也郊射爲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狸首騶虞所以歌爲節也貫革射穿甲革也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衣衮之屬也摺猶插也賁憤

怒也文王之廟為明堂制耕藉藉田也。郊射食亦反左射下右射同沈皆食夜反狸力之反騶
側由反貫古亂反後同禪婢支反搯音進笏音忽賁音奔注同孔安國云虎賁若虎賁獸言其猛
也說吐活反朝直遙反射穿食亦反衣禪衣上於既反下如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
字而冠古亂反猶捷本亦作插初洽反徐采協反憤扶粉反

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摠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三老五更互言之耳

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冕而摠干視在舞位也周名大學於東膠。食音嗣更說散軍至弟
古衡反注同大學音泰注大學同饋其媿反醕音消又仕覲反弟大計反膠音交也此一經

論克商之後脩文教也。散軍而郊射者還鎬京止武而習文也郊射射於射宮在郊學之中也
天子於郊學而射所以擇士簡德也。左射狸首者左東學也亦在於東郊狸首諸侯之所射詩

也周立虞庠之學於西郊故知使諸侯習射於東學歌狸首詩也所以歌狸首者皇氏以為舊解
云狸之取物則伏下其頭然後必得言射亦必中如狸之取物矣鄭注大射云狸首逸詩狸之言

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不取於狸之伏物而皇氏所說違鄭注其義非
也右射騶虞者右是西學在西郊也騶虞天子於西學中習射也騶虞白虎黑文義應之獸也故

知唯天子射歌之詩其騶虞篇云彼茁者葭一發五豝鄭注射義云一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
而貫華之射息也者貫穿也革甲鎧也所謂軍射也言軍中不習於容儀及無別物但取甲鎧張

之而射唯穿多重為善謂為貫華也春秋養由基射七札是也此既習禮射於學故貫華之射止
息也。禪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者禪冕入廟之服也搢易插笏也虎賁言奔走有力如虎

之在軍說劍者既並習文故皆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明堂者罷武而教民之行孝於明堂明
堂是文王之廟也於時未有明堂而云明堂者明堂者明堂之制故云明堂也天子於中祀其

父也故教民知孝之道矣然不於后稷廟而於文王廟者既是述父之志故初於中祀也。朝覲
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者六服更朝故諸侯知為臣之道還國而教也。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

者王自耕藉田以供粢盛故諸侯見而知其敬亦還國而耕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者郊射一
禪冕二祀乎明堂三朝覲四耕藉五此五者大益於天下並使諸侯還其本國而為教故云大教

也。注郊射至田也。正義曰郊射為射宮於郊者也皇氏云於東郊熊氏云王制篇云殷禮小學
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故小學射狸首大學射騶虞也言為射宮於

郊者據大學也云禪冕衣禪衣而冠冕也者覲禮云侯氏禪冕鄭云禪之為言埤也天子六服大
裘為上其餘為埤故此云禪衣衾之屬也衾謂從衾冕之衣以下皆是也言身著衣而首冠冕故

云禪冕衣禪衣而冠冕也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者以周公攝政六年始朝諸侯於明堂當武王
伐紂之時未有明堂今云祀乎明堂故知是文王之廟制耳非正明堂也。天子袒而割牲者謂

天子養三老五更之時親袒衣而割牲也執醬而饋之執爵而醕者謂食訖天子親執爵而嚙口也。冕而撝干者謂天子親自着冕手持干盾而親舞也。此冕當驚冕享先公以饗射養老之類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者天子親自養老則諸侯亦不言教以孝者與上互文。注三老至東膠。正義曰三老五更互言之耳者三老亦五更五更亦三老故云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三德謂正直剛柔五事謂貌言視聽思也文王世子注云象三辰五星者義相包矣云周名大學曰東膠者按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以養國老故知大學也此經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亦謂殷禮周則右射騶虞之處矣

不亦宜乎

言武遲久為重禮樂

疏

若此至宜乎。若如也言周德如此之後則是周之道德四方通達禮樂交通無所不備也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者凡功小者易就其時速也功大者難成其時久也周之禮樂功大故作此大武

之樂遲停而久不亦宜乎者其宜合當然也以其功德盛大故須遲久重慎之也君子曰禮

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

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

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也樂由中出故治心。易以鼓反下及注皆

同子同子如字徐將吏反諒音亮油音由行下孟反下同

疏

君子至者也。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可謂盛矣名為樂化言樂

能化人始至於善故名樂化各隨文解之。此一經明樂以治心記者引君子之言故云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言禮樂是治身之具不可斯須去離於身也。致樂以治心則易直

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者致謂深致詳審易謂和易直謂正直子諒謂誠信言能深遠詳審此樂以治正其心則和易正直子愛誠信之心油然而生矣言樂能感人使善心生

也。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者四善之心生則令人和樂樂則安者心樂故體安而不躁也。安則久者既身不躁故性命長久也。久則天者志明行成久而不改則人信之如天。天則

神者既為人所信如天故又為人所畏如神也。天則不言而信者謂四時不失。神則不怒而威者言宗廟社稷之中而民自敬是不怒而威也言聖王既能用樂和心故不言而信似天

也不怒而威似神也致樂以治心者也言聖王所以能如此者正由詳審於樂以和治民心遂能如此。注致猶至治心。正義曰致猶深審也者言深遠詳審樂之道理能致如此故云致

猶深審也云子讀如不子之子者按尚書云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是子愛之義而此經子亦是慈愛故讀如不子之子云油然新生好貌也書傳箕子歌云禾黍之油油潤澤好之貌然善心內生其貌美好油然也云善心生則寡於利欲者凡利欲之發由貪鄙而來心若思利欲則神勞形苦今善心既生則利欲寡少利欲既少則情性和樂云志明行成者不貪於利用是志意清明神和性樂是善行得成矣云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也者以其志明行成之後故人皆信其德行敬其威重不須言見信之如天不須怒而見畏如神也但天之與神其事是一俱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天則有形事似稍近神則無體理如幽深故經先云久則天後云天則神也但天者四時不失故云不言而信神是人所畏敬故云不怒而威其實一也所從之異耳云樂由中出故治心者解樂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躬身也禮自外作故治身心中斯須不和

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鄙詐是貪多詐偽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易輕疏致禮至之矣○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者前經云致樂此經云致禮也言內心莊嚴恭敬則人懼之嚴肅威重○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者前經明致樂治心則向善心生此經明樂治心失則怨心起言不能致樂治心中斯須不能調和則不能喜樂而有鄙松詐偽之心入於內矣由貪欲多故鄙詐起也○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者前經致禮以治躬得則莊敬起此經明致禮以治躬失則易慢生故云外貌斯須不莊不敬不能致禮治躬故輕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者樂能感人心易怠慢之心從外而入內矣

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

德輝顏色潤澤也理容貌之進疏故樂至承順○此一經言聖人用禮樂以治身內外兼備使止也○爭爭鬪之爭輝音輝

從心起故感動於內○禮也者動於外者也禮從外生故發動於外也○樂極和者樂能感人心故極益於和也○禮極順者禮以檢貌故極益於順也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者由心內和色和於外順之能望其顏色而弗與爭內和色見於外故不爭矣此覆結上內和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者外貌和順故民不生易慢此覆結外順也○故德輝動於內而

民莫不承聽者由樂以和心故德輝美發動於內而民莫不承奉敬順也○注德輝至止之○正義曰德輝顏色潤澤也由內心和順故和順之德輝然發見於顏色是德輝由動於內而來也云理容貌之進止也者以經云理發諸外凡道理從內心而生今云理發諸外非道理之理止謂容貌進止之理鄭恐有道理之謙故云容貌之進止也 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疏此一經總結致

備禮樂之道也言聖人若能詳審極致禮樂之道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主於減人所倦也樂主其盈人所歡也○錯本禮亦作昔同七路反減胡斬反又古斬反注及下同禮

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進謂自勉強也反謂自抑止也文猶禮也善也○強其丈反又其兩反

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放淫聲樂不能止也報讀曰褒猶進也○

銷音消報依注讀曰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得謂曉其義知其吉凶之禮之

報樂之反其義一也俱趨立於中疏樂也至一也○此一節論樂之體或減或盈其事

減者行禮在於困置主在減損謂人不能行也樂主其盈者作樂人所歡樂言樂主於盈滿人皆欲得聞也○禮減而進以進為文者禮既減損當須勉勵於前進文謂美善之名若能前進則

為美善也○樂盈而反以反為文者樂主其盈當須抑退而自反則為美善也○禮減而不進則銷者覆明前經禮須進之意禮既減損若不勉強自進則禮道銷衰也○樂盈而不反則放者言

樂主盈滿若不反自抑損則樂道流放也○故禮有報而樂有反者報讀為褒褒猶進也以其病害如此故行禮之道須有自進作樂之道須有自退反也○禮得其報則樂者言禮能曉其義理

而自進則和樂不至困苦故和樂也○樂得其反則安者言樂能知其吉凶之歸而得其反則安靜而不流放也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者言禮能自進樂能自反其義於中之歸一也言俱得

其中故云一也○注得謂至之歸○正義曰得謂曉其義者言禮樂俱有義理云知其吉凶之歸者謂禮之與樂俱有吉凶行禮得所為吉失禮則凶為樂美善則吉為樂惡則凶今按注意分明

兼解禮樂故鄭唯言得謂曉其義是兼解禮得樂得之字則自然吉凶之言解禮樂皇氏之意乃謂曉其義者解禮知其吉凶所歸解樂其義非也夫樂至此矣從此以下至章末摠明樂之德也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

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免猶自止也。人道人之所為也。性術言此出於性也。益於此不可過。**疏**夫樂至此矣。者

言樂之為體。是入情所歡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者免猶自止也。言喜樂動心。是入情之所不能自抑退也。樂必發於聲音。言人歡樂之事。發見於聲音。言內心歡樂。聲音發見。前嗟嘆

之咏歌之是也。形於動靜者。形見也。內心歡樂。發見於外。貌動靜。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也。人之道也。者謂內心歡樂。發見聲音。動靜是人道自然之常。聲音動靜。性術之變

盡於此矣。者術謂道路變調。變動言口為聲音。貌為動靜。是人性道路之變。轉竭盡於此矣。而不可過也。內心善則變轉出音聲。善外貌變轉為動靜。此自然情性為變。改不過於此度。此外不復

更有餘事。故云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形聲音動靜也。耐古書能

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為三台字。耐古能字。下及注同。台味才反。**疏**故人不耐無樂者。言人感五常之性。自然之常。若見

好事。內心不能無喜樂也。樂不耐無形者。內既歡樂。不能無形。見於外。謂聲音動靜。而見於外也。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者。歡樂既形於外。而不依道理。或歌舞不節。俾晝作夜。是不依道理

既不為道。不能無淫亂之事。以至於亡國喪家也。注耐古至台字。正義曰。言經之耐字。是古書能字之義。言古書能字。皆作耐字。云後世變之者。言後世以來。變耐為能。不作耐字也。云此獨

存焉者。言此樂記。獨存耐字。以為能也。云古以能為三台字者。言古時以今能字為三台之字。是古者之耐字。為今之能字。能字為三台之字。後世以來。廢古耐字。以三台之能替耐字之變。而為

能也。又更作三台之字。是今古變也。○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一

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

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流謂淫放也。文篇辭也。息猶銷也。曲直歌之曲折也。**疏**先王至方

繁瘠。廉肉聲之鴻殺也。節奏。闕作進止所應也。方道也。以道音導瘠。在亦反。肉**疏**先王至方

如又反。注同。邪似差。反折之設。反鴻本亦作供。殺色戒。反徐所例。反闕苦宄反。**疏**也。此一節論先王恥惡其亂。故立正樂。以節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者。言先王制其雅頌之聲。作之有節。使人愛樂。不至流逸放蕩也。使其文足論。而不息者。文謂樂之篇章。足可談論義理。而不息止。

也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者曲謂聲音迴曲直謂聲音放直繁謂繁多瘠謂省約廉謂廉稜肉謂肥滿節奏謂或作或止作則奏之止則節之言聲音之內或曲或直或繁或瘠或廉或肉或節或奏隨分而作以會其宜但使會其宜足以感動人之善心如此而已。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者放心謂放恣之心邪氣謂淫邪之氣既節之以雅頌又調之以律呂貌得其敬心得其和故放心邪氣不得接於情性矣。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者方猶道也言此上來之事是先王立樂之道也。注流猶至道也。正義曰流猶淫放也者謂樂聲流動淫邪放逸聲既如此感動人心人若聽之心亦流移淫放也云息猶銷也言樂德深遠論量義理而不可銷盡故云論而不息云曲直歌之曲折也言為歌之體其聲須有曲時有折時故云歌之曲折也云繁瘠廉肉聲之鴻殺也者鴻謂龐大殺謂細小言樂聲須弘大而多則肉與繁聲是也殺謂聲音細小則瘠與廉聲是也言聲音之宜或須繁多肉滿者或須瘠少廉瘦者凡樂器大而弦匏者其聲鴻器小而弦細者其聲殺矣云節奏謂作進止所應也闕謂樂息作謂樂動進則作也止則闕也故云進止所應也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

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

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

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

立樂之方也 審一審其人聲也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以成文五聲八音克 **疏** 是故

也。此一經覆說聖王立樂之事使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者以君臣主敬故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也鄉里主順故云莫不和順父子主親故云莫不和親也。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一謂人聲言作樂者詳審人聲以定調和之音但人聲雖一其感有殊或有哀樂之感或有喜怒之感當須詳審其聲以定調和之曲矣。比物以飾節者物謂金石匏土之屬言須比人音之物以飾音曲之節也。節奏合以成文者謂奏作其樂或節止其樂使音聲和合成其五聲之文也所以合和父子君臣者則上文君臣同聽莫不和敬父子同聽莫不和親是也。附親萬民也者則上文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莫不和順。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之屬言親以及疎言近以至親遠是親附萬民也。

執其于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

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綴表也所以表

行列也詩云荷戈與綴兆域也舞者進退所至也要猶會也命教也紀總要之名也○詘丘勿

反要一造反注要猶會同行戶剛反注同荷本又作何胡可反一音河綴詩作破同都外反

故聽至免也○此一經論先王制樂得天地之和則感動人心使之和善○故聽其雅頌之聲志

意得廣焉者雅以施正道頌以贊成功若聽其聲則淫邪不入故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

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者干戚是威儀之容俯仰詘伸以禮進退動止必以禮故容儀得莊敬焉

○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者綴表也兆域也言舞者綴表兆域方正得其

所矣節謂曲節奏謂動作言作樂或節或奏是依其綴兆故行行列得正由隨其節奏故進退得齊

焉○故樂者天地之命者命教也言樂者感天地之氣是天地之教命也○中和之紀者紀謂綱

紀總要之所言樂和律呂之聲是中和紀綱總要之所言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者人感天地

而生又感陰陽之氣樂既合天地之命協中和之紀感動於人是人情不能自免退言人感樂聲

自然敬畏也○在綴表至名也○正義曰引詩云荷戈與綴者證綴為表也今按詩荷戈與殺不

同者蓋鄭所見齊魯韓詩本不同也云紀總要之名也者紀是綱紀衆物之名與衆物為總要言

樂者與中和之聲為總要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

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儕猶輩類○鈇方夫反又音甫 喜則天下和之怒

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天子之於天下喜怒節之以禮樂則兆

盛疏夫樂至盛矣○此一經覆說樂道之盛○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者言樂以飾喜非

不喜鈇鉞非合怒不怒也○喜則天下和之者以心內而喜故天下和也○怒則暴亂者畏之者

非惡不怒故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者上經以來但論樂此兼云禮者以此一

章總兼禮樂故於章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

末總以禮樂結之 何歌也子贛孔子弟子師樂官也乙名聲 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

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樂人稱工執猶處也 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

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

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

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

宜歌風肆直而慈愛此文換簡失其次寬而靜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下行讀云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商宋詩也愛或為哀直已而陳德者因其德歌

所宜育生也○斷丁亂反下及注同好呼報反換戶亂反行戶剛反商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

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云商之遺聲也衍字也又誤上所云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當居此衍字處也○處昌慮反明乎商

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屢數也數斷事以其肆直也見利而讓以其溫良能斷也斷猶

決也○屢力住反數色角反下同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

此保猶安也知也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

乎端如貫珠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如有此事○上時掌反抗苦浪反隊直塊反折之設反橐苦老反倨音据中丁仲反句紀具反鉤古侯反纍本又作累力追反故

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

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長言之引其聲也嗟歎和續之也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歡之至也○說音悅和胡臥反子貢問樂上下同疏子貢至問樂○正義曰子貢見師乙依別錄是師乙之章○聞聲歌各有宜也者子

貢問師乙言凡聲歌各逐人性所宜者也如賜同者宜何歌也者如賜同之氣性宜作何歌是欲令師乙觀已氣性宜聽何歌也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者此師乙答子貢請為論述不敢定其所宜故請誦其所聞之詩令子貢自量已性執處所宜之歌但此經倒錯上下失敘今依鄭之所注次而解之所次依史記樂書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者寬謂度量寬大靜謂安靜柔

謂和柔正謂正直頌成功德澤弘厚若性寬柔靜正者乃能包含故宜歌頌也。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者廣大謂志意宏大而安靜疏達謂疏朗通達而誠信大雅者歌其大正故性廣大疏達直歌大雅但廣大而不寬疏達而不柔包容未盡故不能歌頌。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者恭謂以禮自持儉謂以約自處若好禮而動不越法也小雅者王者小正性既恭儉好禮而守分不能廣大疏通故宜歌小雅者也。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者正直而不能包容靜退即不知機變廉約自守謙恭卑退不能好禮自處其德狹劣故宜歌諸侯之風未能聽天子之雅矣。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者謂情性四放質直慈心愛敬者宜歌商者五帝之遺聲言五帝道大故肆直慈愛者宜歌之以慈愛故也。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者齊三代之遺聲三代干戚所起裁斷是非故溫良能斷者宜歌齊也。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者言夫歌者當直己身而陳論其德謂已有此德而宜此歌亦是正直己身而敷陳其德故云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者言能直己陳德故有四事而來應之言歌者運動已德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者謂陰陽順也。星辰理焉者謂不悖逆也。萬物育焉者謂羣生所得也。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至之齊商之遺聲也者此五字鄭云衍字者上已有商者五帝遺聲故此云商人識之故云謂之商矣。齊者三代之遺聲者前經云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故此云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既識其音曲故謂之齊矣言三王德備五帝道盛但遺聲於後代故溫良而能斷者宜歌之言宜聽歌聲非謂能行三代之德也。明乎商之音者以其肆直而慈愛故臨事屢斷也。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者以其溫良能斷故見利而讓不私於己也。臨事而屢斷勇也者臨危疑之事數能斷割是勇也。見利而讓義也者言見利能讓是有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者保猶安也知也故有勇有義之人不是歌聲辨之誰能知其有勇有義言觀其所宜之歌宜歌商者知其有勇宜歌齊者知其有義。故歌至貫珠此一經論感動人心形狀如此諸事。上如抗者言歌聲上響感動人意使之如似抗舉也。下如隊者言音聲下響感動人意如似隊落之下也。曲如折者言音聲迴曲感動人心如似方折也。止如橐木者言音聲止靜感動人心如似枯槩之木止而不動也。倨中矩者言其音聲雅曲感動人心如中當於矩也。句中鉤者謂大屈也言音聲大屈曲感動人心如中當於鉤也。纍纍乎端如貫珠者言聲之狀纍纍乎感動人心端正其狀如貫於珠言聲音感動於人令人心想形狀如此。故歌至之也上論歌之形狀此論歌之始終相生至於舞蹈。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者言歌之爲言引液其聲長遠而言之。說之故言之者此更覆說歌意前境有可說之事來感已情則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者直言之不足更宣暢已意故引液長言之也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者以長言永歌之意猶不足故嗟歎之美而和續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者言雖復嗟歎情由未滿故不

覺揚手舞之舉足蹈之而手舞其體足蹈其地也之是助句辭也按詩云先嗟歎後云咏歌之此先云長言之後云嗟歎之文先後不同者何也但詩序是屬文之體又略言之故彼云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此經委曲說歌之狀其言備具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後始云嗟歎之矣。注商宋詩也。正義曰以下文商人識之齊人識之皆據其代也故知此商謂宋人所歌之詩宋是商後也。注云商至處也。正義曰此經中商之遺聲也五字言無此五字以上經云商者五帝之遺聲故此經不得更有商之遺聲也故知衍字云商者五帝之遺聲也當居此衍字處也者前云商者五帝之遺聲當居此商之處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九校勘記

樂記

今夫新樂節

及優侏儻聞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陳澹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同嘉靖本同釋文出傳云音儒優雜于女各本同石經同盧文弼云優當作獲按釋

文亦作優依字亦作揉。按依說文當作優揉即優字變聲柔聲古音同部今夫至發也無此五字此經明子夏惠棟按宋本

此經上有正義曰三字 對文侯新樂之禮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禮誤體衛氏集說同俱曲屈進退而已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曲屈作屈曲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節惠棟云今君之所問節宋本分文侯曰以下另為一節

鏗鏘之類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鏘作鎗今君至何如無此五字前兩經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上有

正義曰 謂音聲也考文云宋板作也此本也音則心邪聲亂閩監本同毛本○文侯曰閩監本

○誤古考文云 宋板無古字

子夏對曰夫古者節

當謂樂不失其所各本同盧文昭云史記集解無樂字○案正義亦無樂字

照臨四方曰明各本同釋文出昭臨云本亦作照

子夏至謂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此本○下脫正義曰三字

今君之所好者節

今君至出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上既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上有正義曰三字

子夏對曰鄭音好濫節

齊音敖辟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傲云字又作敖○按古多假敖為傲

子夏至用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此一節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上有

正義曰好濫相偷竊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濫作比

詩云蕭雍和鳴節

蕭雍和鳴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雍作離陳結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按詩考列之詩異字異義中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

並作雍下雍雍和也同此一節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上有正義曰三字

為人君者節

此經明子夏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上有正義曰三字釋言文也惠棟校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四十八終記云凡二十七頁

然後聖人作為節惠棟校宋本自此節起至子贛見師乙而問焉節止為第四十九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九

壘簾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宋監本石經岳本衛氏集說釋文同監毛本篋誤嘉靖本同注放此疏同謂祝敵也各本同釋文出圍云本又作敵○按敵正字圍假借字

或為篋虛閩監毛本同岳本衛氏集說同釋文亦作虞嘉靖本虛作篋考文云足利本同○按說文作虞隸省作虞俗從竹

然後鍾磬竽瑟

閩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鍾作鐘石經同岳本同下鍾聲鏗聽鍾聲並同疏放此

然後至序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箎

七室填六孔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室作空毛本同填誤塌盧文弨云空即孔字

故周語單穆云

惠棟按宋本有公字衛氏集說同此本公字脫闕監

毛本同

鍾聲鏗節

鍾聲至武臣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則其號必充滿於萬物矣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滿作徧

石聲磬節

石聲至之臣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

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上有正義曰三字下疏皆放此

故讀聲音磬然矣

閩本同監本聲作磬

毛本聲作磬

竹聲濫節

君子聽竽笙

各本同毛本字誤竿

竹聲至之臣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鼓鞀之聲謹節

鼓鞀至之臣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使人意動作也

閩監本同毛本意動二字倒

君子之聽音節

非聽共鏗鏘而已也

惠棟按宋本宋監本石經岳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本也字同鏘作鏘也誤矣釋文亦作鏘石經考文提要云

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中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鏘鏘史記樂書同

君子至之合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六字此本○下脫正義曰

非徒聽其音聲

鏗鎗而已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鏗作鏘衛氏集說同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節

惠棟云賓牟賈節咏歎之節賓牟賈起節子曰居節宋本合為一節

賓牟賈

牟字各本並從牛惟此本及閩本從午作牟下經疏並同石經此牟字從干作牟下賓牟賈起又從牛作牟按從牛是

賓牟至衆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以下王事

惠棟按宋本閩監毛本王作五

咏歎之節

咏歎之作

各本同石經同嘉靖本歎作嘆釋文出咏嘆云音歎

事戎事也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戎作伐考文引足利本同

荒老耄也

各本同釋文耄作施下同○按依說文當作耄

咏歎至是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是賓牟賈荅孔子之詞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詞作辭下此亦賓牟賈對詞此亦孔子問詞並同

象

武王伐紂

閩監本同毛本伐誤代

謂非是武樂之音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音作意

是文王崩後六年伐紂

惠棟按宋本作是此

本是字

惠棟按宋本誤時

子男子之美稱

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無下子字

賓牟賈起節

敢問遲之遲

各本同石經遲並作遲釋文同下倣此

是賓牟賈問詞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詞作辭

前經是夫子之問

惠棟

按宋本作子此本子字

惠棟按宋本誤武

子曰居節

吾語女

惠棟按宋本作女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女云音汝下且女同此本女作汝閩監毛本同按下且女此本及三本並作女則此處女字不當岐出作汝

大公之志也各本同石經同釋文亦作犬毛本大作太

放象其成功者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放作做衛氏集說同

且夫武始而北出節

五成而分周公左各本同石經同考文云古本分下有陝字孫志祖按云按史記樂書本家語辨樂解皆有陝字

始奏象觀兵盟津時也閩監毛本

同嘉靖本同岳本盟作孟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孟津云本亦作盟

且夫至以崇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此一經孔子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經作節

惠棟按宋本上有正義曰三字則前云三步以見方見一成也惠棟按宋本見作是此本誤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無則字是一成也作此是一成也舞者

從北頭第一位却至第二位惠棟按宋本作北頭第一位衛氏集說同此本一誤二閩本同監毛本一誤二二誤三却字閩本同監毛本作卻衛氏集說同

天子夾振之節惠棟云天子節分夾而進節宋本合為一節

天子至國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王與大將親自執鐸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王誤正具如熊氏之說惠棟按宋

本同閩監毛本具說俱

分夾而進節

庶民弛政各本同石經同嘉靖本弛作施注同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史記衅作改包之以虎皮史記包作苞反商當為及字

之誤也惠棟按宋本無商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足利本同此本反下衍商字閩監毛本同封紂子武庚於殷墟各本同釋文出殷虛云音墟。按虛

墟古今字分夾至兵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武王既入立於社南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於字虎皮武猛之物也閩監

本同毛本武猛二字倒反當至約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當誤商聘于鄭公孫段云請垂橐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段誤假

散軍而郊射節惠棟按云散軍節若此節宋本合為一節

散軍至弟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此一經惠棟按宋本上有正義曰三字鄭注射義云一發五靶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一作壹

亦還國而耕也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閩本耕作教惠棟按宋本同為射宮於郊者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者也作也者其餘為埤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埤作禪按儀禮觀禮注作禪

君子曰禮樂節惠棟按云君子節治禮以治躬節宋本合為一節

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史記集解引上有若字君子至者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云油然而新生好貌也閩監本同毛本

也誤書傳箕子歌云惠棟云箕子當作微子宋本及史記俱作箕子

致禮以治躬節

鄙詐是貪多詐偽閩監毛本作鄙詐是貪多利偽生惠棟按宋本作鄙詐入之謂利欲生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衛氏集說作鄙詐入之謂利偽生

按史記集解引謂利欲生四字

致禮至之矣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而治躬謂致禮意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治躬謂致作聖王詳審衛氏集說同前經明致樂治

心則向善心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前經明致樂治心得則善心生而有鄙恡詐偽之心入於內矣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惠棟按宋本無入字

故樂也者節

而民不生易慢焉各本慢作慢石經同此本誤故樂至承順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此一經惠棟按宋本上有正義曰三字故極益

於和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亦作益惠棟按宋本益作盡下故極益於順也同

故曰致禮樂節

故曰至難矣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此一經惠棟校宋本上有正義曰三字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節惠棟校云樂也者節夫樂者節故人節宋本合為一節

放淫聲惠棟校宋本宋監本並有於字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於字脫闕監毛本同。按史記集解引有於字報讀曰褒猶進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

宋本日作為考文引宋板同褒字重作報讀為褒褒猶進也古本尼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宋監本亦重褒字

樂也至一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此一節論樂之體閩本同考文引宋板樂作禮監毛本作此一節論禮樂之體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此上有

正義曰三字

夫樂者樂也節

夫樂至此矣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前嗟嘆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前作則衛氏集說亦作則嗟歎

故人不耐無樂節

故人不耐無樂各本同石經耐字剗刻釋文出而耐其而字應作不疑傳寫之誤不能無喜樂也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毛本喜誤善言經

之耐字閩監本同毛本經誤今

先王恥其亂節

曲直繁瘠各本同石經瘠字殘闕釋文出繁瘠九經古義云荀子瘠作瘠省按省與音通音猶瘠也故字亦作瘠尋文義繁省為長先王至方也惠棟校宋本無

此五字此一節惠棟校宋本上有正義曰三字邪氣謂淫邪之氣惠棟校宋本作淫此本淫誤端閩監毛本同

是故樂在節

是故至方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經有正義曰三字

言近以至親遠

補案親字誤行

故聽其雅頌之聲節

故聽至免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摠要之所言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言作名衛氏集說同下摠要之所言也同

自然敬畏也惠棟

按宋本畏作愛此本誤閩監毛本同

紀是綱紀衆物之名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綱紀衆物作細繩束

夫樂者先王節

禮樂王者所常興則盛矣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矣作也岳本嘉靖本宋監本並同

夫樂至盛矣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節

子贛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石經贛作贛衛氏集說同釋文同宋監本作貢

而吾子自執焉

此下經注各本及石經並同惟考文云宋板自執焉下接寬而靜云云而慈愛下及商之遺聲也五字又刪去注此文換簡以下五十七字及云商之遺聲也以下三十字山井鼎云宋本此經次序與諸本異注亦有闕略蓋隨注意改其次序併刪去注文也按陳結集說本經文自而吾子自執焉以下至商人識之以上多所倒置蓋依用與國于氏本亦與宋板合

商宋詩也

按史記集解上有肆正也三字諸本並脫

下如隊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如隊石經隊作墜按隊墜古今字

上下同美之也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同作目岳本同

子貢至問樂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各逐人性所宜者也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逐誤遂衛氏集說同如賜同者宜何歌也

者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本空闕同字毛本同字無如賜同之氣性宜作何歌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本同字毛本同字無氣誤人大雅者

歌其大正閩監本同毛本正誤雅下王者小正同謂性情肆放惠棟校宋本肆誤四言能直己陳德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能字未

能行五帝之德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帝作常言聲音感動於人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聲音作音聲言雖復嗟歎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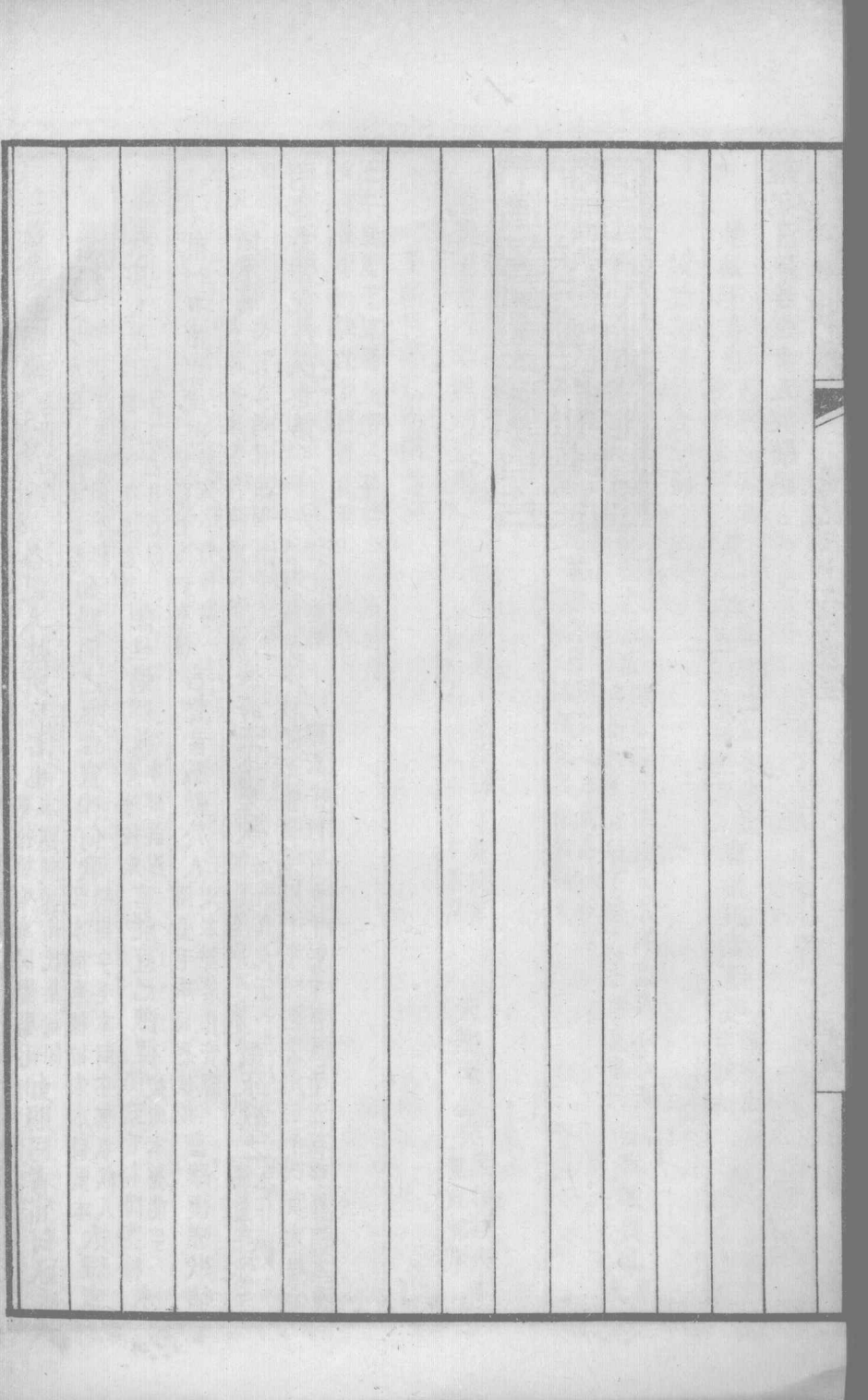
猶未滿惠棟校宋本作猶衛氏集說同此本猶作由閩監毛本同按詩云先嗟歎閩監本同毛本云先作先云故永歌之閩監毛本永作咏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九惠棟校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九終記云凡二十六頁宋監本禮記卷第十一經六千四百九十五字注五千五百三十三字

記卷第十一經六千四百九十五字注五千五百三十三字



禮記注疏卷三十九校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四十

鄭氏注

孔穎達疏

雜記上第二十一

陸曰鄭云雜記者以其雜記諸侯及士之喪事

疏

正義曰按鄭目錄云名曰雜記者以其雜記諸侯以下至士之喪事此於別錄屬喪服分

為上下義與曲禮檀弓分別不殊也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

綏復

館王國所致舍復招魂復魄也如於其國主國館賓子使有之得升屋招用衰衣也如於道道上廬宿也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綏當為綏讀如韃賓之韃字之誤也綏謂旌旗之

旄也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乘繩證反下及注同轂木反綏依注作綏耳佳反。此以下至蒲席以為裳帷摠明諸侯及大夫士在路而死招魂復魄并明飾館貴賤之等此一經下及注同復音伏下同子羊汝反衰本又作衰保毛反後皆同去起呂反下去轄同

疏

正義曰自

下至廟門外論諸侯之制今各依文解之。諸侯行而死於館者謂主國有司所授館舍也。則其復如於其國者其復謂招魂復魄也雖在他國所授之舍若復魄之禮則與在己本國同故云如於其國也

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者如若也。道路也謂若諸侯在道路死則復魄與本國異也乘車其所自乘之車也其復魄則俱升其所乘車左邊轂上而復魄也此車以南面為正則左在東也升

車左轂象在家升屋東榮也其五等之復人數各如其命數今轂上狹則不知以幾人崔氏云一人而已。以其綏復者綏旌旗綏也若在國中招魂則衣各用其上服今在路死則招用旌旗之

綏是在路則異於在國故云於道用之亦奠魂魄望見識之而還也若王喪於國而復於四郊亦建綏而復周禮夏采云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是也。注館主至生也。正義曰館主國所致舍

者按曾子問云公館與公之所為曰公館是王國館賓之舍也云與使有之者謂主國與賓此舍使賓專自有之故得升屋招魂復用衰衣也衰衣者天子褒賜之衣即下文復用衰衣是也云如

於道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者車轅嚮南左轂在東故象東榮不於廬宿之舍復者廬宿供待眾

也云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者車轅嚮南左轂在東故象東榮不於廬宿之舍復者廬宿供待眾

實非死者所專有故復於乘車左轂云綏當為綏讀如韃賓之韃者但經中綏字絲旁者著安其音雖訓為委。此復之所用者是綏也綏絲旁著委故云綏當為綏讀此綏字為韃賓之韃者音

與蕤賓字聲同也以經作綏故云字之誤也綏謂旌旗之旄也者按夏采云乘車建綏復于四郊乘車王路當建大常今乃建綏無大常也明堂位云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旒後王文飾故知有虞氏之綏但有旒也云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者其鞬有綵緇布裳帷素錦以為

諸侯建交龍之旒今以其綏復是去其旒異於生也其鞬有綵緇布裳帷素錦以為

屋而行鞬載柩將殯之車飾也鞬取名於緇與菁讀如菁旒之菁靦棺也菁染赤色者也將葬

室屋其中小帳褻覆棺者若未大斂其載尸而歸車飾皆如之○鞬千見反注與菁同祔昌占反

緇裳帷本或作緇布裳帷殯必刃反本或作賔音同櫬初斬反又楚陣反與菁絕句一本作鞬讀

以與字絕句與則音餘菁旒上

千見反下步貝反緣說絹反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諸侯車飾鞬謂載柩之車有祔者謂鞬之

色之布以為裳帷以圍繞棺也素錦以為屋者於此裳帷之中又用素錦以為屋小帳以覆棺而

行者於死處既設此飾而後行。注鞬載至如之。正義曰鞬載柩將殯之車飾也者以下經云

遂入適所殯是將殯車飾也云鞬取名於靦與菁者言此車所以名鞬凡有二義一者取名於靦

靦近尸也二取名於菁菁草也故云取名於靦與菁云讀如菁旒之菁者言經中鞬字讀如菁旒

之菁按左傳定四年祝鮀云封康叔以緇蒺謂以菁草染旒為赤色故讀此菁與彼同是亦菁草

以染布也云靦棺也者覆說取名於靦義也云菁染赤色者也者說取名於菁草之義也云將葬

載柩之車飾曰柳者證此經中鞬非將葬車也云祔謂靦甲邊綠者覆說鞬象靦甲覆於棺上中

央隆高四面漸下祔象邊綠垂於鞬之四邊與鞬連體則亦赤也若葬車之飾則上用荒不用鞬

也云裳帷用緇則鞬用赤矣者前雖讀鞬為菁草其色未明今因裳帷用緇故知定鞬為赤色以

玄纁相對之物故以赤色對緇也但玄纁天地之色取象不同或上或下非一例也要玄纁是相

對之色云若未大斂其載尸而歸車飾皆如之者此經所論謂大斂後也故下云適所殯若未大

斂則曾子問云尸入門升自阼階不得云適所殯也知未大斂之前車飾亦然者以載尸柩車飾

經唯有此一也

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鞬為說於廟門外廟所殯宮

故知其飾同也

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鞬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毀或為徹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

之間尸亦俛之於此昏因殯焉異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其殯必於兩楹之

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說吐奪反本亦作脫

下并注皆同俛音夷隱義云俛之言移也庚依韻集大兮反息也遠于萬反

疏 正義曰此一經

入制也○至於廟門者謂殯宮門也○不毀牆者牆謂裳帷但毀去上鞬不毀去牆帷○遂入適

所殯者遂入殯宮正柩於兩楹之間而遂殯焉○唯鞬為說於廟門外者言餘物不說唯鞬一

物脫於殯宮門外。注：廟所至遠也。正義曰：廟所殯宮者，以殯之所在，故謂之廟。云牆裳帷也者，鄭恐是宮牆之嫌，故云牆裳帷也。以飾棺之物，稱牆門是入自門也。云適所殯在兩楹之間者，以死在外，來故殯於兩楹間。云去輅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者，解經所以去輅乃入之意。輅乃覆棺上，象宮室。今入之有宮室，故云輅也。不去裳帷者，以裳帷鄭棺未可去也。云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者，按公羊定元年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鄭以是推之，則知月自外來者，亦停於兩楹之間。故月亦俛之於此，皆因殯焉。云異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者，皆曾子問文云：留之於中，不忍。遂也者，以周人殯於客位，今殯於兩楹之間，是不忍遠之也。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載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綏亦綏也。大夫復於家，以立冕士以爵弁服。大夫

以布為輅而行，至於家而說輅，載以輅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

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大夫輅言用布，白布不染也。言輅者，達名也。不言裳帷，俱用布無所別也。至門亦說輅，乃入言載以輅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輅讀

為輅，或作輅。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輅曰輅，無輅曰輅。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輅聲相近，其制同乎輅。崇蓋半乘車之輪，諸侯言不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互相明也。不易者，不易於楯也。廟中有載柩以輅之禮，此不耳。輅依注作輅，及輅同市專反，又市轉反注。

及下同。別彼列反，蜃慎忍反。近附近之，近楯勅倫反。下同。一作輅同。疏 大夫至所殯，正大

夫車飾也。大夫以布為輅者，以白布為輅，不以蒨草染之，亦言輅者，通名耳。是有輅，輅近之義也。載以輅車者，大夫初死及至家，皆以輅車。今至家說輅，唯輅車在，故云載以輅車。入自門

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者，謂說去其車矣。舉自阼階，升適所殯者，謂舉自阼階下而升適兩楹之間所殯之處。此云升適阼階，謂尸矣。若柩則升自西階。注：大夫至不耳。正義曰：云白布不染

也者，以經云用布，故知白布不染。下經土輅，輅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以諸侯為裳帷，則知大夫亦有裳帷，俱用布耳。云言輅者，達名也者，既不用蒨草染之，而言輅者，輅是輅近之義，通達於

下。是大夫與士皆有輅近之名也。云至門亦說輅，乃入言載以輅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者，鄭以經云至於家而說輅，載以輅車，恐至家乃載以輅車，故云明車不易。上云不毀牆，遂入不云者，鄭

易此云載以輅車，明車亦不易。云輅讀為輅，或作輅者，言經之輅字當讀為車旁之全，或禮記諸本此用輅車作木旁，專字者，云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輅曰輅，無輅曰輅者，有輅謂別施木為輅，無

輅謂合大木為之，不施輅曰輅。云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者，按周禮遂師職共蜃車之役，是天子以載柩也。云蜃輅聲相近，其制同乎。言天子蜃車與此大夫輅車聲既相近，其制宜同。故

曰寡君之適子某死

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君謙也。大音泰後天子同適丁歷反下文注適子其適宗適適妻並同

疏

凡計至某死。正義曰此

一節揔明遭喪訃告於君及敵者并訃於鄰國稱謂之差各隨文解之。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者上某是生者臣名下某是臣之親屬死者云君之臣姓某甲之父死也曰寡君至執事者以謙故稱寡君若云寡德之君雖復壽考仍以短折言之故云不祿不敢指斥鄰國君身故云敢告於執事也。夫人至某死者皆當云告於執事不言者略之故也。注君夫至謙也。正義曰按下曲禮云諸侯曰薨夫人尊與君同也今夫人與君同不稱薨者以告他國之君及夫人自謙退是不敢從君及夫人之禮也按下曲禮篇云士曰不祿今雖謙退而同士稱者按異義今春秋公羊說諸侯曰薨訃於鄰國亦當稱薨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魯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名則書名稱卒卒者終也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其國許君謹按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別尊卑皆同年卒者卒終也是終沒之辭也鄭駁之云按雜記上云君薨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今君薨而云不祿者言臣子於君父雖有考終眉壽猶若其短折然若君薨而訃者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鄰國來赴書以卒者言無所老幼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如異義所論是君稱不祿之意若杜元凱注左氏傳則與此異按隱三年聲子卒傳云不赴故不曰薨杜云鄰國之赴魯史書卒者臣子惡其薨名改赴書也如鄭此云不祿謂赴者口辭矣春秋所云薨謂赴書之策所以不同者言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杜以為禮記後人所作不正與春秋同杜所不用也

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

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

某不祿使某實

適讀為匹敵之敵謂爵同者也實當為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適依注音敵大歷反下適者同實依注音至下同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大

夫之卒相訃告之禮也。適者曰某不祿者謂同國大夫位相敵者曰某不祿。訃於至不祿者大夫既尊於士士處亦得稱不祿稱某者或死者之名或死者官號而赴者得稱之。訃於至外臣者大夫不屬他國故云外臣自謙退無德故云寡大夫某矣尊敬他君不敢申辭故云某死。訃於至其實者訃於適者謂大夫死訃於他國大夫相敵體者謂訃告大夫以是別國私有恩好故曰外私以赴大夫其辭得申故云某不祿以身赴告故云使某實。訃於士至其實者謂大夫之喪訃他國之士其辭與訃大夫同此所云大夫者上下皆同曰大夫無以為異也

士

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正義曰此一經論士喪相訃告之稱云某死者以其士賤赴大夫及士皆云某死若訃他國之君及大夫士等皆云某死但於他君稱外臣於大夫士言外私耳大夫次於公

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

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唯大夫三年無歸也○朝直

注同大夫居廬士居聖室

謂未練時也士居聖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

疏大夫至聖室○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士遭君喪次

舍居處及歸選之節公館君之舍也大夫恩深祿重故為君喪居廬終喪畢乃還家也○士練而歸者謂邑宰之士也士卑恩輕故至小祥而反其所治邑也○士次於公館者此謂朝廷之士也

雖輕而無邑事故亦留次公館三年也○大夫居廬者以位尊恩重故居廬○士居聖室者士位卑恩輕故居聖室也○注公館至歸也○正義曰云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者以下文云士次於公館今云練而歸明是邑宰以為君治邑者久而不歸即廢其職事也若身為大夫雖位得采地亦終喪乃歸也○注謂未至居廬○正義曰知此是未練時者按間傳云斬衰之喪居倚廬既練居聖室此練後則大夫居聖室今云大夫居廬明未練時也云士居聖室亦謂邑宰也者士若非邑宰未練之前當與大夫同居廬今云居聖室故知是邑宰也必知邑宰者以上文云大夫終喪士練而歸言邑宰之士降於大夫此云士居聖室亦降於大夫故知是邑宰之士也云朝廷之士亦居廬者以臣為君喪俱服斬衰故知未練之前士亦居廬也然周禮宮正注云親者貴者居廬疏者賤者居聖室引此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聖室則是大夫以上定居廬士以定居聖室此云朝廷之士亦居廬與彼不同者尋鄭之文意若與王親者雖云士賤亦居廬則此云朝廷之士亦居廬是也若與王無親身又是士則居聖室則此經士居聖室是也故鄭於宮正之注引此

士居聖室證賤者居聖室也若與王親雖疏但是貴者則亦居廬也庾氏熊氏並為此說熊氏或

說云若天子則大夫居廬士居聖室則雜記言是也若諸侯則朝廷大夫

士皆居廬也邑宰之士居聖室宮正之注是也此義得兩通故並存焉

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

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嫌若踰之也士謂大夫庶子為士者也已卑又不敢服尊者之服今大夫喪服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春秋傳

曰齊晏桓子卒晏嬰處衰斬直經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知爲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已非大夫故爲父服土服耳處衰斬者其縗在齊斬之間謂縗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於處也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處衰斬枕草矣其爲母五升縗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縗而五升乎惟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亦以勉人爲高行也大功以下大夫土服同○大夫爲其于僞反下士爲其同注除爲士卿爲爲正皆倣此晏於諫反嬰一盈反衰七雷反直七餘反經大結反菅古顏反屨九具反粥之六反倚於綺反苦始占

疏 正義曰此篇雜

反枕之鳩反下同縗力住反齊音咨下齊衰皆同緝七入反上時掌反行下孟反記喪事也經次上下無義例科段今各依文解之此一經明大夫士爲其父母昆弟之服也○注大夫至服同○正義曰嫌若踰之也者大夫之父母兄弟或作士或無官今大夫爲之若著大夫之服是自尊踰越父母兄弟今不以大夫之服服父母兄弟是嫌畏踰之也云士謂大夫庶子爲士者也此士解經中下文士爲之文知此士是大夫庶子爲士者若大夫適子雖未爲士猶服大夫之服即下文是也若其適子爲士則服大夫服可知故知此士爲父母之爲大夫者但服土服是庶子也所以不服大夫服者已卑不敢服尊者之服云今大夫喪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者欲見大夫與士喪禮殊異未甚分明引春秋傳者欲證大夫與士之喪服不同所引傳者襄十七年左傳文云齊晏桓子卒至唯卿爲大夫皆左傳辭也齊晏桓子卒者是晏嬰之父晏弱

諡曰桓子也云晏嬰處衰斬者桓子之子晏嬰身服處衰而斬云直經帶杖者以苴麻爲首經要帶以苴色之竹爲杖云菅屨者以菅草爲屨云食粥居倚廬寢苦者是喪禮之常枕草者非喪禮之文云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者老謂晏嬰家臣見晏嬰服土服故其老言所服云非大夫之喪禮也云曰唯卿爲大夫者此晏嬰對家老之言若身爲卿得著大夫之服若身爲大夫惟得服土服云此平仲之謙也者言平仲之言非禮也謙退之辭云言已非大夫故爲父服土服耳者若是卿則得爲父服大夫服故云非從此以下皆鄭君解釋之辭云處衰斬者其縗在齊斬之間者按喪服初草斬衰次章疏衰疏即處也今言處衰斬者是下嚮處上嚮兼斬有處故云處衰斬者其縗在齊斬之間齊即處也言其布縗在齊斬之間斬衰三升縗衰四升其布在三升四升之間故云縗如三升半言處如三升半而計縗唯三升故云縗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但縗如三升半是處衰不緝是斬而成布三升爲父之服也云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於處也者解晏子

實斬衰而兼言處也云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處衰斬枕草矣者鄭既約○左傳晏嬰之事始明大夫與士不同故云然則士與大夫爲父異處衰枕草矣則大夫以上斬衰枕由士則疏衰枕草按既夕禮士禮而云枕塊者記者廣說非辭也云其爲母五升縗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縗而五升半者鄭既約士之云服縗細降一等經文有母及兄弟故此約母與兄弟之服也喪服爲

母四升此云為母五升縷謂麤細似五升之縷成布四升喪服為兄弟五升此云為兄弟六升縷謂麤細如六升之縷成布五升皆謂縷細成布升數少也云唯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者大夫以上則兼天子諸侯德高能備儀服無降殺是盡飾云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為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為其母與兄弟者以喪服義服皆降正服一等今為父母兄弟降從義服是早屈也云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為其母與兄弟者按喪服臣從君義服齊衰六升今士為兄弟縷如六升成布五升得與臣為君義服齊衰同其士為母父卒縷如五升成布四升與臣為君義服齊衰全異而云為其母與臣為君義服齊衰同者前注所云因麤衰降斬衰一等即連言父卒為母云縷如五升成布四升據父卒為母言之也此注以士為兄弟與臣為君義服齊衰同則父在為母與兄弟服亦同縷如六升而成布五升據父在為母言之為此前後注異云亦以勉人為高行也者居喪之禮以服重為申以服輕為屈今大夫為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服士服是勉勵其身使為高行作大夫也云大夫之禮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服士服亦是勉勵其身使為高行作大夫也云大夫以下大夫士服同者以經唯云父母兄弟士與大夫之異不云大功以下有殊是大功以下與大夫同所以然者以重服情深故使士有抑屈使之勉勵大功以下輕服情殺故上下俱申也按聖證論王肅云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故曾子云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體粥之食自天子達且大國之卿與天子上士俱三命故曰一也晉士起大國上卿當天子之士也平仲之言唯卿為大夫謂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非謙辭也春秋之時尊者尚輕簡喪服禮制遂壞羣卿專政晏子惡之故服麤衰枕草於當時為重是以平仲云唯卿為大夫遜辭以辟害也又孟子云諸侯之禮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又此記云端衰喪車皆無等又家語云孔子曰平仲可為能遠於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辟咎也王肅謂大夫與士異者大夫以上在喪斂時弁經士冠素委貌馬昭荅王肅曰雜記云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是大夫與士喪服不同者而肅云無等則是背經說也鄭與言禮張融評云士與大夫異者皆是亂世尚輕涼非王者之達禮小功輕重不達於禮鄭言謙者不異於遠害融意以王肅與鄭其義略同如融之說是周公制禮之時則上下同當喪制無等至後世以來士與大夫有異故記者載之鄭因而解之禮是鄭學今申鄭義云端衰喪車無等者端正也正為衰之制度上下無等其服精麤卿與大夫有異也又曾子云齊斬之情據其情為一等無妨服有殊異耳若王肅之意大夫以上弁經士唯素冠此亦得施於父母此經云為昆弟豈亦弁經素冠之異乎此是肅之不通也杜元凱注左傳說與王肅同服虔注左傳與端衰喪車無等其老之問晏子之荅皆為非並與鄭違今所不用也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

仕至大夫賢者而德成適子得服其服者以經云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所以然者以其父在仕官身至大夫賢行既著道德又

賢。著知慮反

疏

注仕至至象賢正義曰云仕至大夫賢者而德成適子得服其服者以經云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所以然者以其父在仕官身至大夫賢行既著道德又

成故其適子雖未仕官得服大夫之服也云亦尊其適象賢者非但尊此大夫之身亦當尊其適子使服大夫之服也能象似其父之賢者皇氏云大夫適子若為士為其父唯服士服注云仕至大夫謂此子若仕官至大夫始得服大夫服以其賢德著成如皇氏之意解此仕至大夫為大夫之子按前經注云士謂大夫庶子為士者明大夫適子未仕官及為士皆得服大夫之服皇氏之言違文皆注不解

鄭意其說非也 ○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

雖庶子得服其服尚德也使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庶子為大夫則得為父母服大夫之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大夫庶子雖為大夫得

服大夫之服其行位之處與適子未為大夫者相齒列。注雖庶至宗適。正義曰云尚德也者言此大夫之子身雖是庶所以得服者以其仕至大夫由身有德行故云尚德也云使齒於士不可不宗適者此庶子雖為大夫猶齒列於適子之下其年雖長於適子猶在適

子之下使適子為主若年少於適子則固在適子之下是不可不宗適也 ○士之子為大夫

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為之置後 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而士不得也置猶立也

疏 正義曰其父母弗能主也者士子身為大夫若死則父母不能為喪主也以身是士故不可為大夫喪主。使其子主之者謂使此死者之子為主以其子是大夫適子故得為大夫之

主以其服大夫服故也。無子則為之置後者若死者無子則為死者別置其後所置之後即大夫適子同得行大夫之禮此所置之後謂暫為喪主假用大夫之禮若其大宗子則直為之立後

自然用大夫禮也。注大夫至得也。正義曰云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者則前云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是也解經使其子主之文其子為適子若無適子則以庶子當適處若無庶子則

以族人之子當適子之處皆得用大夫之禮故云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揔結此文云而士不得也者其父是士不得主大夫喪故云而士不得也所以然者父貴可以及子故大夫之子得用

大夫之禮子貴不可以及父故其父不得用大夫之禮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

布冠不韠占者皮弁 有司卜人也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及布帶緇布冠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皮弁則純吉之尤者也占者尊於有司十求吉其

服彌吉大夫士朔服 疏 正義曰大夫卜宅與葬日者宅謂葬地大夫尊故得卜宅并葬日。有皮弁。著丁略反 疏 司至喪屨者有司謂卜人麻衣謂白布深衣布衰謂纈衰也皇氏云以

三升半布為衰長六寸廣四寸綴於衣前當胃上後又有負版長一尺六寸廣四寸布帶以布為帶因喪屨謂因喪之繩屨。緇布冠不韠者以緇布為冠不加綏占者皮弁者謂卜龜之人

十三經注疏 禮記四十 雜記上 五

尊於卜之有司故皮弁純吉也。注有司至皮弁。正義曰云麻衣白布深衣者謂吉服十五升之布與緇布冠皮弁相類故知吉布也云而著衰焉者熊氏云謂以吉布為衰綴於深衣云及布帶緇布冠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者謂麻衣白布深衣十五升是吉布衰是凶布帶亦凶緇布冠是吉不衰亦凶故云非純吉亦非純凶然緇布冠古法不衰今特云緇布冠不衰者以後代緇布冠有衰此以凶事故不衰云皮弁則純吉之尤者也者以上麻衣緇布冠雜有吉禮此皮弁是純吉尤甚者云卜求吉其服彌吉者解用皮弁之意云大夫士朔服皮弁者於諸侯是視朔之服於天子是視朝之服也

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曰者朝服

筮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筮史筮人也長

衣深衣之純以素也長衣練冠純凶服也朝服純吉服也大夫士

疏

正義曰如筮者謂下大夫及士不合用卜故知

用筮也。則史練冠長衣者此謂無地大夫筮葬禮也唯筮宅卜日耳卜時緇布冠麻衣布衰雜以吉凶之服如筮則練冠長衣以筮輕故用純凶服也。占者朝服者卜重故占者皮弁筮

輕故占者朝服。注筮者至朝也。正義曰筮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者以士喪禮云筮宅卜日故知此筮謂筮宅也云長衣深衣之純以素也者長衣深衣其制同耳言此經長衣是

深衣之純以素者。注深衣純以布上經麻衣深衣亦純以布此經長衣純以素故云長衣深衣之純以素也。注深衣純以布上經麻衣深衣亦純以布此經長衣純以素故云長衣深

衣練冠以受鄭注彼云長衣素純布衣是也練冠是小祥以後以練為冠都無吉象故云純凶服云大夫士日朝服以朝也者謂緇衣素裳諸侯之朝服每日視朝之服按士喪禮云族長淠

卜及宗人吉服鄭注云吉服服玄端也此占者朝服者彼謂士之上禮故占者著玄端此據筮禮故占者朝服按士虞禮注云士之屬吏為其長弔服如麻此史練冠長衣者此經文舍大夫

其臣為大夫以布帶繩履故史練冠長衣若士之卜史當從弔服不得練冠長衣也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

奠而讀書

嫌與士異記之也既夕禮曰包牲取下體又曰主

疏

正義曰此明大夫將葬啟柩朝廟之後欲出之時。既薦

馬者按士喪禮下篇云薦馬之節凡有三時一者柩初出至祖廟設奠為遷祖之奠訖乃薦馬是其一也至日側祖奠之時又薦馬是其二也明日將行設遺奠之時又薦馬是其三也此云

既薦馬謂第三薦馬之時也以下則云包奠而讀書於既夕禮當第三薦馬之節。薦馬者哭踊者謂主人見薦馬薦進也進馬至乃哭踊。出乃包奠者出謂馬出乃包奠者取遺奠牲下

體包裹之以遺送行也然馬出在包奠之前而必云出乃包奠者明出即包奠包奠為出之節故言出也。而讀書者書謂凡送亡者賄入椁之物書也讀之者省錄之也。注嫌與至讀賄

○正義曰嫌與土異者按既夕禮薦馬馬出之後云包牲取下體也又云主人之史請讀賜今此大夫亦薦馬出後包奠讀書與土同記者嫌畏大夫之尊與士有異故特記之明與土同也故引既夕禮以下者證包牲讀賜之節謂主人見薦馬送行物而哭踊故云薦馬者哭踊也所以馬進而主人哭踊者馬是牽車爲行之物今見進馬是行期已至故孝子感之而哭踊云既夕禮曰包牲車下體者士則羊豕也鄭注苞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也前脛折取臂膊後脛折取髀也臂謂膝上膊下也臚謂肘後取髀謂取膊下股骨也羊豕各三牲必取下體者下體能行亦示將行也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有遣車者亦先包之也云又曰主人之史請讀賜者賜猶送者人名也
卜葬及日也相相主人禮也命龜告以所問事
也作龜謂楊火灼之以出兆○相息亮反注同
○正義曰大夫謂卿也明卿喪用人及卜之法也
者小宗謂小宗伯也命龜謂告龜道所卜之辭也卜人亦有司作爲用楊火灼之也並皆有司也
皇氏云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爲喪事如司徒旅歸四布是也故宗伯肆師云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注卜葬及日也○正義曰知卜葬及日者以文承上
大夫卜宅與葬日之下故知此經是上大夫之卜葬宅及日者也

下大夫以禮衣其餘如士

此復所用衣也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爛脫失處在此上耳內子之適妻也春秋傳曰晉趙姬請逆叔隗於狄趙衰以爲內

內子以鞠衣褻衣素沙

子而已下之是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禮周禮作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禕衣侯伯夫人自揄狄而下子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六服皆袍制不禕以素紗裏之袍制謂連衣裳有表有裏似袍故云皆袍制不禕漢時有袿袍其袍下之禕見加賜之衣也其餘如士之妻則亦用稅衣○鞠九六反又曲六反注同禮張戰反復音伏狄稅他

疏

喚反下文放此爛力旦反脫音奪下同隗五罪反衰初危反下戶嫁反展張戰反下同禕音輝揄音遙下文并注同穀戶木反袍步羔反禕音丹袿音圭襖土眷反重直龍反繒茨陵反
正義曰此一節明卿大夫以下之妻所復之衣○內子以鞠衣褻衣者內子謂卿妻復以鞠衣褻衣者始命爲內子尚所褻賜之衣復時亦用此衣故云鞠衣褻衣褻衣則鞠衣也但上命時褻賜故曰褻衣也○素沙者言此鞠衣褻衣亦以素沙爲裏○下大夫以禮衣者是大夫之妻所復禮衣也對御妻爲下故服用禮周禮作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禕衣侯伯夫人自揄狄而下子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六服皆袍制不禕以素紗裏之袍制謂連衣裳有表有裏似袍故云皆袍制不禕漢時有袿袍其袍下之禕見士者謂內子鞠衣褻衣已見於經大夫以禮衣亦見於經唯有祿衣未見故云其餘如士謂鞠衣

禮衣之外其餘祿衣如士之妻士妻既用祿衣而復則內子下大夫妻等亦用祿衣也。注此復

至稅衣。正義曰此復所用衣也者以下復諸侯以喪衣故知此亦復衣也云當在夫人狄稅素

沙下者以記者作記當依尊卑順序此內子宜承夫人之下故云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也引春

秋傳曰以下者僖二十四年左傳文也初晉文公在狄狄人以季隗妻文公以叔隗妻趙襄後文

公反國以趙姬妻趙襄趙姬請趙襄逆叔隗於狄既逆還趙姬又請趙襄將叔隗為內子趙姬之

身卑下之故云而已下之引之者證卿妻為內子之文也其王后以下之服已具於玉藻故此略

而不言云六服皆袍制不禪以素紗裏之如今袷袍襪重繒矣者皆袍制謂連衣裳有表裏似袍

故云皆袍制不禪漢時有袷袍其袍下之襪以重繒為之故云六服以素紗為裏似此袷袍襪重

繒矣云喪衣者始為命婦見加賜之衣也者謂內

子初始為卿妻加賜之以衣以褒崇之故云喪衣

復諸侯以喪衣冕服爵弁服

復招魂也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喪衣亦始

命為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也褒猶進也

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復西上摠明諸侯以下

及夫人命婦招魂所用之衣但此經爛脫上

下顛倒如鄭所次以此諸侯喪衣一經為首次以夫人稅衣揄狄之經然後次內子以鞠衣之經

今依鄭次各隨文解之。復諸侯以喪衣者謂復時以始命喪賜之衣。冕服爵弁服者諸侯既

用喪衣又以冕服爵弁服而復也。注冕服至進也。正義曰冕服者上公自冕服而下故為五

侯伯自冕冕而下故為四子男自冕冕而下故為三也。九服各依其命數則上公五冕之外更加

爵弁服以下皮弁冠弁之等而滿九侯伯冕服之外亦加爵弁以下而滿七子男冕服之外加爵

弁皮弁而滿五其喪衣君特所褒賜則宜在命數之外也故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是

喪衣故不入命數也此

夫人稅衣揄狄稅素沙

言其招魂用稅衣上至揄狄也狄稅素沙言皆以白紗縠為裏。稅他喚反下

文放此揄音遙下文

疏正義曰此明婦人復衣也婦人衣有六也。夫人稅衣揄狄者諸侯夫

同穀戶木反下注同

復西上

北而西上陽長左也復者多

復西上

少各如其命之數。長丁丈反

復西上

西頭為上。注北面至之數。

復西上

正義曰云北面而西上陽長左也者以招魂冀生氣之來生氣為陽又北面言之南方是陽左在

復西上

西方故言陽長左云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者按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言諸侯之士一

復西上

命而用一人明復者各依命數其復處不同故檀弓云君復於小寢

謂池飾也揄揄翟也采青黃之間曰絞屬猶繫也人君之柳其池繫絞繒於下而畫翟雉焉名曰

振容又有銅魚在其間大夫去振容士去魚此無人君及士亦爛脫。絞戶交反注同屬音獨注

及下條屬并注同翟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大夫葬時車飾若諸侯以上則畫榆翟於絞屬於池音狄去起呂反下同

下若大夫降下人君不得畫以榆絞屬於池下其池上則畫於榆得有

榆絞也故喪大記士亦有榆絞與大夫同但不得屬於池下注人君至爛脫○正義曰按喪大記云君三池振容是人君之柳有振容振容者其池繫榆纏於下而畫翟雉焉名曰振容云又有

銅魚在其間者上有池下有振容池與振容之間而有魚故云在其間云大夫去振容士去魚者以喪大記大夫不振容士不云魚躍拂池故也大夫不振容者請不以榆絞屬於池下為振容云

此無人君及士亦爛脫者以前經云復尊卑俱顯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明也此直云大夫故云亦如前文爛脫君與士也

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附讀皆為附大夫附於士不敢以己尊自殊於其祖也士不附於大夫自

卑別於尊者也大夫之昆弟謂為士者也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疏正義曰自此以者附於先死者○附依法作附音同下並同昭穆常途反卷內皆同別彼列反

疏下至附於公子廣明附祭之義各依文解之○大夫附於士者謂祖為士孫為大夫若死可以附祭於祖之為士者也○士不附於大夫者謂先祖為大夫孫為士不可附祭於大夫唯得附於大夫之兄弟為士

者○無昆弟則從其昭穆者謂祖為大夫無昆弟為士則從其昭穆謂附於高祖為士者若高祖為大夫則附於高祖昆弟為士者○雖王父母在亦然者謂孫死之後應合附於王父王父見在

無可附然猶如是也亦如是附於高祖也注附讀至而已○正義曰附者附祭於神當從示旁為之云大夫之昆弟謂為士者也者鄭恐經云附於大夫之昆弟恐大夫之昆弟身作大夫士亦

得附之故云大夫昆弟為士者若大夫昆弟全無者其孫雖士亦得附之故前文云大夫附於士是孫之尊可以附祖之卑也云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者謂父為昭子為穆中猶間也

謂自祖以上間一世各當昭穆而祖祔之若不得附祖則間去曾祖一世附於高祖若高祖無可附則間高祖之父一世附高祖之祖故云祖又祖而已是中一以上喪服小記文也

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

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夫所附之妃於婦則祖姑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婦之所附義與夫同無妃

妃謂無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妃謂亦間一以上附於高祖之妃高祖無妃則亦附於高祖之祖妃若其祖有昆弟之妃班爵同者則亦附之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配與不配祭饌如一祝辭異不言以某妃

配某氏耳女子謂未嫁者也嫁未三月而死疏正義曰男子祔於王父則配者謂祭王父并祭猶歸葬於女氏之黨○并必政反援首表疏所配王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者謂在室

之女及已嫁未三月而死祔祭於王母則不祭所配之王父○注配謂至之黨○正義曰云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者王父母相配之人祭王父及王母是其配祭王母不祭王父是

不配云配與不配祭饌如一祝辭異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者按特牲禮不云配少牢禮云以某妃配但士用特牲大夫用少牢其餘皆同是祭饌如一按少牢云以某妃配某氏鄭注云某妃某

妻也某氏若言姜氏子氏也此是言配也不言配者若特牲云用薦歲事於皇祖某子不云以某妃配特牲雖是常祭容是禋月吉祭故不舉配云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者曾子問

文也公子附於公子疏正義曰公子者若公子之祖為君公子不敢祔○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疏謂先君薨也

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君矣春秋魯僖公九年夏葵壬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待或為侍疏謂先君薨也

大子號稱子者其本大子君存稱世子今君既薨故稱子不言世子待猶君也者謂與諸侯並列共待之禮猶如正君○注謂未至侯序○正義曰知未踰年者若踰年則稱君此云稱子故知未

踰年者引春秋者證未踰年稱子及待猶君之義按僖九年二月宋公緄說卒夏公會宰周云齊侯宋子以下于葵壬是宋襄公稱子序在齊侯之下與尋常宋公同是與諸侯序按公羊傳云君

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今宋襄公未葬君當宋子某而稱子者鄭用左氏之義未葬已前則稱子既葬已後踰年則稱公故僖九年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是未葬

為在喪之稱也若杜元凱之意未葬以前皆稱子若既葬雖未踰年亦稱公若未葬雖踰年猶子其義具在下曲禮疏其與諸侯序列宋襄公在喪稱子自在本班定四年陳懷公稱子進在鄭上

僖二十八年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衛侯弟叔武稱子亦序在鄭下此皆春秋之時霸者所次不與此記同也

禮記注疏卷四十投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四十 惠棟按宋本禮記 正義卷第五十

雜記上第二十 諸侯行而死於館節

惠棟按宋本以輪作以輜衛氏集說
同此本輜誤輪閩監毛本輜誤輜
但不用輜為輪閩監毛本同段玉裁按云為輪下疑脫輜字士朝廟用輜軸惠棟

按宋本作輜衛氏集說輜作輜輜與輜軸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輜作輜輜監毛本輜誤輜下輜軸則無輜狀如長牀並同刻兩頭

為輜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輜作輜

士輜葦席節

以為輜棺之屋也監本毛本有也字惠棟按宋本無言以士云葦席以為屋閩監本作云毛本云誤輜

凡訃於其君節

凡訃至某死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不分別尊卑皆同年卒者閩監毛本同浦鐘杜所不用也同惠棟按

宋本無也字

大夫訃於同國節

大夫至某實正義曰此一經明大夫之卒惠棟按宋本有上五字

士訃於同國節

士訃至某死正義曰惠棟按宋本有上五字諸本脫

大夫次於公館節

故居聖室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無也字

大夫為其父母節

今大夫喪服禮逸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服字宋監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鄭既約。左傳補案約下是大功以下與大夫同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大夫下有士字皆為非禮並與鄭違惠棟

按宋本有禮字此本禮字脫閩監毛本同

如筮節

則史練冠長衣各本同石經同考文云古本史上有筮字按注云筮史筮人也則經筮字當有如筮者謂下大夫及士不合用卜按如字疑

知字深衣之純以素。者也補按者上。誤衍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節

謂楊火灼之以出兆閩本同監毛本楊作揚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亦作楊疏同

內子以鞠衣節坊本此節經文十九字移置狄稔素沙下用與國于氏本

自揄狄而下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揄作揄衛氏集說同釋文出自揄與周禮內司服合。按揄正字揄假借字自鞠衣而下閩本同惠棟按宋本

同各本同監本自誤目毛本自誤曰

尚所褒賜之衣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尚作上素沙者閩監本同毛本沙作紗下亦以素沙為裏同是下大夫之妻所復禮衣也惠棟

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復作服以裏繪為之惠棟按宋本裏作重衛氏集說同此本誤閩監毛本同見加賜之之衣也者補案之字誤重謂內子

初始為卿妻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初下有嫁字

夫人稅衣節

揄狄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揄作禴狄稔素沙各本同石經同毛本沙誤紗注狄稔素沙同

大夫不揄絞節

大夫不揄絞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揄作禴釋文同注放此士不云魚躍拂池故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本云誤去毛本

不云魚誤去魚不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節

夫所附之妃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附作禴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

男子附於王父節

配謂并祭各本同監本并誤拜

君薨大子號稱子節

故知未踰年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者作也宰周二齊侯宋子以下于葵卯惠棟按宋本云作公此本誤閩監毛本同今宋襄

公未葬君當宋子某惠棟按宋本宋作稱此本稱誤宋閩監毛本同若未葬雖踰年猶子惠棟按宋本子上有稱字此本稱字脫閩監毛本同

禮記注疏卷四十校勘記